

現代文學叢刊

迷途

劉大杰譯

中華書局印行



(8026)

2

刊叢學文代現

Tolstoy: Master and Man

途 迷

著泰斯爾托

譯杰大劉



行印局書華中



原 著 者

Leo Tolstoy

譯 者

劉

大

杰

出 版 者

吳

叔

同

印 刷 者

中

上 海 華 書 局

澳 門

路

發 行 者

中

上 海 華 書 局

福 州

路

現代文學叢刊

迷途

(全一冊)

(郵運匯費另加)

◎

上海實售中儲券九十六元

(郵運匯費另加)

(335002) (八〇二六)

小序

這本書裏面所收的三篇小說，無論那一篇，都是代表那個作家的個性和他的作風的。五月之夜裏面所表現的諷刺，正是哥果爾筆下特有的諷刺。在迷途裏是充滿了托爾斯泰的人生哲學和藝術哲學的。這篇小說的主旨，即所謂「愛在神即在。」並且在我讀過的許多托氏的小說裏講到描寫，這篇要算極其細緻的了。至於庫卜林，凡是讀過他的決鬪，生命之河，神聖的戀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熱情的讚美者。而他這一篇柘榴石的手釧，尤為謳歌空想的熱情的戀愛的模範。他對於戀愛的態度和沙寧的作者阿爾志跋踐夫是不同的。前者是讚美空想的戀，後者是暴露空想的戀的，所以在庫卜林的神聖的戀，電信師，奇妙的機會，猶太女等作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神祕的空想的戀愛家。像柘榴石

的手劔這一類的東西，在俄國作家的作品裏，是很少見的。俄國文學史的作者山內封介氏，曾舉這一篇爲庫卜林短篇小說中的代表作。他那種哀豔的細緻的寫法，確是很能打動讀者的心靈。第一篇譯自C. Field的英譯本，第二篇譯自萬人叢書本，第三篇譯自Leo Pasvol'sky的英譯本，然而在這三篇中，曾參照米川正夫，昇曙夢，小松原倚諸氏的日譯本，修改了好幾個字。因此，在這本書裏有幾處與英譯本不能盡同的地方。

二十年六月於上海

迷途目錄

小序

- 迷途（托爾司泰作）……………1
柘榴石的手釧（庫卜林作）……………一九
五月之夜（哥果爾作）……………三五

迷途

托爾司泰作

一

這是一八七〇年冬季，聖尼可拉節的第二天。在這一區是一個節日。教堂裏的司事瓦西利（他也是第二公會的一個商人）不得不在家裏，並不僅僅是因為非到教堂裏去不可的原因，但是，他得招待他的一些親友。現在，他的客人走盡了，他可以預備去訪問一個鄰近的地主，爲的是要去購買那個地方的森林，這森林他已經交涉過長久的時間了。他很急忙地預備動身，因為他恐怖這城市裏有別的競買者，會把這有利的賣買，從他的手裏奪去。這年青的地主，對於這座森林，只索價一萬盧布，瓦西利已經還了七千——七千盧布只抵得這森林的價值的三分之一。如果他不是聽說政府的森林承辦者也想來處理哥維亞

森林的話，或許他還可以同那地主爭價錢的，（因為這個森林是在他自己的區域裏，在這地方的商人和他之間，曾立有一個協約，在本區裏，不得互相出價競買一種產業。）所以他決定馬上到那裏去，把這件事告一個結束。宴會一完，他便從堅牢的箱子裏，取出七千盧布來，再從教會的基金裏（他積蓄起來的，總數有三千餘）取出了二千三百，細心地數了一遍。於是他把這些錢，放到他的懷中簿子裏，預備動身。

在那天瓦西利的僕人中，尼紀達是一個唯一的沒有飲酒的人，他去牽了馬來。他這天不飲酒的原因，是因為他從前是個酒徒，但是當聖誕節的前幾天，他為飲酒把衣服和皮鞋都當光了以後，他突然地戒酒了。當這第二個月的時候，他一點酒也不喝了。就是在現在這個良辰佳節的幾天裏，不管在各處飄蕩的酒香是如何的引誘，他仍是守着戒酒的原約。

尼紀達是一個來自鄰近的村莊的年約五十歲的農夫，有人說他不是一個家主，他生涯的大半，是和一些外人過去的。他做工的巧妙勤勞和多力，以及他的親切的快活的性質，到處都受人敬重。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他不能長久地做着工，一年總要換兩三次，因為他老是飲酒，飲起酒來，不僅把他自己的東西，當得一個精光，並且，喧嘩吵鬧，令人生厭。瓦西利也辭過他好幾次，但又時常去僱他回來，因為他在店中做事誠實，善於照料家畜，最要緊的，還是因為他的工資便宜。實際，瓦西利給他的工資，一年不到八十盧布——像一個他那樣的工人，實價是要八十的——只給他四十。加之，就是這麼少少的幾個錢，也是不規則地零星地付給他，大半是不給他現款，只是用他自己店子裏的高價的貨物相抵扣。

尼紀達的妻，叫做瑪霞——是一個粗暴的曾有過一點容貌的女

人——她就和一個男孩和兩個姑娘在家裏住着，但是，她從不叫她的丈夫回家去看看她。第一個原因，是他和一個桶匠相好，同住了二十年（他原是一個遠村的農夫，移居到這裏來的），第二，因為她雖說當她丈夫清醒的時候，能夠向他求歡獻愛，她仍是怕他酒醉的時候胡鬧。好比，有一次他在家中吃醉了酒，好像他找了一個報復他的妻子，當他清醒時候，她欺凌他的機會，他打開了她的私箱，把她的頂好的衣裙取出來，放在一塊木板上，用斧頭砍得粉細了。但是，他所有的進款，是全部交給瑪霞的，對於這一點他從沒有表示不願意過。實際，在節日的兩天前，瑪霞會坐車到了瓦西利的店子裏，她的丈夫給了麵粉，茶葉，砂糖和幾斤酒，共值三盧布，另付五盧布的現款——對於這些東西，瑪霞非常感謝瓦西利，以為這是他特別的好意，其實，瓦西利在尼紀達的賬上，至少也要寫成二十盧布了。

「在我倆之間需要什麼合同嗎？」瓦西利對尼紀達說。「因為你有工錢，你要什麼東西就拿去罷。我不像其他的商人一樣，做許多苛刻的事——好比拖欠人家的錢，詳論賬目，打折扣，及其他種種的事。我可以互相信用，只要你替我好好地做事，我決不會使你失望的。」

說這些話的時候，瓦西利真的相信他是善待了尼紀達，因為他說話是說得那麼動聽，並且在他的堅決裏，他們是那麼地擁護他，尼紀達及其他的人，就是他自己也愉快地覺得他沒有欺騙他們，只是真實地加惠於他們的。

「是的，是的，我了解你，瓦西利老爺！」尼紀達回答。「我完全了解你，我好像替我的父親一樣地，替你好地做工罷。」

雖說尼紀達並不是完全不知道瓦西利的欺騙他。他只覺得去同主人理論，也是毫無用處，並且他覺得另外謀事也很難，倒不如忍耐一

點，賺到這幾個錢也就算了。

所以，當主人吩咐他備馬的時候，尼紀達帶着平日的愉快的溫和的態度，和他那稍稍蹣跚的腿子的平日昂昂的大步，走向馬廄裏去，在牆壁的釘上，取下各種各樣的馬具來，到馬廄裏，那匹要用的馬，正站在那裏。

「喂！喂！你疲勞了嗎？我的好馬！」那匹適當的中樣的尾部稍低的褐色的小馬，孤獨地站在馬廄裏，歡迎地低鳴起來，同他招呼，尼紀達這麼回答。

「不要忙！不要忙，你急於要走罷，」他接着說：「但是我首先得給你喝點水。」他時常對馬說話，像對一個能懂得言語的東西一樣。他用衣服拂着那雖是有灰塵的擦傷了的然而又是很肥澤的馬背，他在那年青漂亮的馬頭上，上好了籠頭，理好了耳邊和頭上的叢毛，下了口線，

引它到外面去飲水。馬慢慢地一走出了屎尿堆滿了的馬廄，就活潑起來，跳起後蹄，裝着要踢那個同它到水槽旁面去的尼紀達。

『不要俏皮，不要俏皮，小東西！』尼紀達喊道。他深知他的小馬是用心地只用後腳踢他的油膩的外套，並不踢傷他的——關於它這種本事，尼紀達特別欣賞。因為它喝飽了冷水，它站在那裏動着它那強壯的濕嘴唇的時候，鼻子裏呼着氣。從嘴唇的柔毛上，一滴一滴的明亮的透明的水珠，不止地吊回到水槽裏去。於是，它靜靜地站了一刻，像在想什麼事情似的，突然地高鳴起來。

『你不喝了。好的！你就想喝我也不給你了。你無須要求了。』尼紀達帶一種極其莊嚴的精確的態度，對着棕色馬說明他的舉動。於是，他牽住那活潑的年青的馬的籠頭，急回到馬廄來，馬在院子裏走過的時候，老是踢，老是鼻子呼氣。沒有一個工人在那裏，只有一個女廚子的丈

夫，他是從別一個村莊裏，特來過節的。

『進去一下，好不好，小朋友！』尼紀達對這個人說。『去問問老爺看，要我預備那張轎車——要大的，還是要小的。』

那個人走進屋裏去了（一個鐵屋頂，築在一塊高地上的屋子）。過一刻兒，他回來說，老爺要用小車。這時尼紀達已經套好了頸圈，放好了鑲着黃銅的鞍褥。一隻手拿着有彩色的韆，一隻手牽着馬，走向那底下放着兩張轎車的茅棚去。

『要用小的，那末就用小的。』他說了，就把那伶俐的小馬，引近那轎車的橫棒（這時候馬裝着要咬他似的），借着女廚子的丈夫的幫助，將馬套上轎車去。什麼都預備好了，只剩一根韁繩沒有放上去的時候，尼紀達叫那個人到馬廐裏去拿點麥桿，到倉庫裏去拿一塊粗布來。

『那末，好了！』尼紀達一面說，一面將那個人拿來的新割的麥桿

鋪進轎車裏去。『但是，你不要慌（對馬說），你不要這樣豎起你的兩耳來！如果把麥桿這麼鋪着，上面再蓋着粗布。那末，坐在上面，一定很舒服的。』他一面說，一面這照樣做，把粗布的邊緣，壓進坐位四周的麥桿的底下去。

『謝謝你，好朋友！』他對女廚子的丈夫說。『兩個人做事，到底比一個人做得快些。』於是，他扣住韁繩，坐上車臺，驅着這匹急於要走的小駿馬，橫過院子裏凍了的馬糞，走向前門去。

『尼紀達叔叔！尼紀達叔叔！』一個七歲的小孩子，從門廊慌忙地跑到院子裏來，在他的後面發出尖銳的聲音。他穿一件短的黑皮外套，新的白皮鞋，戴一頂舒服的帽子。『讓我也坐上去！』他一面跑，一面扣着外套，這麼請求地說。

『好好！那末，到這裏來，少爺！』尼紀達說着，把車就停住了。他很高

與地把主人這個蒼白的瘦弱的兒子抱上了車，車子就走到街道上了。那正是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寒暑表降到十度，凍得很厲害。天氣陰慘，而又有狂風，天空的大半，掩了低垂的陰暗的雲霧。在院子裏，還算平靜，但一到街上，風就狂吹起來，雪從鄰近的倉房的屋頂上吹了下來，在浴室附近的角落裏，打着渦卷。尼紀達幾乎不能把馬向着階段地回轉頭來，停進門去，瓦西利嘴唇裏銜一枝香煙，穿一件羊皮外套，緊緊地低地結了一根帶子，走出門來，站在積着雪的高高的階段上，他走的時候在他的皮鞋底下，發出沙沙的聲音來。

把香煙最後地吸了一口，他把那煙頭子拋在地上，用腳踏熄了。於是從口髭裏吐出白煙來，眼看着那匹又走進門來的小馬。他翻轉他外套的衣領，一面可以兩邊保護他的臉（因為除了口髭以外，他的臉是剃得乾乾淨淨），一面不致於因呼吸而污損衣領上的毛。

『哦！你還在這裏，小傢伙！』他看見了他的兒子坐在轎車裏，這麼大聲地說。瓦西利今天同客人喝了一點酒，稍稍有點興奮。所以，對於屬於他的一切和他做過的一切，他比平常都更感覺滿足了。這個時候，這個他打算把他做承繼人的兒子的樣子，當他站在那裏，眨着眼地露着長牙地看見他的時候，給與他一種最上的滿足。在門廊裏，瓦西利的蒼白的瘦弱的夫人，站在他的後面，她叫做瓦西利亞。她是懷了妊的，從頭至肩，包着一條毛圍巾，所以只可以看見她的兩隻眼睛。

『你把尼紀達帶去不好些嗎？』她說着，膽小地從門廊裏走出來。瓦西利沒有回答，但只憤怒地蹙着眉，好像總有點不高興她的話他用腳輕打着地。

『你瞧，你帶着這許多錢出去，』她帶着同樣擔心的聲調接着說。『另外，天氣還會變壞呢！』

「難道我不知道路，必得要一個人引導嗎？」他好像同賣買人談話的時候一樣，不自然地緊硬着嘴唇，一個字一個字地特別清清楚楚地說了出來。

「是的，因為上天，請你帶他去罷。我求你。」他的妻一面移着她的圍巾去保護她的臉的另一面，一面這麼重複地說。

「天呵！爲什麼你老是對我糾纏不清呵！」瓦西利叫起來。「在櫃車上，他坐到什麼地方呢？」

「那我全預備好了。」尼紀達快活地插進口來。「只是一樁，我走了，必得有個人去喂那些馬。」（他這兩句話是對太太說的。）

「是的，是的，我給你照料，尼紀達！」她回答。「我叫西蒙去。」

「那末，我同你去好嗎？老爺！」尼紀達說。等待着回答。

「我想什麼事我都得聽太太的話，」瓦西利回答。「只是，如果你

要去，你得去穿一套像樣點的衣服來。」他一面微笑一面閃着一隻眼睛，看着尼紀達的皮短衣，老實說，那件短衣，無論腕下背上及其他各處，都有了洞，並且滿身都是油垢，纏結不清，邊上都破成一條條的了。

『到這裏來，朋友！來替我牽住馬！好不好！』尼紀達隔着院子喊那女廚子的丈夫。

『不，不，讓我來罷。』那小孩子喊起來，從他的衣袋裏，拖出那雙小小的凍得通紅的手，握住那冰冷的韁繩。

『穿新衣不要穿久了。快點！』瓦西利一笑地對尼紀達說。

『不，不，瓦西利老爺，我就來！』尼紀達說着，就拖着他那雙氈鞋，很快地橫過庭院，走向僕人室去。

『那末，阿林，從爐旁把那套禮服拿給我罷！我要同老爺出去。』尼紀達一走進小屋子，就這麼說。同時一手從一個釘子上，抓住一根腰帶。

午飯後，舒服地睡了一覺的女廚子，現在正在爲丈夫預備茶，快活地迎接着尼紀達。見了丈夫這麼急忙，自己也開始和他一樣地忙亂起來，先到爐旁取了那件烤得很乾的破舊的布禮服，頂快地把它摺疊好。

『你同老爺出去，還比我適當得多。』他帶着他平日碰見了什麼人，必說幾句文雅的話的習慣，對那女廚子這麼說了。他纏着那破舊的腰帶，先縮緊了他的那個不頂凸出來的肚子，於是用力地把那腰帶細在那皮外套上面了。

『好了，』他說着（不是對女廚子，是對腰帶說），把帶子的兩頭捲進去。『這樣你就不能吊出來了。』於是，聳了幾下肩，在禮服上全摸了一頓，把背上拉好了，把兩隻手弄得鬆動了一點，又在腋下輕敲了幾下，最後，從架上取出了那雙無指的手套。

『現在，』他說。『我算是都弄好了。』

「但是，你忘記了你那雙腳，」女廚子說。「你那雙靴子，真是太壞了。」

尼紀達似乎爲這幾句話所動，站住了。

「是的，或許我是應當換換……」他說着，但是他立即變了心，說：「不，如果我再換靴子，他會不等我就走了。——好在我去不頂遠。」他說了這一句，就跑到院子裏去了。

他走近雪車，瓦西利夫人問道：

「尼紀達，你只穿這件禮服，不覺冷嗎？」

「真的，不冷！很暖呢！」尼紀達回答，一面將乾草舖在轎車的前面，等坐上車去以後，可以包裹腳。這樣的好馬可以不要用的鞭子，也藏在草下了。

瓦西利已經坐在車上了，他那穿了兩件皮衣的寬背，幾乎把轎車

的後部，完全充滿了。於是，握住韁繩，就打着馬走。同時車子一動，尼紀達就跳上轎車的前部去，向左面靠前地坐着，一隻腳吊在外面。

二

這匹小小的良馬，將那車子上的滑木，拖得輕輕地發聲，在到那個村莊去的平坦的凍着的道路上，快步地走着。

『呃！你跳起來幹什麼？』瓦西利喊起來。突然地看見他的兒子想爬上滑木的後面，明明是很高興。『尼紀達！把鞭子給我！』瓦西利插口說。『我要打你，小東西！快回到你母親那裏去。』

那孩子跳下去了。棕色馬立即疾馳起來，但是，不久又只快步着。

瓦西利住的克勒司，是一個只有六個人家的小村。當他們走過最後一家的鐵店的時候，他們立即知道外面的風，比他們所預想的，

要狂暴得多，並且道路的前面，幾乎模糊得看不清了。機車的輪跡，立即被雪填滿了，只是道路比兩邊的土地要高一點，這樣才辨得出路來。雪花在四面渦卷着，消滅了天地分界的地平線了。平日很分明的德利森林，現在隔着雪花看去，只現出一個黑點。風從左面吹來，把馬繫在它的濃密的肥胖的頸上，吹得豎起來，並且把它那尾尖上結着結子的長毛的尾巴，吹到腹側去了。因為這種風，尼紀達又當風地坐在車上，所以他的外套的高領子，總是被風吹得緊壓着他的面頰和鼻子。

『今天這匹馬也走不動了，路上的雪太厚了。』瓦西利一面誇着他的良馬，一面說。『有一次我到巴休推諾去，只走了半點鐘呢！』

『你說什麼？』尼紀達問。因為他的高領子，掩住了他的耳朵，聽不清瓦西利的說話。

『我說我有一次到巴休推諾去，只走了半點鐘。』瓦西利怒鳴起

來。

『這實在是可以誇耀的！真是一匹好馬！』尼紀達說。兩人沉默了一回。然而，瓦西利很想談話。

『你想什麼，我告訴過你的妻，叫她再不要同那個桶匠飲茶。』瓦西利又大聲地說。他深信着尼紀達看見如他自己一個這麼重要這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同他攀談，心裏一定很高興，並且拿着那個桶匠取笑，他完全沒有想到這種話題是尼紀達不高興聽的。然而尼紀達因為風吹得太猛，瓦西利主人講的話，又沒有聽得着。於是，瓦西利用最高的聲音把他的笑談，重說了一遍。

『上帝佑她！瓦西利老爺！』尼紀達聽懂了他的話的時候，這麼回答。『我從不干涉他們的事。她也沒有做什麼對我不起的事，並且，待我的孩子老是很好的。我只說，上帝佑她。』

『好的，那末，』瓦西利換了話題。『這個春天你要買一匹馬嗎？』他接着說。

『我只希望我能够買一匹馬。』尼紀達一面回答，一面將他的外套領子翻轉來一點，移向着他的主人坐着這個新的話題，他很感着有趣味，他想每個字都要聽見。『我那小孩子快長大了，應當學着耕田，但是，我一點錢都耗費盡了。』

『那末，如果你就從我這裏買這匹小馬，價錢我決不會抬高的。』瓦西利很起勁地說，於是他自然地現出一種支配人的慾望，這種慾望使他盡其全力，就是做生意。

『我是想老爺借我十五盧布，到市場上去買一匹。』尼紀達回答。他很知道瓦西利叫他買的這匹馬，到市上只值得七盧布，但是瓦西利賣給他的時候，他一定說至少也可以值得二十五盧布，這樣一來，又會

扣去他半年的工錢了。

『這馬真是很好。』瓦西利帶着矜持的商業的調子說。『我爲你着想，好像爲我自己一樣。老老實實地，瓦西利這個人從不給什麼人吃虧的。我寧願自己吃虧，不願他人受損呢！是的，確實！這匹馬真是不壞。』

『我也知道確是不壞，』尼紀達歎息地說。他知道再聽下去也是無用，又把領子扶直着，臉和耳又被掩住了。他們沉默地約走了半點鐘。風吹着他的腳跟，從他手套的一個洞裏吹着進去，但是他聳着他的肩膀，在包着他的口的皮領子裏呼吸着，所以還不覺得很冷。

『你在想什麼？我們是繞加拉米走好呢，還是一直走去的好呢？』瓦西利問。繞加拉米走，路是遠些，不平些，但是，路的兩旁都有分明的路標，走的人也比較的多。若一直走去的話，路是近些，但是行人很少，並且會完全沒有路標，或者就有些小的，現在也會被雪埋沒了。

尼紀達想了一回。

『繞着加拉米走，路雖說遠一點，但是好走得。』他畢竟決定了。『但是，如果我們一直走去的話，』瓦西利想走直路地說。『我們只要小心點走過那窪地，我們就不致於迷路了。那森林是很好走的。』

『那末，就聽你的！』尼紀達說着，又翻起他的領子來。

到底，聽了瓦西利的話了。走了半俄里的時候，左轉到一個高的樅樹林子裏去。樹枝和殘留在枝上的葉子，被風猛烈地吹着。向左面一轉，風簡直是當面吹來。天空又開始降下雪花。瓦西利緊着纏繩，膨着他的面頰，在他的口髭下面噓了一口氣。同時，尼紀達是昏昏沉沉地睡去了。這樣不作聲地，他們大約走了十分鐘，到後，瓦西利說起話來。

『什麼？』尼紀達一面說，一面打開眼睛。

瓦西利沒有回答。但只反着身子，向後面看。於是又望着前面。小馬

仍是快步地走着，馬的腹部，發出汗了。

『什麼事？』尼紀達又問。

『什麼事？』瓦西利怒聲地模擬着他這句問話。『怎麼的，一根路標也沒有看見。我們一定走錯了路。』

『等一下！我去找找看。』尼紀達一面說，一面從車上跳了下來，從乾草底下取出那枝鞭子，從他坐的那邊，走向左方去。今年的雪並不頂深，所以路上都還容易走過，但是，這個地方雪也齊了膝部，尼紀達的靴子，時時被雪埋沒了。他一面走，用他的脚和鞭子去探路，但是，路終於沒有找着。

『怎麼的？』當尼紀達回到車旁的時候，瓦西利這麼說。

『這邊沒有路。』尼紀達說。『我再到那邊去找找看。』

『在那前面，似乎有點什麼黑東西！』瓦西利說。『去看看，那是什

麼。」

尼紀達走到那裏去一看，那原來是一塊黑色的土地，播種着冬稻的小苗，土上的雪被風刮去，所以在那裏成爲一團黑影。尼紀達走到右面一看，於是又回到車旁來，撲乾着外套上和靴上的雪，又坐上車去。

「我們必得朝右邊走！」他決然地說。「先前的風在我們的左面吹，但是現在的風，正吹着我們的臉。是的，朝右面走！」他帶着深信的態度，這麼說了。

瓦西利照他所說的，把馬引到右面去。但是，在右面他們雖說走了許久，仍是沒有路。這時風勢一點也沒有減，雪仍是不住地下着。

「那末，我們現在完全是迷路了，瓦西利老爺！」尼紀達突然地說，他似乎有一半是高興的樣子。「那個是什麼？」他接着說，指着那從雪裏突出來的馬鈴薯的黑桿子。瓦西利立即停住了馬，這匹馬已是汗流

滿體，肥胖的肚子，運動似乎也很艱難了。

『是的，這是什麼？』他應着說。

『我們是到了察哈諾甫領地！那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不對！』瓦西利說。

『是的，我說的不錯。』尼紀達堅持地說。『聽那個車子的滑木的聲音，就知道我們現在是在馬鈴薯地裏走。你看那堆他們拋在那裏的馬鈴薯的桿子。是的，這裏一定有察哈諾甫的市場。』

『我們怎麼走到這個地方來了！』瓦西利說。『那末，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必得繼續朝右面走，我們一定可以走到一個什麼地方。』尼紀達回答。『就是走不到察哈諾甫，總也會遇到一個農家的。』

瓦西利同意了，驅着馬向尼紀達說的那方面前進。他們走了許久，

一時經過一個荒涼的草場，一時又走過凸凹不平的凍着的土地，車在那上面走過，輾軋地發出很高的聲音來。他們又走過了冬收或是春收過後的田野，殘根斷桿，在雪中突出着，被狂風吹得搖動不住。有時，又在深深的平坦的一無所有的全白的雪上通過。雪老是不住地下降，地上的雪，也被風吹得打着旋轉。小馬現在是疲勞到了極點，肚皮上不住地流着汗，變了白色，只能慢步地走了。它突然地顛躓着，陷到一個溝裏或是水穴裏去了。瓦西利停住了車，但是，尼紀達喊道。

『爲什麼要停住呢？前進！前進！我們要把它弄出來！好馬！用力！好馬！用力！』他從車上跳下來，自己也跑到那溝裏去，鼓勵馬的勇氣，對着馬這麼說。那匹馬立刻拔起了腳，又站在凍着的山地上面了。那明是一個掘成的水溝。

『我們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呢？』瓦西利問道。

「我們必得找它出來。」尼紀達回答。「我們再朝前面走一下，我們總會走到一個什麼地方的。」

「這不是哥維亞森林嗎？」瓦西利一面說，一面指着在雪的前面出現的黑影。

「也許是！我們走去看看罷。」尼紀達接着說。實際，他已經看見那個黑影的地方，有長方形的枯萎了的葡萄葉子，所以他知道那不像森林，多半是住人的地方。不過，在他還沒有確實知道之前，他不想說出來罷了。是確實的，他們從那水溝的地方，還沒有前行到二十碼，樹木在他們的眼前，清晰地現了出來，並且還聽見一種悲寂的聲音了。尼紀達的猜測，一點也沒有錯，那不是一個森林，只是一排葡萄樹，樹上的枯萎了的葉子，仍在風前顫動，明明地這些樹是沿着屋旁的濠溝栽着的。他們一走近樹旁，才知道那悲寂的音調，是因風吹着那些沙沙作響的葉子

發出來的聲音。小馬突然地舉起前蹄，高過雪車，又抬高後腳，向左面走去，於是雪也沒有先前那麼深了。——這才真的到了大路上。

『現在，我們到底到了這裏！』尼紀達說。『的是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然而，那匹小馬一點也不躊躇，只是一直地沿着掃了雪的道路前進。他們大約走過一百碼的時候，在他們的前面，現出一個倉庫的長形的柳條編的籬笆。屋頂上積着厚雪，一陣風來，屋上的雪花，吹得四處飛舞。走過那倉庫，路避了風。他們看見前面有一個雪堆，再走幾步，看見兩棟屋子之間，有一條路，這是很明白的，那條路一定在雪堆的那一面，並且，必得從這雪堆上走過去。果然，他們一走過那雪堆，就到了一個鄉村的大路上。在最近那一家的院子裏，掛在繩子上的凍着的衣服，在風裏討厭地響着。那裏一共有兩件襯衫（一件紅的，一件白的），兩條襯裙，

幾條纏腿的布，還有一條女人裙。這些衣服裏面，特別是那件白襯衫，被風吹動着袖子，響得頂厲害。

『懶婦人！——雖說這樣罵她有點難爲情，』尼紀達一面說，一面望着那擺動的襯衣。『節日不把衣服收起來，想想看，是不是懶傢伙！』

三

街道的入口，風還是像外面一樣的狂暴，路上仍是堆着雪。但是，一到村道的街上，一切都似乎是溫暖，平靜而且快樂。一隻狗子，從院中跑出，汪汪地吠起來，另一個院子裏，有一個不知道從那裏走來的老婦人，頭上纏一條手巾，剛要走進門去，就站住了，在門檻的旁邊站了一回兒，看着這兩個新到的客人。從村落的中段，傳來姑娘們歌唱的聲音，並且，那裏的風寒，似乎都沒有外面那麼厲害。

「這裏一定是克雷司村。」瓦西利說。

「是的！」尼紀達回答。並且，這地方真的是克雷司村。到這時候，才知道他們過於走到了左邊，走了八俄里，方向也走錯了，但也並無大害，和他們的目的地的方向，多少還是對的。從克雷司村到哥維亞村，還整整地有五俄里。

在街道的中途，他們遇着一個在街上走着的長子。

「你是誰？」他停住了脚這麼喊起來。他認識是瓦西利，就抓住一根車柱，把手靠在柱子上面，登上轎車了。這是瓦西利的朋友，名字叫做易沙一。是這地方一個馳名的最壞的馬賊。

「喂！你到什麼地方去？」易沙一說，他飲了酒的那種酒氣，薰染着尼紀達。

「我們到哥維亞村去！」

『那末，你們怎麼走的！你們應當由馬拉可走呢！』

『不要說罷，我們走錯了，沒有由那邊走。』瓦西利一面說，一面停住了馬。

『這匹馬真不壞，』易沙一說着，過細地把馬看了一遍，用平常的手勢，去摸那肥胖的打着結子的尾巴上面落下來毛。『今天晚上打算在這裏住夜嗎？』

『不，朋友！我們還要向前走。』

『你到這裏住夜的好。但是，那個是誰。不是尼紀達嗎？』

『是的，正是！』尼紀達回答。『可是，請你告訴我們，好朋友，我們要怎樣走，才不致於再迷路。』

『怎樣不致於再迷路嗎？退回去，沿着街道的右面走。那就有一條筆直的路，在你們的前面。你們老不要向左，一直走去，等到你們走近一

個大的村莊的時候，再向右轉。」

「靠近村莊轉灣的地方，在什麼地點呢？是夏天的路上，還是在冬天的路上？」

「在冬天的路上。你在那裏會看見一個矮的樹林。正在樹林的對面，有一個高大的粗糙的樅樹的路標。那就是你們轉灣的地方。」

瓦西利便把馬頭牽向後轉，又走回街道去。

「我看你今晚還是住在這裏的好。」易沙一在他們的後面喊起來。但是瓦西利沒有回答他，只是打着馬走。走了幾里平坦的路，有兩里在森林中走過，似乎很不吃苦。特別是看見那風雪似乎都已經停止了的样子，心裏更覺高興。

從踏壞了的滿着尿糞的街道上走去，過了那個繩子上面晒着衣的院子（這時候，那件白襯衫都被風吹破了，繩子上只剩了一隻凍了

的袖子在那裏搖擺。又走到了那排奇妙地鳴響着的葡萄樹邊。於是，他們又到了平野了。這時才知道不僅風雪沒有停止，並且下得更厲害了。路也被雪遮盡了。只有路標在那裏指引他們的路。因為風是對面吹來，路標也難得看清。

瓦西利蹙着眉，前倚地去找那路標。但是，似乎是信仰着馬的機敏，比先前，把韁繩放鬆了些。果然，馬一點也不躊躇，它用蹄子照着路的曲折，一時左一時右地前進着。雖說風是不止地吹着，雪是愈落愈厚，但那些路標在路的兩旁，都能看得分明。

他們這樣走了十分鐘，忽然間，在馬的前面，現出一團黑影來——這黑影在白雪的飛舞中動着。那也是幾個同道的旅行者，棕色馬追上去，前脚踢着前行的轎車了。

『快向前走！快向前走！』前面車子裏有人喊起來。

於是，瓦西利也趕上去。在那個轎車裏，坐三個農夫和一個老婦人。明明他們是在村中做節客回來的。一個男子，用一根枯樹枝，打着雪蓋滿了的馬屁股。其餘的兩個坐在車子的前面，互相做着手勢，口裏鬧個不休。那個老太太不動地坐在後面，滿身蓋着白雪。

「你們是那裏的？」瓦西利大聲地說。

「亞！……亞！……亞！……司琪！」只聽見他們這麼說。

「問你們是那裏的？」

「亞！……亞！……司琪！」有一個農夫高聲地說了一遍。但是他們說的話，還是不能聽得很清楚。

「快走！不要讓路。」一個人對那拿鞭子打馬的人說。

「我想，你們是過節來的罷？」

「他們追上了，他們追上了，打馬！西蒙加！打馬！向前！」

兩張橇車互相撞着了，幾乎絆住了。於是又離開了。末後，那張農人坐着的車子，被他們追上了。那匹粗毛的大腹的蓋着雪的馬，在低的木軛下艱難地呼吸着，拼命地想逃脫枯枝的鞭撻（雖說是無效），不住地拖着他那短腳，在深深的雪裏走着，有時那兩隻腳全被雪陷住了。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匹年青的馬，嘴上的下唇像魚的嘴唇一樣地突出來，鼻孔膨脹得很大，耳朵因為驚恐得貼伏着。平佳尼紀達的肩，勉強地走了幾秒鐘，於是乎它就漸漸地落到後面了。

『他們吃醉了酒！』尼紀達說。『這匹馬會被他們弄死的。多麼粗暴的東西！』

在他們的後面，有幾分鐘，可以聽見那痛苦的馬的鼻孔的鳴聲，和酒醉者的喊聲。過了一忽，馬鼻的聲音沒有了，酒醉者的喊聲，仍然可以聽見。再過一回，除了耳旁的風聲，和橇車的滑木在被風把雪掃得赤裸

裸的山路上面走着，發出輕輕的軋轆的聲音以外，就什麼聲響也聽不見了。

剛剛同那張轎車競走的事，使瓦西利感着愉快和活潑，因此，他比以前更確定的打着馬走，一點也沒有注意到路標。——完全依賴着馬了。尼紀達也沒有注意，像平日遇着這麼的情形一樣，就昏昏地睡去了。似乎是想補足平日不足的睡眠。突然地，這小馬偶然地停住了，幾乎把尼紀達顛簸到車下去了。

「我們又走錯路了！」瓦西利說。

「你怎麼知道？」

「因為兩面都看不見路標了。我們一定又迷了路。」

「真的走錯了路的話，我一定又要去把它探出來。」他魯莽地說着，就站起身來，用他那雙傾斜的腳，輕輕地在雪中跋涉着了。他在那裏

探找了許久——一時找不着，一時又找着了似的，但到底是沒有找着，於是，他又回到車旁了。

『沒有路，』他坐上了車，這麼說了。『路一定在前面。』
天快黑了，風雪雖沒有增加，然而也沒有減少。

『我們現在要能聽見那幾個醉了酒的農夫的聲音就好了。』瓦西利歎着氣。

『他們現在還沒有追上我們，我們一定走灣了許多路。或許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地迷了路呢！』尼紀達回答。

『那末，我們現在怎麼走呢？』瓦西利問。

『放開韁繩，』尼紀達磋商地說。『讓馬自己走去，或許它不會走錯的。喂！你把韁繩給我。』

瓦西利立即把韁繩給了他，因為他的手在溫暖的手套裏，也凍得

很厲害了。尼紀達握住了韁繩，盡量地放鬆，一點也不使緊張。這樣來試看這匹愛馬的智慧，他覺得很快樂。果然，這伶俐的馬，漸漸地豎起兩隻耳朵，轉了一個灣，向前面走了。

『它幾乎能夠說話。』尼紀達說。『真的，要怎麼走它很知道。向前走罷！你自己向前走罷！』

『風從背後吹來，覺得比較的溫暖一點。』

『呵！它是一匹多麼伶俐的馬！』尼紀達一面高興着這匹馬，一面這麼說。『吉爾基司地方的馬比這是強壯些，但是都蠢死了。而這匹馬只用耳朵能夠知道事情，它不要電信，能夠找得出一里遠的路。』

這樣還沒有走到半點鐘，一個黑影又出現在前面，這黑影或是森林，或是一個村落。同時在他們的右面，路標也出現了。無疑地他們又走上大道了。

「這不又是克雷司村嗎？」尼紀達突然地喊起來。

果然，這又是克雷司。在他們的左面，可以看見那倉庫屋頂上被風吹得雪花飛舞。再過去一點，看見那根晒衣的繩子，掛了許多襯衫女裙，在風裏飄動。他們又走上街來，一切都突然地變得溫暖平靜而快樂了。那條泥濘而污穢的路又出現了。人聲和唱歌的聲音也聽得見了，像前次一樣，狗子也汪汪地吠起來了。然而，天色已黑得很快，在幾家的窗戶裏，已閃着燈光了。

走到街的中途，瓦西利轉着馬頭，走向一棟大的雙牆的瓦屋去，就在門口停住了。尼紀達走近那個光亮的雪掩着的窗子，借着燈光，可以看見光輝燦爛的飛舞的雪花，他用鞭子較粗的那一頭，敲打着窗門。

「那一個？」應着尼紀達的呼聲，內面一個聲音，這麼大聲地喊起來。

吧。」

「克勒司村的瓦西利老爺先生！尼紀達回答，「請讓我們進來

可以聽見有一個從窗畔起了身，過了一忽，聽見內面的門砰的一聲打開了。於是，又聽見在開外門的門門，門一打開，走出一個身高的白鬚的老人，他把門只開了一半，免得風吹進屋裏去。他內面穿一件白色的禮拜的襯衣，外面加一件皮外套。他的後面，站一個青年，這青年穿一件紅襯衣，一雙長靴子。

「你怎麼的？瓦西利！那老頭子問道。

「我們今天迷了路，朋友！」瓦西利回答。「我們要到哥維亞村去，錯走到這裏來了。於是，我們又從這裏出發，那知又走錯了。」

「你們怎麼走錯了的呢？」老頭子問。「喂！彼得！他轉向那個穿紅衣的少年說，「去把院門打開。」

『是的！』那少年快活地回答，跑出了門廊。

『不，不，我們今晚決不在這裏住夜。』瓦西利接着說。

『但是，你們現在能够到什麼地方去呢？現在天已經黑了。你頂好還是住在這裏罷。』

『我也很高興就住在這裏，但是我不能夠。我有要緊的事，你知道，朋友！要事不能拖延！』

『那末，至少進去喝點茶，取取暖！』那老頭子說。

『是的，我們可以進去討杯茶喝！』瓦西利回答。『夜晚不會比這還要暗，因為月光就會出來的。我們進去取取暖，好嗎，尼紀達？』

『是的，我們進去避避寒罷。』冷得要命的急於要把凍着的手放到爐邊去的尼紀達這麼回答。

瓦西利同那老頭子進了門，同時尼紀達把那轎車驅進彼得開着

的院門裏去。由彼得的指導，他把那匹小馬牽到一個小屋裏。那小屋裏滿堆着肥料。所以那小馬的高軛，碰着一根橫梁，橫梁上棲息着許多雞，馬一進去，它們都不安地鼓翼高啼，用腳爪在橫梁上亂搔。幾隻綿羊嚇得亂跑，用蹄子在凍着的肥料上，打得噁噁地響着。一隻狗子大聲地叫起來，又憤怒地咆哮着，最後，像小犬似的，對這個生客狂吠。

尼紀達同他們談起話來了。他請母雞原諒，他說再不打擾它們，使它們安靜，把羊罵了一頓，說它們不應該這麼無事驚擾。一面繫馬，一面把狗子講了幾句。

『現在好了。』他一面打着衣服上的雪，一面這麼說。『那末，你還叫什麼？』他對狗說。『現在好了，不要叫，畜生！不要叫！你是無事自擾！我們又不是強盜。』

『它們正是我們所謂的三個家庭顧問。』彼得說着，用力地把那

轎車拖進小屋裏去。

『爲什麼，顧問？』尼紀達問。

『因爲，』彼得微笑地說。『你可以在包爾遜的書裏看得見的。說有一個強盜走進了屋，那狗子吠着說：「醒來，醒來，」那雄雞也啼着說：「起來，起來，」那隻貓驚惶地洗着臉，似乎也在說：「客來了，我們預備歡迎。」』

彼得似乎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人，他所有的包爾遜的書，都讀得爛熟。每當他像今夜那樣的飲了一杯酒的時候，特別歡喜從那書裏，引用幾句合情合景的話。

『那正是一樣啊！』尼紀達說。

『是的。你很冷罷。我現在帶你喝茶去罷，朋友！』彼得說。

『是的，冷壞了，一定要喝茶去！』尼紀達回答。於是，他們橫過了院

子，走進屋子裏去了。

四

瓦西利投宿的這一家，是這村中的富豪之一。因為他們一家有五塊地，還租出了一些。同時在家畜房裏，有六匹馬，三頭牛，兩頭閹牛，二十匹綿羊。全家共有二十二個人，就是四個兒子結了婚，有了六個孫子（彼得是一個結了婚的孫子），兩個曾孫，三個孤兒，四個兒媳和她們的小兒女。他有兩個兒子，在莫司科當水夫，還有一個在軍隊裏做事。現在在家庭裏的，只一對老夫婦，第二個結了婚的兒子，那兩個在莫司科做事的，也回家來過節，和那些婦人孩子們，另外還有一個隣居的談閒天的人。這樣不分家的大家庭，在村中是罕有的，不過在他們家庭裏，內部工作不睦，總是女人們在家庭歡喜鬧意見，這也會把家庭弄得破裂的。

在這屋子的當中，桌上掛一盞斗蓬燈，清徹地照在下面的茶杯，酒瓶和晒乾的食物上面，並且把這房子的四壁照得都很明亮。在一隻角落裏，掛着幾張聖像，聖像的兩邊，都掛有一些圖畫。在桌子的正座，坐着穿半截黑外套的瓦西利。他一面咀嚼着他的凍了的鬚鬚，一面用他那雙突出的鷹似的眼睛，望着那房子，和那房子裏面的東西。挨着瓦西利的，是這家庭的老主人，頭禿鬚白，身穿一件家庭織的白布襯衣。其次，就是從莫司科回來過節的兒子，背直肩寬，衣服和他的父親的相像，不過質料要好一點。他的下面，就是那個當家的寬肩的次男。最後，就是那個隣居的紅頭髮的瘦長的農夫。

瓦西利剛到的時候，他們已經用過了晚餐，吃完了酒，正預備要飲茶的時候。所以在火爐旁的茶壺，水已經開了。在爐旁的架床上，可以看見許許多多的小孩子，那老太太滿臉都起了縐紋，就是她的嘴唇上，也

起了纒，在瓦西利的後面忙於招待。尼紀達進門去的時候，老太太正爲客取出酒來，滿斟了一大杯。

『你非飲這一杯不可！瓦西利』她說。『不，你決不要推辭。你得喝一點酒振振精神。喝一杯罷。先生！』

尼紀達聞了這種酒香，特別是在他現在這種飢寒交迫的時候，真的是發了酒癮。他蹙着眉，從帽子上和禮服上掃着雪。並不顧在座的諸人，在聖像上看了一回，他做了三次十字，對聖像行禮。行了禮，再轉向主人點頭，於是對那些坐在桌上的人和站在火爐旁的婦人們，都打了招呼。最後行了一個普通的禮，『祝大家過節快樂。』他沒有注視桌上的東西，就把外套脫了。

『但是，你一定凍壞了！朋友！』長男看着尼紀達的雪掩着的眼睛，臉和鬍鬚，這麼大聲的說。尼紀達沒有回答，脫去了外套，搖乾了雪，掛在

火爐上，於是，一直搖近桌旁去。他們斟了一杯酒給他，他幾乎端着杯子，就將那香氣薰人的透明的酒漿，灌到口裏去；但是，他看見瓦西利，記起來他因為飲酒而當了的靴子，記起來那桶匠，記起來明年春天要買匹馬給他耕田的小兒子的時候，他於是歎了一口氣地辭謝了那杯酒。

「謹謝，謹謝！我是不大飲酒的。」他蹙着雙眉地說了這一句，就坐在窗畔一條櫬子上。

「但是，怎麼的？」長男問。

「因為，我不大飲酒，不大歡喜飲酒。」尼紀達說，他並沒有抬起眼睛，只斜視地看着那溶着冰的鬍鬚。

「酒於他是不大相宜！」瓦西利插着嘴說，吃了一塊餅乾，喝了一口酒。

「那末，把那茶壺給我，」那親切的老婦人說。「我給你點茶喝，因

爲你一定凍壞了。你們怎麼把那茶壺弄了半天，女人們？」

『水已經開了。』那年青的一個一面回答，一面用桌布拭着那蓋着的茶壺。於是費力地拿起來，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這時候，瓦西利說着他們兩個迷了路途，在雪裏徬徨，後來又遇着了酒醉的農人，和兩次灣到這個村莊裏來的事情。這一家人們，聽了這故事，都覺得驚異，於是接着說明他們是怎麼走錯了的，是從那裏失了路的，又說明他們在路上遇着的那幾個醉酒者是什麼人，最後說明他們再要走的必由之路。

『怎麼的，到馬爾茶諾，一個小孩子也會走的。』那個隣居的人說。『最要緊的，要在村莊的附近轉灣，在那裏你會看見一個矮的樹林。你一定沒有那麼走！』

『但是，在這裏住夜不是較好嗎？』老太太動聽地插着嘴說。『女

人們替你預備床舖了。」

「是的，就在這裏住夜罷。假使你再迷了路，那就非同小可了。」老人說。

「不，不，我真是不能夠。我的好朋友！」瓦西利回答。「事務要緊！遲延一點鐘，就失了一年。」他補說了這幾句，記起那森林，記起那競買者，會佔他的上風。「我們現在就走罷？」這一句是對尼紀達說的。

尼紀達一時沒有回答，似乎在專心地看着他那溶冰的鬚鬚。末後，他粗暴地喃喃地說。

「再迷了路，就沒有辦法，是不是？」

實際，他這種粗暴，是因為他實在想喝酒，唯一可以減輕他這種渴慕的，就是茶。但是茶，他到現在還沒有喝到一杯。

「但是，我們只要小心到那轉灣的地方，」瓦西利異議地說。「我

們以後就不致於再迷路了。到了那裏，就都是山路了。」

「聽你罷，瓦西利老爺；如果我們非走不可，我們就走好了。」尼紀達一面說，一面接着送給他的那杯茶。

「喝了茶，快走罷！」

尼紀達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不贊成地搖着頭。但是，他小心地將茶傾在茶托裏，用那熱氣，熱着他那因工作而膨脹着的手指。於是，他吃了一口沙糖，向主人行了一個禮，說「祝大家健康！」就把那悅意的熱茶，倒往口裏去。

「如果有那一個送我們到那轉灣的地方就好了。」瓦西利歎了一口氣。

「這好辦！」長男說。「彼得！你去備好一匹馬，送他們到那裏去好了。」

「那末，請去備馬罷！好朋友！要如何謝你呢！」瓦西利大聲地喊起來。

「我們要謝謝你呢，先生！」那慫慫的老太太說，「先生駕臨敝舍，我們很歡喜呢！」

「彼得！動身，去備好那匹牝馬！」長男吩咐他。

「很好！」彼得一面微笑地回答，一面從釘子上抓住一頂帽子，就走出門去。

當他們預備馬的時候，他們的談話，又轉到先刻瓦西利敲窗時候的話題了。他對那隣居的人（他也是這地方的村長）說他的第三個兒子的壞話。說他送了他的三媳婦一條法國的圍巾，但是他的三兒，一點東西也沒有送給他父親過節。

「現在年青的人，真是難得駕馭了。」那老頭子說。

『正是！』那隣居者同意他的話。『他們不懂一點處世之道。他們愈變愈聰明了。你看德木，有一天他把父親的手打斷了。這都是太聰明的原故，當然！』

尼紀達傾聽着，一個一個地看着那些說話人的臉孔，自然很想參加這種談話。但是他太想喝茶了，簡直沒有時間談話，只好時時點頭表示贊成。他喝了一杯，又喝一杯，一直喝得自己覺得很溫暖很暢快了。他們關於那個分家之害的話題，談論了許久，這不是一個好頑的問題。所以這正好消滅這個特別家庭的不和，正好改變他的第二個兒子所提議的分家的計畫，這時候他的第二個兒子也坐在那裏，許久不說一句話。明明這是一個爭論之點，並且這個問題，特別使這一家人關心。但是一直因為客氣，不便把一家的私事在生客的面前討論。然而，結果那老頭子忍耐不住了，帶着含淚的聲音說，他在世的時候，決計不許分家，賴

上帝的保佑，維持着這個家庭，若是一分家的話，就會零落不堪，都要變爲乞食的了。

『是的，馬特維甫的家庭，就是這個樣子的。』那隣人說。『先前他們的家庭是多麼舒服。但是，把家一分，現在是弄得一無所有了。』

兒子什麼也沒有回答，房裏充滿着一種不快意的沉默，打破了這種沉默的，是把馬預備好了的，於幾分鐘前走進房來的彼得。他滿臉微笑，說：

『這使我想起在包爾遜的書本裏面的一個譬喻。』他說。『一個父親給他的兒子們一個掃帚，要他們折斷。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能夠折斷那掃帚的。可是，後來一枝一枝地折斷的時候，就很容易了。這很合於我們今天的情景。』他說到了這裏，大笑了一聲。『馬我全預備好了。』

「你如果預備好了的話，那末，我們就動身罷。」瓦西利說。『關於分家問題，老太爺，不要讓步！家庭是你創造的，你必得作主。萬一有必要的話，交地方官辦理罷。他會替你解決的。』

『但是，他們的行爲是如此，無論到什麼地方是這樣的。』老人帶着不可抑止的悲哀哭泣起來。『他們沒有一點處世之道。全是惡魔。』

這時，尼紀達已經喝完了第五杯茶。他並沒有倒放着茶杯，就放在他的旁面，想再飲第六杯。但是那茶壺裏，已經沒有一點開水了。主婦也不再煎茶了，同時，瓦西利正預備在穿他的皮外套。因此，尼紀達沒有辦法，也只好站起來，把那塊沙糖放到糖盒子裏去（這塊砂糖四圍都咬壞了）。他用短衣的角，把流着汗的臉上揩乾，於是穿上外套。穿了衣，沉重地歎了一口氣。向主人道了謝，告了辭，就離開那間溫暖的光明的有活氣的屋子，走向那黑暗的寒冷的門廊裏去。那裏風聲唳唳，吹着門響，

並且把那些雪，從那震動着的門縫裏吹了進來，在內面的地板上成了雪堆。從那裏，他走到那黑暗的院子裏去了。

彼得穿了一件羊皮短外套，站在院子中間的馬旁。一面微笑着，一面讀着包爾遜的幾句短詩：

『陰霾的風雪掩着天空，

風吹着雪花圍舞。

如野獸一樣地狂叫，

如小孩一樣地低泣！』

尼紀達表示贊同地點着頭，一面解開韁繩。同時，那老頭子，提一個燭籠到門廊來，引導瓦西利上櫟車去。他用這個提燈去照他，但一下就被風吹熄了。就是在那院子裏，也現出這個風暴比先前更厲害了。

『天氣多麼壞！』瓦西利想。『或者我們不能到那裏去。然而，有了

事情又不得不去。加之，我現在預備好了，主人家裏的馬也預備了去送我們，只願上帝送我們到那裏！」

那老頭子也是這樣的想，覺得他們是不走的好。但是他已經勸過了他們，他們總是不聽他的。所以也就不必再勸了。

『我這麼擔心，或許是因為我年紀老的原故。他們會安然地走到。』他想。『至少可以讓我們依時睡覺。今晚談話是談得够多了。』

彼得是一點也不覺得危險。他熟知道這一段的路程，和附近的地道。加之，他覺得那幾句詠風雪的詩，把院子裏的情景，真是描摹得淋漓盡致，使得他非常興奮。至於尼紀達，他實在是不想走，但是，他多年以來，就慣於服從人家，而失去了自己的主見。所以，結果是沒有一個人去挽留他們的。

五

瓦西利走出了門廊，在暗中探視，後來他看見了那橇車，走近車去，握住韁繩，登上了車。

『好了，請前面走！』彼得屈膝地坐在他自己的車上，打動了他的馬，瓦西利的棕色小馬，長嘶起來，聽見了有匹牝馬在它的前面，於是它也就跟着走了，他們走入了街道，走過了郊外，像先前一樣地走着同樣的路——這條路經過那晒衣的院子（雖說現在晒的衣服看不見了），經過那個堆着雪的從屋頂上吹着雪花的倉庫，經過那排悲寂地鳴響着的葡萄樹。於是他們又走進雪海了，這種雪上上下下地狂襲着他們。風是那麼的狂暴，當從側面吹來的時候，真的把橇車吹斜了，把馬也吹亂了脚步。彼得鼓着勇氣地驅着牝馬在前面走着引路，同時，這匹小

馬也緊跟着他們的後面，很快地走着。

走了十分鐘，彼得反轉頭來，講了幾句話。但是因為風聲過大，瓦西利和尼紀達都聽不到他說的是什麼。然而，他們猜想他們是到了那轉灣的地方了。果然，彼得向右面轉灣，風以前是對着側面吹，現在正當着正面了。同時在他們的右面，在雪光裏，可以看見一團黑影，那就是作爲轉灣的記號的那座矮的樹林。

「好了，再會罷！」彼得說。

「謝謝你！謝謝你！彼得君！」

「陰霾的風雪，掩着天空！」彼得重念了一遍，就走得不見了。

「天呵！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詩人！」瓦西利說着，又驅着馬前進了。
「是的，他是一個好少年，一個真誠的農夫！」他們一面走，尼紀達這麼回答。因為他不想失去在老人家裏喝了茶而生的那種溫暖，尼紀

達將衣服包好了自己，縮着肩膀，縮得鬚鬚掩着他的頸子，他完全沉默地坐在車上。在他的前面，有兩根車杠的黑線，老是欺騙着他的眼睛，他看去總好像是踏壞了的路線。他又看見那上下動着的馬腹和打着結子的被風吹着的馬尾，再在前面一點，可以看見那匹馬的高軛，和在頭上頸上動着的散亂的馬鬃。路標可以時時看見，他知道櫟車還在正路上走，用不着要去想辦法。瓦西利把韁繩放鬆，讓馬自己引導他走。那匹棕色馬雖說在村裏休息了許久，它還是不大高興走，似乎它時時要出正路似的。所以，瓦西利得時常把它引入正路。

『右面一個路標，兩個，三個！』他看見前面出現的那一團黑影，這變數着。可是，他以爲那黑影是一個森林，其實不過是一叢矮樹而已。他們走過了這叢矮樹，再走過五十碼的時候，看啊！也沒有森林，也沒有第四個路標了。

『不要緊，我們就會走到那座森林的。』爲茶酒所興奮的瓦西利這麼想着，他急拉着韁繩。那匹馴順的善良的小馬，縱使知道路是走錯了，然而仍是聽着驅使，隨意地慢慢地走着。又走過了十分鐘的時候，仍是沒有森林。

『我們又迷了路了！』瓦西利最後停住了馬，這麼大喊起來。尼紀達一句話也不響，跳下車來，把那件因了風吹而一時貼着他包着他的外衣捲起，奮力地走到雪裏面去。他找了這邊，又找了那邊，找了三次，結果什麼也沒有看見。最後，他只好又回到車旁來，從瓦西利的手裏拿着韁繩。

『我們必得向右面走！』他魯莽地決斷地說，就把馬引到右邊去。『很好！如果要往右邊，就向右邊罷！』瓦西利同意地說。他交了韁繩，把他凍了的手，籠到袖子裏去。尼紀達只對着馬喊起來：『現在，完全

靠你了，我的好馬！」然而，無論尼紀達怎樣地搖動着韁繩，那匹馬老是慢步地走着。無論什麼地方，雪都有一兩尺深。馬每跨一步，那橇車就在雪裏跳動着。尼紀達立即拿出那吊在橇車前部板子上的鞭子，向馬打去。因此，那匹到現在還沒有鞭打過的良馬，就開始跑起來。——然而，立即又走得很慢了。他們這樣走了五分鐘。天地之間全滿了雪，天色黑得可怕，他們簡直看不清馬的軛了。有時覺得那橇車已經站住了，那大地在向後面滑去。

突然間，那匹馬好像感着前面有什麼障礙似的，一下子就站住了。尼紀達放了韁繩，跳下車想走到馬的前面去，看看是什麼東西阻住了馬。在馬前他幾乎還沒有走到一步，他的脚一滑，就滾到一個斜坡下面去了。

「呸！呸！糟糕！」他一面滾下去，一面這麼喊，拼命地想止住自己，但

是無效。一直，等到他的脚抵到下面的雪堆的時候，他才停住了。同時，因他的掙扎，崖岸的雪塊墮落下去，落在他的頭上，還有一塊，鑽到他的頸子裏去了。

『畜生！』尼紀達一面是罵雪塊，一面是罵那山坡地說，同時掃去領子裏面的雪。

『尼紀達！尼紀達！』從上面傳來一陣瓦西利的叫喊。但是尼紀達沒有回答。因為他實在沒有時候，他要掃乾身上的雪，又要去找那根跌下坡來的時候失落了鞭子。後來找着了鞭子，他想爬上去，但是，却爬不上。每次去試，每次都跌下來了。所以他只好在底下跑着，去找一條上坡的道路。果然沒有走得幾碼，他就找了一個可以爬上岸去的地方，上了岸，他沿着邊緣，走到轎車的旁邊去。無論馬和車子，都完全看不見。但是，因為他是對着風的，所以在他看見他們之前，他早就聽見了瓦西利

的喊聲，和棕色馬的歡迎的長嘶。

『我來了！我來了！』他喊着。『爲什麼你要這麼大驚小怪？』

差不多走近了車子，他才看見那匹馬，看見瓦西利站在旁面，在這朦朧的雪夜中，瓦西利現得格外的大。

『你怎麼跌下去了的？』主人有點憤怒了。『我們非回去不可，至少要回到克雷司村去。』

『回去真好極了！』尼紀達說。『但是，我們如何走呢？如果我們跌到這山峽裏去了的話，休想再起來呢！我自己剛剛爬上來，真是要我的命了。』

『但是，我們總也不能就留在這裏。我們總要到什麼地方去。』瓦西利說。

尼紀達沒有說話，背着風坐在橇車的邊上，脫下靴子來，弄乾裏面

的雪。於是，他抓一把稻草，小心地塞進靴子裏去。

瓦西利什麼也不說，好像他現在把一切的事情都委之於他的僕人了。尼紀達把靴子塞好了，把兩隻腳擱在車子上，帶了手套，握住韁繩，驅着馬繞着那山谷前進。可是，還沒有走到一百碼，馬又不動了。在他們的前面，又有一個山峽。

尼紀達只好跳下車來，又到雪裏去探視。他走了許久，最後，他從轎車的反面出現了。

「你在那裏嗎，瓦西利老爺？」

「是的！」瓦西利回答。「現在又怎麼樣了？」

「找不出路來，太暗了。這附近有許多的山峽。我們還是要對着風走。」

他們走了一點兒遠，又停住了。尼紀達又跳下車來，到雪裏去找路。

找了路又爬上車去，但是，剛上車馬又停住了，只好又跳下去。到後來，他真像斷了氣的樣子，倚在車邊了。

「怎麼了？」瓦西利問。

「我真是精疲力絕了，馬也差不多是一樣。」

「那末，我們怎麼辦呢？」

「等一下。」尼紀達又走到雪裏去，但立即又回來了。

「跟着我走。」他在馬的前面走着的時候，這麼大聲的說。瓦西利到現在也不下命令了。只謙恭地聽尼紀達的吩咐。

「這裏來，跟着我！」尼紀達連忙向右一轉，又大聲地喊着。於是牠牽着馬的籠頭，引它向下面走過一個雪堆。開始那匹馬不肯走，後來它好像跳過那雪堆似的，向前面一衝。可是沒有跳得過去，齊頸輪地陷入雪堆裏了。

『快下車！』尼紀達喊着。這時候還坐在車子裏的瓦西利。於是握住一根車柱，用盡全力地想幫着那匹馬，從雪堆裏拖出那張車子來。

『用力！好馬！』他對馬喊着。『再用力拖一下，就好了！來！來！再好好地用力拖一下！』

馬也拼命地要拖出來，但是，總沒有效。後來，它好像在想什麼事情似的，站住不動了。

『來，用一下力，好馬！』尼紀達又向馬喊着。『來，還來一次！』尼紀達在這邊用力地拉着車柱。瓦西利在那邊拉着車柱。馬搖了一下頭，突然地又向前衝去。

『對的，這次一定要跳它出來！』尼紀達鼓勵地說。

又向前一衝——第二次——第三次——馬到底拔出了那個雪堆，暫時地站着不動，搖着身子，呼吸很艱難。尼紀達打算還在前面引

路，但是瓦西利因為穿了兩件重外套，把他壓得疲勞不堪，他只好又爬上車去。

『讓我休息一回罷！』他一面說，一面解鬆那條在離開那個村莊時候纏在外套領子上的手巾。

『好的，沒有什麼大害。』尼紀達回答。『好好地坐着。我來牽馬。』瓦西利就坐在車子裏，尼紀達在前面牽着馬走。大約走了十碼的時候，走下一個斜坡了。於是，他們退回來幾步，到底是停住了。

其實這個地方，並不是一個真的山峽。那裏的雪從山上吹來，聚集在那裏，差不多比人還要高。不過有一部分地方，因為山角遮住了風，可以暫避一下。所以，暫時覺得風是小了些，可是這種時間並不長久，他們一走過那地方，就好像要補足剛才的風雪的靜止似的，那種圍攻着他們的風雪，比以前更十倍的狂暴了。瓦西利跳下車子，正想去和尼紀達

磋商辦法的時候，忽來一陣狂風，他們只好蹲伏着，等風過去以後，才開口說話。馬也伏着耳朵，不高興地搖着頭。風勢稍息的時候，尼紀達脫下手套，夾在帶子裏，用口吹熱着手，把軛上的繩子，解了下來。

『你解開那繩子幹什麼？』

『因為再沒有別的辦法。』尼紀達謝罪似的回答。『我現在真是精疲力竭了。』

『再不往前走了嗎？』

『不，我們就再走下去，也不過把馬累死罷了。』尼紀達一面說，一面指着那匹耐勞地站在那裏待命的馬，但是那匹馬已經是疲勞到了極點。『馬是情願的，但是它這樣站着很苦。沒有辦法，只好在這裏過夜了。』

尼紀達好像是提議投宿旅舍似的說着，就去解馬頸子上的皮帶，

把那兩個頭輪拿下來了。

『但是，在這裏不凍死人嗎？』瓦西利說。

『怎麼辦？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就是尼紀達的回答。

六

瓦西利穿了兩件厚外套，特別是他在那雪堆裏勞動了以後，他是不感覺一點寒冷。然而，他知道他們不得不就在那裏過夜的時候，他的背上就縮縮地冷起來。因為要鎮靜着他這種驚恐，他坐上機車去，取出火柴和煙捲了。

這時候，尼紀達已經把馬具下完了。解了肚帶和鞍子，取開了韁繩，鬆了皮帶，取去了馬軛，快活地對馬談着話了。

『你出來，你出來！』他一面把馬從車杠裏牽出來，一面又這麼說。

『我你替把口鎖解下來，繫在這裏，並且我給你一點麥桿！』他照這樣做好了，又對它說：『吃罷！吃了就會好點的！』

然而，並不因尼紀達的說話，馬就舒服起來，它屁股對着風站着，煩躁不安，時時移動那幾隻腳，想走近橇車去，在尼紀達的袖子上，擦着它的頭。尼紀達從橇車裏取出來的堆在它鼻子下的麥桿，它似乎不便拒絕，但是它立即決定這個時候不要吃它，把它棄掉了。於是風來把它捲了去，埋在雪裏了。

『我們必得做一個記號！』尼紀達說，把那橇車轉過一點遮住着風，用肚帶纏緊車柱，靠着避泥板把車柱豎了起來。

『如果有人從這裏過身，見了這個車柱，能夠知道我們被雪埋住了，可以把我們掘着出來。這是我從前人學來的方法。』他一面說，一面拍着手套，帶上手去。

這時，瓦西利解開皮外套，躲在裏面在一個鋼鐵盒子上打洋火，但是因爲他的手冷得打顫，他完全失敗了，不是打不燃，就是打燃了，剛剛拿去點煙捲的時候，又被風吹熄了。最後，一枝火柴燃得通亮了，照着他的外套上的毛，照着他那隻彎曲的帶着金戒指的手，指照着那些從粗布底下突出來的蓋着雪的麥桿。於是煙捲也燃着了。他用力地吸了兩口，把煙吞了下去，又從口髭裏噴出來。他正想吸第三口的時候，一陣大風，吹去了那枝煙的燃着火的頭子，把那個同一束麥桿，一齊替他吹走了。

然而，就是這兩口煙，已經够使他舒服了。『如果我一定要在這裏過夜，就在這裏過夜好了。』他勇敢地說。『等一下，我要把旗掛起來。』他拾起那條從頸上解下來拋在車板上的手巾，脫了手套，爬上那塊遮泥板，顛着脚尖，拿着肚帶，把這條手巾緊緊地結在那車柱的頭子

上於是，那手巾立刻很厲害地飄動起來，一時吹得緊貼着那車柱，一時又吹開了，吹得吱吱作響。

『這不是很妙嗎？』瓦西利一面下來，一面這麼說，似乎對他這次所作的事，特別高興。『如果我們兩個能夠躺在一處，一定可以溫暖些，但是，沒有一個可以容得下我們兩個人的地方。』

『不要緊，我將爲我自己找出一個地方來。』尼紀達回答。『只是，我先得把馬蓋好，因爲它流了許多汗，並且疲勞極了。等一會！』他走近車旁，從瓦西利的底下，拖出那塊粗布來，摺成兩層，從馬背上取下鞍來，把這粗布蓋上去。

『這樣你會暖和一一點，小傢伙！』他一面說，一面把鞍子再放上去。『現在，』對瓦西利說。『你若是不用，今晚上把那帷裙給我罷。還給我一點乾草。』於是，在瓦西利的底下，他取出了帷裙和乾草，走到轎車的

背後，掘了一個洞，在那裏鋪着乾草。他低低地帶着帽子，用外套把身子包好，上面蓋着那條帷裙，背靠着那輛車坐在那乾草上面了，那輛車可以防止風和雪。

瓦西利平日對於農夫的粗野的行爲，老沒有同感的，所以現在看見尼紀達這種行爲，搖頭地表示不大贊同。於是，自己也預備睡覺的手續。第一他把剩在櫛車裏面的乾草弄平，把臀部地方的草弄厚了一點。帶着手套，睡了下去，把頭部放在接近遮泥板的稍稍避風的那隻角子裏。

無論如何，他總是睡不熟，總是睡着亂想。他所想的是唯一的構成他生活中的誇耀理想，目的和快樂。就是賺錢，賺更多的錢。他想着他的朋友賺錢的方法，想着他們如何地使用這種方法，想着他像他們一樣，使用這種方法，可以賺更多的錢。哥維亞森林的購買，似乎對於他是一

件很重要的事。因爲這個森林，他希望一舉可以賺得一萬盧布。他今年秋天，到那裏去看了，就暗暗地把那個森林的樹木的價值計算着了。

『樅樹可以做車臺，好的可以做棟梁。』他自己想。『斫了大樹以後，還剩許多可以做柴料的樹木。』這樣計算起來，這個森林價值的總額，約值一萬二千盧布。因爲沒有列表，數目還不能完全確定。『沒有關係，』他又想，『我一萬也沒有出，只給他八千，並且拿着樹少空地多做口實，叫他減點價。我要用一百盧布或是一百五十盧布去賄賂那個測量師，他至少可以多量幾畝地給我。山主對於八千盧布，一定很高興。我已經帶來了三千盧布的現金。』瓦西利一面想，一面用肘去觸他的口袋。『這一定可以溶化他，誰知道在那轉灣的地方就迷了路，這森林和林主一定就在附近。他的狗應該聽見我們。可惡的東西，它們應當吠的時候，又偏不吠了。』

他把外套領子翻轉來，用心地聽着。除了風聲，除了那條繫在車柱上的手巾，在風中的響聲，除了落在糧車上面的雪聲以外，就什麼也聽不見了。他只好把領子又翻轉來，蓋着耳朵。

『我要是知道今晚停在這裏，』他想。『到明天再動身，不是一樣。只遲了一天。另外，那些競買者也決不會去的——在這樣壞的天氣。』他忽然地想到了九號肉店裏要來付他的綿羊錢。

『我必得回去收錢。他不能給虧我吃。然而，我的太太一點也不會做買賣。實在，她對於什麼人都不會談話。』他記起昨天過節的時候，地方官來做客，他的妻不善和他談話的事了。『她是一個女人，就是如此而已。在我和她結婚之前，她曾見過什麼？她的父親，是一個小康的農戶。一個不值錢的農場，就是他全部的財產。這十五年來，我是怎麼經營的。一個商店，兩個酒舖，一個磨房，一個倉庫，兩處租借出去的田地，一個有

貨棧的鐵屋頂的別莊。」他覺得很驕傲。「我想，同她的父親，是有點不同。實際，在這個地方，誰是首領呢？當然是瓦西利！」

「怎麼弄到這樣的呢？」他又想。「因為我是專心工作，不像旁人那樣，又懶怠，又愚笨。我從沒有睡過一整夜的覺，不管它有沒有風雪，有事要出去的時候，我必得出去的。他們以為我是愚蠢，恥笑我賺錢。但是不要緊，瓦西利是勤勞耐苦，甚至要弄到頭痛的。如果是必要的話，像今晚一樣，在野外過一夜，免得失掉時機。就是睡不熟，也不要緊。能够想這些事，是可以當眠的。」他又驕傲地推想着。

「有許多人總以為發財是機會。狗屁！只有一個米洛諾甫有一百萬家財。勞苦地做工，就會發財的。只要上帝給了強健的身體，這就很够了。」

他一想到會有一天他也將變成白手起家的米洛諾甫的時候，瓦

西利興奮不堪，真想有個人同他談話。但是，那裏沒有人。要是到哥維亞的話，就可以和那林主大談了。

『天啊！怎麼要這樣大吹！』他聽着風聲，和風吹着雪打在遮泥板上的聲音。『雪是這麼大，明天早晨，或許我們又不能動身。』

在這白色的朦朧的渦卷之中，只看見馬頭馬尾和蓋在它身上的粗布。風時時吹着那布角飄動，在橇車的前後周圍，也是渦卷着這同樣的白色的雪堆。一時變得明亮，一時又變得朦朧。

『我真是蠢，不聽尼紀達的話就好了。』他想。『我們應當再前進的。我們總會走到一個地方。也會又走到克雷司村去。到了那裏我們就到達拉司家裏去借宿，真是妙極了。但是，我們要守在這裏過夜！這有什麼好處？上帝是只酬報勤勞的人，不酬報懶漢和愚人的。我必得再抽抽煙看。』

他坐起來，拿出一枝煙，彎着腰，爲避免風吹用外套的口子包着火柴。但是，風仍是吹進來，把火柴一根一根地都吹熄了。到底燃了一根，吃起香煙來了。把香煙抽成了功，他心中非常高興。雖說風比他自己還抽得快，他抽了三口，他已經是很舒服了。他又坐直身子，把衣服包緊自己，開始亂想着各種各樣的事情，等到突然地失了意識，他才昏沉地睡去了。

立即好像有什麼東西擠他似的，他又醒了。不知是那匹馬在他底下拖草，還是他內面有什麼打擾的東西，總之，他是醒了。他的心跳動得那麼厲害，似乎轎車的全部在他的身下搖動着似的。他開了眼睛。周圍的情景，除了較前稍微光亮點以外，一切都是如故。

『天快亮了，』他想！『馬上就要天明了！』

他立即想起現在明亮些，因爲是月光升起了。他起來，去看那匹馬。

它還是屁股對着風，站在那裏全身打顫。它背上的蓋着雪的粗布，當風的那一面，已經捲起來了，馬尾韉已經滑到一邊去，馬首和鬃毛，俱被雪花遮掩，看不清了。至於尼紀達，仍是像他坐的時候那樣蹲伏在那原處，他的雙腳和包着他的頭的帷裙上，都積滿了雪。

『一個農夫是不會凍死的，』瓦西利一面這麼想，一面靠着樵車的背看着他。『不，並不是因為他穿了一點衣服。他能信賴這個。但是，農民總是蠢傢伙，沒有受教育的蠢傢伙！』

他想把那塊蓋在馬身上的粗布取下來，蓋着尼紀達。但是起來太冷了，並且，他又怕把布拿開了，馬又會凍死。

『我帶尼紀達來幹什麼呢？』他想。『這都是她的愚笨所致。』他又想着他的妻。於是他又坐回他的原處來。『我的叔叔像我今夜一樣，在雪裏過了一晚，』他又想着，『但是，沒有一點損傷。可是，西巴司丹也』

在雪裏過了一夜，掘出來的時候，』他想起另外一個例證。『已經死了，屍體凍得硬挺挺的了。今晚在克雷司投了宿，豈不是很妙。』

更小心地把外套包好，毛皮一點也不空費它，從頭至膝緊緊地包着，閉着眼睛，想再睡下去。但是，無論他怎麼樣，總是睡不成，反之，他醒得更清楚了。他又開始計算和記憶高利的債務。他又估量自己的價值，又慶賀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

但是，他每個想頭，都爲一種恐怖，爲一種沒有在克雷司村投宿的追悔和煩惱所打斷。

『想想看，要是投了宿，』他喃喃地說，『這時候，我不是睡在一張溫暖的床上嗎？』

他在那裏翻來覆去，總不容易找個安然的避風的地方，並且，每換一個姿態，比以前就更不舒服。到後來，他起了身，完全換了地位，小心地

包着他的兩腿，閉着眼睛，想好好地睡去。在他的堅固的雪鞋裏緊縮着的脚，有點痛起來。或者是風吹着他，他這樣又沒有睡許久，憤怒地想到這時若是在克雷司村的時候，豈不是睡在一個溫暖的屋子裏，他這麼一想，又起了身，包着外套，再躺下去睡。他覺得他好像聽見了一次雞鳴，於是他轉下外套的領子，在歡樂的震動中，專心地傾聽着。無論他怎麼去聽，除了車柱裏的風聲，手巾的飄動聲和落在橈車的後部的雪聲以外，什麼也聽不見了。

尼紀達仍是先前一樣地蹲坐在那裏。他沒有動過一次，也沒有回答過瓦西利，雖說瓦西利叫過他好幾回。

『他似乎很容易睡。』瓦西利一面想，一面靠着橈車的後背，望着那雪蓋着的尼紀達。

總之，瓦西利一時起來，一時睡下，至少有二十次。他覺得這漫漫的

長夜永無窮盡。

『現在總快天明了。』他又坐起來朝周圍一望，這麼想着。『怎麼樣，看看錶看？不，解開了外套，我會冷死。然而，要是知道快要天明的話，事體又好點了。我們可以備馬出發了。』

在瓦西利的心裏，他完全知道天明還差得遠。其實他非常驚恐，他希望證明他的假設，欺騙他自己。後來，他小心地解開了外套，伸進手去，摸着背心。很費力地才拿出那個銀質的雕着花的錶來。他看着，但是沒有光，一點也看不見。他又像抽煙的時候那樣的彎着腰，取出火柴，想打燃一根。這一次他做得更巧妙，選定了一根粗頭子的火柴，所以下就打燃了。把錶拿到光下一看，他真不能相信他自己的眼睛！還只有一點十分。整個的夜正輪在他的前面。

『哦！漫漫的長夜呵！』他呻吟地說。覺得背上一陣寒意侵來。又扣

住着外套，包着自己，坐到轎車的角落裏去。他忍耐地等待着。

突然地在單調的風聲以外，他聽見一種新的聲音，那是一種活東西的聲音。這聲音愈來愈高，高到聽得很清楚的時候，又低得漸漸地消去了。這種東西是很容易確定的。這是一匹狼，狼來得很近了，它的下顎動的時候，風在它的叫聲中，變換着它的聲調。瓦西利轉下領子，露出耳朵，細心地聽着。馬也豎着耳朵靜聽，並且當那種叫聲停止的時候，它換脚步，不安地鼓着鼻。此後，瓦西利更難得睡了。並且不能鎮定他自己了。他愈想着他的事業，賬目，名譽，資格和財產，他愈感着恐懼。在一切的思想之上，同這些思考混雜着的，是一個固執的疑問，『爲什麼不在克雷司村過夜呢！』

『什麼森林地主隨它去罷？』他想。『我希望不惹它們就好了。要在這裏過一夜！有人說飲了酒的人會凍死的，可是，我今晚上偏又飲了』

酒。」

這麼一想，不知是因為寒冷，還是因為恐懼，他覺得全身都顫慄起來。他照先前一樣地蓋着東西，躺下車去，但是已經不可能了。他不能就是這樣，覺得必要起來，想個什麼法子來制止這個恐怖，然而對於這個，他覺得沒有能力。他又把香煙和火柴取出來，但是火柴只剩有三根了。並且都是最壞的東西。不用說這三根火柴都沒有打得燃。

『惡魔帶你去！畜生！去吊死罷！』雖說不知道他在罵那個，他是這麼地在咒罵着，他一面罵，一面把那枝捏壞了的香煙拋了去。火柴盒子也預備丟掉，停了一下，把那個盒子放在口袋裏去了。他感着一種大大的不安，他不能老是停在那裏，從轎車上跳下來，背對着風地站着，又把帶子低低地緊結在下面。

『爲什麼要躺在這裏，等死嗎？』他突然地想起一個念頭。『爲什

麼還不騎着馬走呢？馬背上只騎一個人，不會再跑不動了。」他又想着尼紀達。「哦，他死了有什麼要緊。他的生活有什麼意義？他死了也毫無損失。然而，我生活的意義是很大的。」

他解開了馬，在它的頸上，上了韁繩，想騎上馬去，但是因為他的靴子和外套過重，幾次上去又幾次落了下來。於是，他先登上橇車，想從車上騎馬，可是那車子在他的重量之下搖動着，又把他跌下來了。到了第三次，好好地站在車子的邊上，畢竟爬上馬去了。他向前移動了些，腳可以跨在馬背上，腳板可以踏在鐙子上了。但是，橇車的搖動，驚醒了尼紀達，他坐了起來，似乎對瓦西利說了什麼話。

「喂！蠢東西！」瓦西利喊起來。「把我弄到這個地步，都是聽了你的鬼話！」他說着，扯外套蓋着膝頭，轉着馬，向着他認為是林主任的那方走去。

七

尼紀達用帷裙蓋着了身子，蹲伏在橇車的後面，一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動過。他像那些和自然接近慣於艱難困苦的人們一樣，他的忍耐力很強，一件事能够等幾點鐘甚至於等幾天，而不心焦，不生氣。他聽見他的主人叫了他兩次，他沒有回答他，唯一的理由，因為他不想動，不想做聲。他坐下去的時候，一則因為他在那村莊裏喝飽了茶，二則因為雪堆中勞動了以後，他覺得很溫暖，但是，他知道這種溫暖不能長久地保存的，無力去恢復它，因為他已經是疲勞得要命，好像一匹任你用重鞭打它而疲得不能前進了的馬。他的主人知道不給他休息一會，不給他一點食料，是再也走不動的了。加之他的一雙腳，在他的破靴子裏，凍得麻木不仁了。他的大腳趾，完全失去了知覺，身體的全部，也愈來愈冷了。

所以，他想到今晚上他是會凍死的。但是這種想頭，於他並不特別的討厭，也不特別的恐懼。這種不恐懼不討厭的原因，因為他那種永無休息的不間斷的勞苦的生涯，他已經感着厭倦了。加之，在侍奉瓦西利這樣的主人之外，他時常感到還依賴着那個給他降生到這世上來的天主，他知道他死了，他仍然會到天主那裏去的，並且天主會好好地對待他呢。

『離開這個我生活着的慣過了的生活，我覺得難過嗎？我就是去，我不能幫助我自己，頂好爲着新生活準備。』他想。

『我的罪』他記起了他的狂飲，因飲酒浪費了金錢，欺侮他的夫人，他的詛咒，他不去做禮拜，他的不守齋期，及其他種種牧師在懺悔時候譴責他的事體。『當然，這些都是罪！我也從沒有否認過。但是，這是上帝使我如此的。多麼大的罪啊！因了這樣的罪，我將來不知道會變成個

什麼？」

他想到今夜的事情的時候，那種念頭那種茫然的記憶他都不想了。他只想着馬霞的到來，工人的狂飲，他自己的戒酒，這次的旅行，達拉司的家，在他家裏的關於分家的談話，他的小孩子，那匹現在蓋了粗布一定要溫暖些的馬，和在轎車中展轉反側，弄得轎車搖搖作響的主人。

『是的，我在那裏飲了許多的茶，並且是疲倦了，』他想着。『我本不想再動身的。我真不想離開那安樂的生活，到這雪洞裏來送死。但是他偏想走。』這一切記憶在他的腦中轉來轉去，漸漸地入了睡鄉。

瓦西利騎馬的時候，搖動着轎車，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了。轎車震動得那麼猛烈，不住地旋轉着，使得一根車杠，打在尼紀達的背上，強迫地變換了他的地位了。困難地伸着兩隻腳，搖着腳上的雪，稍稍坐起身子

來，立即全身感着一陣酸痛。開目一看，就知道瓦西利的主意了，他只要他留下那塊粗布，因為馬再無須要這個，而他，却可以用來蓋蓋自己。他把這件事呼喊他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一點也沒有留心他，在雪霧中就走得看不見了。剩着尼紀達一個人，想着自己怎麼辦好呢？他覺得他自己沒有去找人家的力量。同時他也不能再睡到那雪洞裏去，因為已被雪充滿了。就是爬上橇車去，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再沒有另外蓋身的東西，他那件禮服和短皮外套，已經不能使他溫暖了。他現在凍得只穿一件襯衫似的，再受不住寒冷了。

他苦悶着。

『神啊！在天之神啊！』他大聲地喊起來。但是，他覺得在那裏的並不只他一個人，還有一個聽他的話的永不棄他的人，因此，使得他心安了。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又用帷裙蓋着頭，爬上橇車去。睡在主人原先

睡覺的地方。縱然如此，他仍是冷。開始，他全身打顫，後來，身體不顫動了，完全失去知覺了，不知是死了，還是睡去了。但是，無論對於那一件，他感覺他是準備了。

八

瓦西利用脚和韁繩驅着馬，向他不知怎的認爲是哥維亞森林的那方走去。雪花濛住他的眼睛，風似乎要留住他似地吹着，但是，他向前彎着腰，時時摺合着他的外套，遮住他的膝頭和使他的坐位不舒服的冰凍的鞍褥，不停地打着馬走。馬雖是行路艱難，仍是照着指揮的方向，帶着平日馴良的態度走着。

瓦西利向前約莫走了五分鐘。前面似乎只有馬的頭，馬的雙耳，和一片茫茫的雪海，只聽見風聲吹過馬耳，和在自己領邊吹着的聲音。突

然地，前面浮出一團黑影。他心中跳動起來，滿存希望地向那地方走去，他早以為這是一個村落的房子的牆壁。但是，這團黑影不是固定的，一時向左右搖動。其實這並不是村莊，只是一叢在雪裏突出來的高艾，每次一陣風來，就偏向一邊去，並且在那些艾莖裏，發出來一種嘯聲。不知怎的，瓦西利看見艾草被殘酷的風這麼蹂躪着的樣子，使他滿身戰慄。他從艾草那裏轉了一個方向，不注意着它們，急忙地驅着馬走了。和先前走的方向完全不同，現在是斜行的了。他想着他仍是向着那森林的方向走的。那匹馬老是向着右邊，瓦西利引着它朝左邊走。

在他的眼前，又第二次地現出黑影來，他滿心歡喜，因為他覺得這一定是一個村莊了。可是，這又是一叢艾影。在乾枯的艾桿中，像先前的樣子，風吹得發叫，使瓦西利感着一種恐懼。這一塊艾地和先前那塊是一樣，風吹得發叫，使瓦西利感着一種恐懼。這一塊艾地和先前那塊是一個樣子，只有一點不同，就是在這一叢的旁邊，有馬蹄的痕跡。在這些

痕跡上，輕輕地蓋了一層雪影。瓦西利停住了馬，身向前屈着，過細地看着那痕跡。一看，那些都是小蹄子的印痕，上面蓋着的雪，還是剛才鋪上的。總之，這是他自己的馬的蹄印。他恰好繞了一個小小的圓圈。

『碰鬼了！』他這麼想着。他恐怕爲恐怖所屈服，比先前更猛烈地打着馬走。時時注望着他眼前的渦卷的白雪，似乎在那裏看出一個黑點了，但是，過細一看，又不見了。有一次他似乎聽見了狗吠或是狼叫的聲音，可是那種聲音是那麼柔弱，是那麼不確定，他不能斷定他是真的聽見了，或是他想像的。於是，他停住了馬，小心地聽着。

突然地他聽見一種奇怪的嚇人的叫聲，他身子下面的東西，似乎都在顫動。他抓住馬鬃，知道馬鬃也在震動。同時這種叫聲，愈來愈悽慘了。一下子瓦西利想不出來，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那知是他自己的那匹馬，不知是鼓勵它自己，還是求救，它帶着粗厲的咽喉的聲音

長嘶起來。

「畜生！把我嚇壞了！」瓦西利喘着氣。他雖說知道了事體的真相，他仍是有點恐懼。

「不要怕，我要鎮定！」他想。但是沒有一點效果，他完全失去自制力了，仍是驅着馬前進。他現在沒有注意到他是順着風走的，並沒有逆着風走了。他全身冷而又痛，特別是下部，靠着鞍褥而沒有蓋着外套的地方。手足都顫得厲害，呼吸也喘息着了。他覺得他一定要死在這個可怕的雪野之中，並且是無法可救了。

忽然地，馬又陷入一個雪堆裏，呻吟着猛烈地掙扎着，到底是橫倒在地上了。他跳下來，連忙把腳鐙和鞍褥弄好，他還沒有騎上去，馬就站起來了，向前面跳出幾步，長嘶起來，拖着粗布和馬具，走得不見了，剩得瓦西利一個人攔淺在那雪堆上。瓦西利跑上去追它，但是雪積得過深，

皮外套又那麼重，每走一步，雪都要掩到他的膝頭，還沒有走到一二十步，就氣喘力竭，非停止不可了。

『森林，羊肉，租地，商店，屋店，鐵屋頂的別莊和倉庫，我的承繼人——我和這一切都要告辭嗎？』他想。『就這樣告終了嗎？不，不行！』

不知怎的他想起了在風前搖動的他騎馬走過兩次的艾叢了。爲這種恐怖所侵襲，他幾乎不相信現在所遭遇的事情是真實的。『我都是在做夢呵！』他想着，似乎想喚醒他的夢。但是他並不醒。真實的雪打着他的臉，在他的身上堆積起來，失了手套的右手，已經凍得不能動了。真是在一個荒漠無人的野外，他一個人被遺留在這裏，——孤寂得像艾叢一樣。在這裏，等待着那迫在眉睫的不堪設想的死。

『天啊！節制的模範者尼可拉聖父呵！』他一面喊，一面想起了昨天的感謝禱告，穿着金衣的黑臉的聖像，和爲聖像點的蠟燭。這些蠟燭

他已經賣去了的，剛一點燃，他就把它們弄熄放到箱子裏去了。他現在立願獻上感謝的禱告和許多蠟燭，請求這奇蹟的尼可拉聖父從他的命運裏救他出來。他完全明白，那些聖像的臉，法衣，蠟燭，牧師和感謝的禱告，在教堂裏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這個荒漠無人的雪野，什麼用處也沒有。並且這個目前的危險，與蠟燭和禱告一點也不聯絡。

『我仍是不要絕望！』他想。『我只能照着馬跡走去。這會引我走到一個什麼地方的。只是不要太快了，否則，又會陷到一個雪堆裏去，那就更糟了。』

雖說他是決定要慢慢地走，但是，他不覺地提快着脚步，忽然地跑起來了，倒了下去，爬起來，又倒了下去。加之，雪淺的地方，馬跡又看不大清楚。

『完了！』最後他這麼說。『我簡直沒有跟着馬走，我完全是迷路

了。」

他剛說這句話，偶一抬頭，看見前面一個黑東西，那是他自己的那匹棕色馬。不僅是馬，車柱和手巾都在那裏。馬站在轎車的旁邊，粗布和馬具都拖在下面。但是，站的地位，和先前有點不同，因為它現在正站在車柱子的下面。它的頭因為韁繩絆住了腳，低低地垂着，不住地在搖動。看起來，瓦西利就在先前尼紀達失事的那個山峽裏盤桓了一頓，那匹馬想一直把他載到轎車的旁面來，並且瓦西利從馬上落下來地方，和轎車相隔只有五十步！

九

走近轎車去，瓦西利一把抓住它，許久沒有動，鎮定鎮定了自己，回復了徐緩的呼吸。在原來那地方，沒有看見尼紀達，但是，在轎車裏，睡了

一個人，身上堆滿了雪，瓦西利猜想這一定是他的僕人。瓦西利的恐怖，到現在完全消去了——如果還有一點的話，那就是他記起他在馬背上的可怖的戰慄，和一個人留在荒野的驚惶。無論如何，他決不再恐懼了，爲要避開這種恐懼，他必得做些事，想些事。他先背對着風地站着，把外套解開，涼涼自己。又好好地呼吸了一回，搖乾靴子和左手套裏面的雪，他的右手套早已失落了，大概現在是躺在雪裏面幾寸深了。正像他平日走出店去買農夫們運來的穀物所慣於做的一樣，他緊緊地結了一下腰帶。他這麼做了以後，開始工作了。第一要做的事，是要把那隻韁繩絆住的馬脚解開，解了韁繩，把馬繫到先前繫過的那塊遮泥板的端上去。其次，他剛走到馬的後面，想把粗布和鞍褥去弄好的時候，他看見轎車裏面有個東西在蠕動，於是從蓋着的雪的下面，露出尼紀達的頭來了。這個凍僵了的人很費力地稍稍坐起來一些，好像驅蚊子似的在

他的面前做着很奇怪的手勢。他這麼做的時候，瓦西利以為是和他談話，或許是以為在叫他的名字，於是就丟着粗布鞍褥，走近轎車去。

『你現在怎麼樣？』他問道。『你說什麼？』

『我，我只是要死了，……』尼紀達艱難地喘氣地回答。『把我的工錢，給我的孩子，或是給我的內人——無論誰都可以。』

『你凍壞了嗎？』瓦西利說。

『是的——並且要凍死了。我很知道。』尼紀達帶着窒息的聲音回答。仍然像驅逐一隻蚊子似的手，在面前不住地搖動。『因為上帝，請原諒我！』

瓦西利一會兒沒有動，也沒有說一句話。忽然間，好像他在做一種好賣買的時候那樣的決然的態度，他退了一步，轉着衣袖，把尼紀達身上和轎車上的雪搔去。搔去了雪，他解開了帶子，打開了皮外套。把尼紀達

推直了一下，就睡在他的上面，是那樣子睡着的，尼紀達簡直被他蓋着了，不僅是他的皮外套，幾乎是他的溫暖的身體的全部。他用外套的邊把尼紀達和糧車包住，用兩膝壓緊它。瓦西利俯首地睡着，頭靠在前面的遮泥板上。沒有去聽馬的動靜和風的聲音，只專心地聽着尼紀達的呼吸。尼紀達許久許久沒有動。過了一會，長歎一聲，微微地動着。」

「好了！你瞧！你說你要死！」瓦西利說。「你靜靜地躺着，身體就會溫暖起來。於是我們……」

大驚之餘，瓦西利覺得再無話可說。滿眼充溢着淚珠，下顎震動不已。他突然地停了話不說，把其餘的東西，都吞下咽喉去了。

「我把我弄得多麼柔弱多麼膽怯了呵！」他想。但是，這種柔弱對於他不僅不感覺不愉快，並且給他一種未曾經驗過的快感。

「是的，我們這樣子是好極了。」他一面對自己說，一面感着一種

快活的感情。他又靜靜地躺了許久，只在皮外套的毛皮上揩着眼睛。因為風時時把右面的外衣吹開，他又好好地蓋住他。但是，後來他覺得非把他這種喜悅之情，告訴那一個人不可。

「尼紀達！」他喊。

「好一點了！我的身子現在暖了。」來自底下的人的聲音。

「尼紀達！我的老朋友！我想我們是完了的。你會凍死，我……」

瓦西利的雙頰又是一陣顫慄，眼角滿了眼淚，所以他再說不下去了。

「不，這沒有好處，」他對他自己說。「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所知道的。」他又沉默着。他仍然不動地睡在那裏。從底下尼紀達的身體，和上面的皮外套，他漸漸地覺得一身有點熱氣了。只是上下壓住外套邊的手脚，凍得麻木不仁。特別是那隻沒有手套的右手，凍得完全失了知覺。

他絕不想到他的手和脚，他只想着要如何才能夠更溫暖這個睡在他底下的農民。

他看了幾次馬，背上是光的，因為鞍褥和粗布，都滑了下去，躺在雪上了。他覺得要去把馬蓋好，但是，就是一會兒工夫，他也不能決定離開尼紀達而破壞他現在所有的這種快樂。至於他的恐懼，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實在的，這樣子一來，就不要緊了。』他帶着平日對顧主說話時候那種吹牛的口調，對他自己說着這次關於溫暖尼紀達的事。

他睡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但是完全沒有注意到時間的過去。開始在他眼前出現的，是風雪，車轆和在高軛下面的小馬的模糊的印象。其次這些印象一變，便想到過節，想到他的妻，想到地方官，想到蠟燭箱，但是在蠟燭箱的下面，躺着一個尼紀達。於是，他看見了許多農民在

他的店裏做生意，看見了他的屋子的鐵頂白牆，但是，在這牆壁的下面，又躺着一個尼紀達。此後一切的東西都變爲紛亂了。這種和那種混合起來，最後，各種各樣的印象，變得像許多顏色的虹，只以一度白光出現的時候，他就睡熟了。他沒有做夢地睡了許久，剛要天明的時候，又浮出了許多幻境。他似乎站在那個蠟燭箱子的旁邊，老婦人狄火諾瓦要買一枝五戈貝的蠟燭過節。他取出了蠟燭，要給那老婦人的時候，不知怎的，手在衣袋中膠住了。於是，他想在箱子的周圍走走，但是脚也提不動。他的新的擦得很光的皮鞋，釘在地板上了。因此，他連皮鞋也提不動了。

突然地那蠟燭箱不是蠟燭箱了。但是，那是一鋪床。在那床上，瓦西利俯面地睡在那裏——睡在他家裏的自己的床上。他睡在床上，老是起不來；雖說是非起來不可。因爲地方官就要來看他，他必得同他去購買森林，或是即刻要預備馬——他不能確定是什麼事。他問他的夫人

『他還沒有來嗎？』她回答說：『還沒有來。』於是，他聽見有誰來到大門口了。這一定是地方官了。不是，那是一張車子走過去的聲音。『他還沒有來嗎？』他又問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又回答，『還沒有來。』他只好又睡在床上，不能起來，老是等待着。等待於他很痛苦然而又很快樂。果然，他這種快樂實現了。他等待着的人到了。可是這個人並不是地方官，是另外的一個人。雖說是另外的一個人，然而他真的期待着的人。那個人一進房來，就叫他。這個叫他的人，吩咐他睡到尼紀達的身上去。瓦西利對於這個人的來訪，心中充滿着歡喜。『是的，我去。』他快活地喊起來。這種喊聲把瓦西利自己叫醒了。

是的，他醒了——比起他睡的時候來，他現在完全是兩個人了。他想起來，但是不能。他想移動他的手脚，但是也不能。於是，他想轉動他的頭，可是也是不能。這使他很驚奇，但是他一點也不困惱。他記起了尼紀

達睡在他的下面，他現在身子很溫暖，又活着了。他覺得他就是尼紀達，尼紀達就是他，他的生命沒有在他自身的內面，只在尼紀達的內面。他細心地聽着。聽着呼吸的聲音了——是的，這是尼紀達的微弱的深沉的呼吸。『尼紀達還是活的。』他勝利地喊起來，『那麼自己也是活着的了。』

他開始想起他的銀錢，他的商店，他的房子，他的買賣和米諾羅夫的百萬的家財。他不懂得爲什麼像瓦西利這樣的一個人，爲什麼老想着這些事情。『那個人是不知道什麼事情是最偉大的呢！』他想着那個以前的瓦西利了。『他永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的，我現在確實地知道了。到底，我是知道了。』

他又聽見那個以前叫他的人在叫他了，他的全存在，似乎都感着歡樂和敬愛地回答：『我來了，我來了。』因爲他畢竟身體是自由了，再

沒有什麼東西束縛他了。

真的，瓦西利在這世上再看_不見聽不到感不着什麼東西了。

在他的周圍，風雪仍是繼續地下降。同樣的雪的渦卷，蓋滿了死去的瓦西利的外套，蓋着了顫動的棕色馬，掩沒了幾乎看不見的櫟車，蓋着斜臥在死了的主人的身體下面的還活着的尼紀達。

十

剛要天明的時候，尼紀達醒了。一陣嚴寒刺透他的肩背，使得他立起身來。他也正做了一個夢。他從磨坊裏替主人推了一車麵粉，他沒有從橋上過河，從淺水的地方推過，於是就陷在那裏了。他爬到車下去，想用背骨抬起這個麵車來。奇怪的，這個車毫不移動，老是緊緊地壓在他的背上，因此，他既不能推動車子，自己也脫不得身了。好像要把他的腰

部壓斷似的。並且這又覺得非常的冷。無論如何，他要從車底下脫出來。『够了！够了！』他對那個用車子壓他的背的人說。『拿去幾個麵粉袋！』可是，那車子愈變愈冷，愈壓愈重了。猝然一聲，他完全醒了。夢中的情形，記得很清楚。那冰冷的貨車，是那凍死的主人的身體。那猝然的一聲，是馬的蹄子打在橇車上面的聲響。

『瓦西利！瓦西利！』雖說他已經預感着這種事實，他僵硬地坐起來，這麼小心地喊道。但是，瓦西利寂無回答，脚手和身體，都冷得硬得和重得像生鐵一樣的了。

『無疑地他是死了。』尼紀達想。他搖搖頭，把面前的雪拂去，開眼一看，已經很明亮了。風仍是在吹，雪仍是在降。稍稍有點不同的，是這時的雪，不斜打在橇車的旁面。只是無聲地落在橇車上和馬背上。那匹馬現在連一點呼吸的聲息也聽不見了。

『馬一定也凍壞了。』尼紀達想。真的，剛剛打醒了尼紀達的那兩次高大的擊着橇車的蹄聲，是現在這匹凍死了的馬，支持它的腳的最後的努力。

『上帝呵！神父呵！把我也召去罷。』尼紀達說。『若是如此，你的責任就完了。假如把我們中間的兩個死去一個，只留下一個人，這是太悲慘的事。把我也召去罷。』他又縮着手，閉着眼睛，睡了下去。他確實地相信，他這次是真的要死了。

第二天午飯的時候，許多農民掘出了瓦西利和尼紀達——這個地方隔大路只七十碼，隔村莊是半俄里。

雪完全埋沒了橇車，但是纏着手巾的車柱，仍可看見。馬身一半埋在雪裏，站在那裏全身都是白的，鞍褥和粗布都垂在一邊。死了的頭，垂向僵硬的頸邊，鼻孔裏懸着冰條，滿眼是冰，好像是凍着的眼淚。加之，它

勞頓了一夜，它的全身只剩了一點皮包骨了。瓦西利硬得像一個石人一樣，把他的脚一推，就從尼紀達的身上滾下來了。他那雙突出的鷹也似的眼睛，凍得很厲害。在剪短的鬍子下面的口，微微地開着，內面塞滿了雪。只有尼紀達還是活的，雖說一身也凍僵了。但是他醒轉來的時候，他相信他是已經死了，他相信他現在所遭遇的這些事情，不在這一個世界，是在另一個世界的了。真的，他最初的感情，當他聽到那些農人喧嘩地掘出雪車，把僵硬的瓦西利從他的身上搬開的時候，他就俄然一驚，在另一個世界的農民，身體也是一樣，也是這麼吵鬧的嗎？等到後來，他知道他真還在這個現實的世界的時候，他所感到的，還是悲哀過於歡樂。特殊是他感着到他兩隻手指凍得麻木不仁的時候，更覺得悲苦不堪。

尼紀達大概在醫院裏睡了兩個月。三個手指被割去了，其餘的都

痊好了，所以還能做工——後來又活了二十年。開始是在人家做長工，後來老了，替人家做門房。他是在那一年死去的——那年在他自己家裏，在聖像之下，手裏拿一枝點燃的蠟燭死去的，正如他的心願。在他的死前，和他的老妻告辭，原諒和那個桶匠私通的事。他又和他的兒子孫子告了別，很高興地死去了，因為他覺得他的死去，第一可以減輕兒媳們的生活的負擔，第二可以離開這個厭倦了的生活，進入一個他時時希望着追慕着的新生活的世界去。他那次真的死了以後，所進去的那個新世界的生活，於他是好些呢？還是壞些呢？在那裏他是失望呢，還是找着了他所期待的東西呢？這些事情，我們不久都會知道的！

二十年六月十號譯完

石榴石的手釧

庫卜林作

在八月中旬，正是新月剛要出現之前，天氣突然地惡變下來，現出在黑海的北方海岸，時常發生令人不快的徵候了。陸地和海上，時時會罩着濃霧，燈塔上的很大的號笛，會像一隻瘋狂的犬，日夜不止地吠着，並且那些濃密的像灰塵一般的雨點，把那些黏土的道路，弄成了一片泥漿，使得來往的車輛，長久地站住在那裏不能行動。有時，會從西北方的大草原，吹來颶風似的暴風。於是，那些樹梢會被吹得彎到地下來，像大風暴時候的浪一樣，它立即又回原地豎起來了。一到了晚上，鄉村的房子的鐵屋頂，就像那個穿了鐵靴子在上面走着的一樣，不住地響着。玻璃窗子叮噹作聲，門戶也吹得亂響，煙突更是淒慘地叫起來。有幾隻

漁船在海上迷失了路程，其中的兩隻，竟沒有回來，剛剛一個禮拜以後，那些漁人們的屍體，在另一個地方，被波浪衝洗到岸上來了。

這海岸地方——在一個大都會的郊外——的居民，大部份是希臘和猶太人，像一般的南方人一樣，都是愛好舒適，很快地離開着城市了。裝着被褥，家具，箱子，洗面臺，茶壺，和一切家用的器具的車子的無限的線，在泥濘的道路上伸展着。從這種濃密的雨裏，看這個行列的時候，那種光景是悲慘的，可憐的，甚至是令人生厭的；因為那一切的東西，似乎都是那樣古舊，破爛和不潔。在蔽着車子的防水布上，坐着女僕和廚子們，手裏拿着熨斗，錫盒和籃子等等的東西。流着汗的幾乎是，精疲力盡的馬，走兩步就停住了，膝頭戰動着，從它們疲困的側腹，發出雲似的蒸氣來。同時，車夫爲防護風雨，滿身蓋着破爛的衣服，粗聲地咒罵着馬。但是，更悲慘的是看見了那些荒涼的房屋，那房屋的突然的空虛，和壞

了的花壇，破了的玻璃窗，放蕩的狗，一堆堆的香煙屁股，紙片，盒子和藥瓶。

但是，一到九月中旬，天氣又意外地變換了。簡直就在六月也沒有的那樣，日子是突然地變爲平靜無雲的，光明溫暖的和陽光滿照的了。四野都乾硬起來，在它們的黃色的剛毛上，像網着的雲母石一樣，輝着秋天的蜘蛛網子了。樹木正溫順地靜默地墮落着它們的黃葉。

貴族地方議會的議長太太，維娜公爵夫人，暫時不能離開她的鄉村間的別墅，因爲她城市裏的房屋的搬動，還沒有完事。她現在對於這開始着的好天氣，感着快樂。對於這平靜，這新鮮的空氣，這些聚集在電線上的雀子的唧唧的叫聲和它們因爲長遠的旅行而聚成的一羣一隊——對於從海上慢慢地吹來的溫柔的鹽風，對於這一切的東西，她都感着快樂。

二

加之，那一天，九月十七，正是維娜公爵夫人的生日。因為這關聯着她的快樂的兒童時代的回憶，所以她常是歡喜這一天的。她總希望在她的生日，會發生什麼奇蹟的幸運的事情。這一次，她的丈夫因為有急事要進城去的時候，在她的小桌上放了一個小盒子，裏面有極其美麗的鑲着很合式的珍珠的耳環。這種禮物使得她更加快樂了。

她是一個人在這屋裏。她的獨身的哥哥尼可拉，是同他們一起住的，因為他是地方律師的助理，他那天上午不得不出庭，所以，他也進城去了。她的丈夫和她約好了，他會帶幾個好朋友到家裏來吃飯。她覺得她這次的生日，正是他們還住在別墅裏的時候，真是好極了。假如在城市，必得備辦拘泥形式的筵席，在這裏呢，在這個海岸，一餐簡便的飯就

了事了。

維娜公爵雖說在社會上有那麼高貴的地位，或者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是很容易使他的經濟出入相抵的。他的承襲的豐富的產業，被他的前輩弄得快要破產了。而他是被逼迫地過着收入以上的生活，譬如宴客，做慈善事業，穿好衣服，繼續用好的馬廐。維娜夫人從前對於她丈夫的熱烈的愛情，現在變為永久的真實的純清的友誼了，她總在她可能的範圍之內幫助她的丈夫，防止經濟上的困難。不讓他知道她制止她自己不要奢侈，在家用上她盡力地節省着。

她現在正在花園裏，用心地剪着餐桌上的花。花床裏都是空的，呈着凌亂的狀態。許多顏色的重瓣的石竹，正在開着它們最後的花。紫羅蘭已經開了一半，變為薄薄的綠色的莢殼了，有一種洋白菜的氣味。薔薇花在這個夏天是開第三次，並且它們的花和苞，好像退化了似的，都

小了些，也開得不稠密了。只有牡丹芍藥和紫宛花，在它們滿開的花裏，呈現着冷靜的驕傲的美，在這種天氣，散着一種悲傷的草味的、秋天的香氣。其他種種的花木，經過了華麗的愛情和豐富的夏天的母性的職務以後，現在完全是落下無數的未來的生命的種子，在土地之上了。

一輛汽車的喇叭聲，從路上傳來。這是維娜公爵夫人的妹妹——安娜，帶着她的禮品，特來幫姐姐的忙，因為那天早晨，她們是用電話約好了的。

維娜的正確的耳朵，沒有欺騙她。過了一會兒，一張很美的車子，停在門口了。車夫從他的座上跳下來，急忙地開了門。

兩姊妹愉快地互相打了招呼。從很早的兒童時代起，她們兩個就是互相熱烈地親近地要好着的。維娜是姐姐，她很像她的母親，是一個英國式的美婦人，身長而又苗條，一幅冷靜而又驕傲的臉，一雙漂亮的

樞當大的手，那種肩膀上的動人之處，真像我們常在古代的緝畫裏所看見的那樣。安娜與她的姐姐恰恰相反，承繼她父親的蒙古的血統，她父親是一個韃靼的王族，父親的祖先輩，到了十九世紀初頭，信了基督，至於她的始祖，可以追溯到達麥南自己或是南特買，這位祖宗是一個韃靼的方言愛稱為最大的流血的暴君。安娜比起她的姐姐來，要矮小得多，毋寧是一個肩膀寬闊，帶一種活潑的輕躁的性質的女子。她的臉孔，表現出一個蒙古的模型，頰骨稍稍地突出來，眼睛頗小，因為她是近視，兩隻眼睛常是稍稍地閉着的。她那小小的銳感的口，有一種驕傲的表情，口下有一個稍稍突出來的很厚的下嘴唇。但是，在她的臉上，有一種令人銷魂的不可解釋不可捉摸的魔力，這種魔力，或許是在她的微笑裏，或許是在她全部姿態的深深的女性中，或許是在她的活潑的賣弄風情的擬態裏。她的美的優雅的不足，比起她姐姐的貴族的美來，

更多惹起和吸引一般人們的注意。

她和一個很有錢的很愚蠢的男子結了婚。她那位丈夫，是絕對不做什麼事情的，但是，他和什麼慈善會有名無實地發生着關係，並且還持有皇帝的侍從官的稱號。她不歡喜她的丈夫，她只有兩個小孩子，她生了第二個小孩子以後，她決計再不生育了。維娜正和她相反，非常地切望着小孩，她覺得愈多愈好，但是她一個孩子也沒有，所以非常地愛她妹妹的漂亮的貧血的孩子，他們常是客氣而又溫順的，蒼白的臉，捲着的輕飄的頭髮，就好像是洋囡囡。

安娜胡亂地處理着一切的事情，她非常地感着快樂，她又是充滿着矛盾的。她渴望着在世界上所有的都會裏和歐洲最時髦的地方，投身於最危險的情海的波瀾裏去。但是，她對於她的丈夫，從沒有不忠實的地方，不過，無論在他的面前，或是他不在了的時候，她常是輕蔑地嘲弄

他的。她很浪費，毫無節制地歡喜賭博和跳舞，歡喜有刺激性的經驗，歡喜進懷疑的咖啡店，但是，她那種寬大和親切，她那種秘密地引導她信仰天主教的深沉的純真的信心，是很令人注意的。她有一個奇妙的美麗的胸部，頸子和肩膀。當她穿跳舞會的衣服的時候，她超過適當的和時髦的界限，露出她的雙肩和頸子來。雖說她是穿着低級的婦女禮服，然而她在裏面常是穿一件毛襯衫呢，有人這樣細細地說着。

維娜是以嚴肅的單純，冷淡和謙遜的禮儀，孤標的自立和高貴的平靜而成爲特徵的。

三

「天呀！這裏是多麼美麗喲！多麼美麗喲！」安娜和她的姐姐很快地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她這麼說着：『如果可以的話，讓我們在崖旁的

凳子上坐一刻罷。我有多麼久沒有看海了。空氣是這麼好，使得我心快神怡呢！你知道的，去年夏天我們到克里馬去了，在米司可拉的時候，我得了一個可驚的發見。你知道滿潮的時候，海水做什麼樣的香味嗎？想一想，就像木樨的氣味呢！』

維娜親愛地微笑着。

『你是一個正式的梦想家哩！』

『爲什麼？不，一點也不！我記得有一次，我說月光裏面染有淡紅色的時候，大家都笑我。幾天以前，一個叫做波里特司基的替我畫肖像的畫家，他告訴我，說我的話是不错的，並且還說，這種事畫家們早已知道了。』

『一個畫家是你的新歡嗎？』

『你老是亂想着的！』安娜一面帶笑地說，一面很快地走近那懸

崖的邊緣了，這懸崖幾乎對着海是垂直地豎立着，她朝下一看，突然地嚇得叫起來，臉色變爲蒼白地跳開了。

『天哪！多高呀！』她帶一種低的震動的調子說。『我從這可怕的高處俯視的時候，我的胸中起來一種甜蜜的然而又是討厭的感覺……我的腳趾覺得似乎在緊夾起來了。但是，我總覺得要被拖到那海裏去似的呢……』

她又一動，好像她想再去看看那懸崖的邊岸，但是，她的姐姐止住她了。

『安娜！親愛的，不要去！我見你這樣的時候，我自己也昏眩了。請你坐下罷，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坐下了！……但是，你看看，這一切是多麼美麗！我的眼睛，無論怎樣也看不飽呢！只要你是知道對於這個爲我們而創造這

一切的驚異的上帝，我是如何感謝的時候，那就好了。」

兩姊妹都思索地沉默了一刻。在她們的脚下，在遠遠的遠遠的下面，展開着平靜的大海。從她們坐的地方，是看不清那海岸的邊際。這個只是加深了那種因她們前面的那片無涯的海水而生出來的無限的莊嚴的感情。海水是溫柔的平靜，帶着快活的青色，時時輝耀着平滑的傾斜的帶子；使那潮流顯著着，接近地平線的海水，改變了顏色，變為深藍的了。

許多漁船，在離岸不遠的靜靜的海面上，小得幾乎看不出來的出現着。稍稍隔遠一點，一隻三柱的很大的帆船，從上至下蔽着白帆，單調地鼓着風，似乎站在空中似地，動也不動。

『我想我了解你所說的話，』維娜思索地說。『但是，我覺得我的意見，稍稍有點不同。隔了許久許久，忽然初見這海水的時候，使我困擾

使我喜悅，使我驚奇。我覺得好像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無限的莊嚴的奇蹟。……但是，過了一會，看慣了的時候，又覺得這海的平淡無奇的空虛壓迫着我。……我看看就沒有什麼興趣了，甚至不去看它了。我簡直是感着厭倦了。」

安娜微笑着。

『你爲什麼笑？』

『你知道，去年夏天，』安娜惹禍地說。『我們一大羣騎着馬從那達到烏基可司的頂上去，走過瀑布的上面。在開始，我們遇着了雲，那是可怕的煙霧，我們幾乎看不見前面了。但是，我們仍是在纏繞着松林的險峻的小道上不止地前進着。於是，突然地，那松林走到了底，我們就走出那煙霧了。試想想看，在石岩上，一個狹狹的小臺，在我們的脚下，是一個深淵。下面的村落，好像火柴盒子。森林和花園像是薄薄的葉片。我們

前面的一切，像一個地理學的地圖，向海面傾斜着。在這個外面，就是海，在我們的面前，這海展開着五十哩或一百哩。我覺得我是懸在空中，預備着向前面飛去。你會感到這麼一種美麗的感情，這麼輕快的感情。我轉向着我們的引路者，快活地對他說：「這不是好極了嗎？塞特！」他響着他的舌子說：「我是如何地看厭了這一切的景色了，太太，你要是知道就好了。這樣的風景，我每天都看見呢？」

「一個好的比喻呢，謝謝你！」維娜笑着地說。「不，但是，我們北方人，到底不能鑑別海的美哩！我歡喜森林。你記得在我們伊哥諾維司基的森林嗎？這種森林，你永不致於看厭的。那松樹的叢林！那些青苔！那些蠅菌！它們就好像是紅緞子，用小小的白珠子裝飾着似的。那是這麼靜，這麼涼！」

「我不管，我什麼東西都愛！」安娜回答。「但是，我頂歡喜我的小

姐姐，我頂歡喜我的伶俐聰明的小維娜！我們倆在這世上是孤獨的，不是？」

她抱着她的姐姐，將她的面頰湊上維娜的面頰去。突然地，她跳了起來。

「哦！我是多愚蠢！我在這裏，一塊兒坐着，像小說裏的人物一樣，談論着自然，同時，我忘記了我帶來給你的那些贈品了。在這裏——看！我不知道你歡喜不？」

她從她的提包裏，拿出一個有奇妙的包皮的小本子。在年月經久已經褪了顏色的舊的藍絨上，用鈍色的金繡着極其複雜纖巧的美麗的細工，顯然是出自一個刻苦的藝術家的技巧之手的心愛的作品。小本子繫有一根小得像線一樣的金鍊子，裏面沒有頁子，夾一些薄薄的象牙片。

「真是妙極了的東西呀！」維娜喊起來，和她的妹妹親嘴。「感謝之至！你從那裏得着這個寶貝的？」

「哦！在一個古董店！你是知道我愛好搜羅各種古董的弱點的。有一次，我碰着這個祈禱的本子了。看，這個圖案是一個十字架的樣子呢！當然，我們看見的只是這個封面，其他的一切，如裏面的象牙頁子，如上面的金鈕子，如鉛筆，我必得我一個人在想着出來。但是，莫利爾他是不要聽我想告訴他的事的。這些金鈕子，一定也像這全部的圖案一樣，用鈍的老金子，精細地雕刻出來的東西，這也是這個藝術家做的。但是，這金練子就很古，是真威尼司貨。」

維娜親愛地摸撫着那美麗的表皮。

「多古呀！你覺得這個本子是多少年前的東西？」她問道。

「這很難說。或許是十七世紀末期，或者是十八世紀中期的東西

罷！

「這是多麼奇怪，」維娜一面帶着思索的微笑，一面說。「被普巴侯爵夫人摸過的，甚至是安多涅特女王親手摸過的東西，現在握在我的手掌裏了。……你知道，安娜，想着把一個祈禱的本子，當做太太們的小抄本的怪想頭，在這世界上，一定只有你一個人呢！但是，讓我們回去，看看事情弄得怎麼樣了。」

他們從那條兩面都蓋着濃厚的交錯着的葡萄藤的大的瓦回廊，走進屋裏去。很密的一球球的黑葡萄，帶着微微的莓樹的香氣，在暗綠色的葉子裏，沉重地垂下來，被太陽照着，處處是金光燦爛的。那回廊的全部，充滿着綠色的微光，這種綠色的微光，使得這兩位太太的面色，變為蒼白。

「你打算在這裏請客嗎？」安娜問。

『我頭一次想這樣做的。但是，在現在的晚上倒有點冷呢！我想我要在食堂裏，客人們可以到這裏來抽煙。』

『有什麼有趣味的客人來嗎？』

『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祖父要來。（對於阿諾梭甫老將軍的愛稱，不是真的祖父，譯者。）』

『祖父真是好極了！安娜喊起來。『我覺得我有多少年不見他了。』』

『瓦西利的妹妹要來，司白教授，我想他也會來的。怎麼的，昨天我的頭昏了，安娜！你知道，祖父和司白教授，都是歡喜考究飯菜的。並且你們無論在這裏或是在城裏，都弄不到一點好的東西。劉加弄到了一些鷓鴣，現在正在廚房裏做。燒焙牛肉我們弄出來也不壞。哦！那少不了的燒焙牛肉！龍蝦也很好呢！』

『那末，都是好東西哩！對這種事情你自己不要去多管它罷。在我們兩個人的中間，你必得承認，你自己就是歡喜考究的飯菜的呢！』

『並且，我們還會有一些稀奇的東西哩！今天早晨，漁夫拿來一隻海鳥魚給我們。這是一個怪物。』

安娜對於一切和她有關係或是和她沒有關係的事情，都感着興趣。她聽了她姐姐的話，立即說出來，她想去看看那隻海鳥魚。

那個身長面黃的廚子劉加，端進來一個橢圓形的盛滿着水的大盆，他小心地端着那個盆子，生怕把水流到那鑲木細工的地板上。

『十二磅半，太太！』他帶着廚子特有的驕傲的神情說。『我們剛剛秤過了。』

魚比盆大些，所以它在盆底上，尾巴也捲起來了。鱗帶金色，鰭是鮮紅。在那貪食的頭部的兩旁，有一個很長的扇形的淡青色的翅。魚還是

活的，可是，呼吸頗艱難了。

安娜用她的小手指去觸那魚。那魚搖動着尾巴，她嚇得拿開手了。『不用擔心，太太！』劉加說，他明明了解維娜的心事。『一切都是上等貨。剛剛那彭加利人，拿來了兩個很好的香瓜。請問太太，做魚用那一種醬油呢？是用韃靼的或是用波蘭的，還是用牛油烤呢？』

『隨你的意去做罷！』公爵夫人說。

四

五點鐘後，開始有客人來了，瓦西利公爵，帶着他的妹妹一同來了，他妹妹是一個非常沉默寡言的肥胖的親切的女人。還有一位很富有的青年，說到瓦司雀這個名字社會上是熟知的，他以唱歌，讀詩，主顧慈善跳舞會和宴會而有名。維娜夫人往日的學友現在有名的女鋼琴師

賴特也來了，維娜的哥哥尼可拉也來了。其次，是安娜的丈夫坐着汽車，同着剃得很漂亮的司白教授，和副知事沃蔡克同來了。最後來的，是阿諾梭甫將軍，坐一張華美的四輪馬車，隨伴兩個軍官！一個是參謀大佐波諾馬勒甫，一個是巴格特依司基中尉，他在聖彼得堡，是一個有名的跳舞的好手和四對舞的領袖。

阿諾梭甫將軍是一個銀色頭髮的肥胖的身高的老人。他兩手握住馬車，沉重地從車子上下來。如平日一樣地他的左手裏拿着一個取耳器，右手裏握住一根橡皮頭子的手杖。他有一幅龐大的粗燥的紅色的臉，一個高的鼻子，在他的微微地閉着的眼裏，浮出着親切的威嚴的正像有一點輕視人的那樣的表情，這種表情表現他是一個看慣了死的危險的勇敢的單純的人。遠遠地看見將軍的這兩姊妹，連忙跑近車旁去，用兩手半笑諷地半認真地扶住正要下車的將軍。

『正像一個……大主教，』將軍帶一種親切的沙沙的低聲說。

『祖父，祖父！』維娜帶着微微非難的調子。『我們幾乎每天在等你，你總不來喇！』

『祖父在這南方一定失去良心了。』安娜繼續地說。『只願你稍稍記得我們呢！醜呵！你的行爲真像一個唐約翰！對於我們的存在，你是完全忘記了。』

將軍光着他那堂皇的頭，和她們的手親嘴，於是又親她們的面頰，又親她們的手。

『等一下，不要忙，姑娘們，……不要責備我。』因爲他那習慣的短促的呼吸，使得他的說話和他的深深的歎氣，交互地發出來。『老實說——那些不中用的醫生……洗我的風濕病……一個整夏天……果醬……那樣的東西……臭得要命……不讓我走……你們，先來了……』

……非常的歡喜，……看見你們……你們近來好嗎？……你長得真像一個英國太太了……維娜……你的樣子……就和你母親一樣……我們什麼時候……去受洗禮呢？」

『永不，我怕呢，祖父！』

『不要失望……禱告上帝……你一點……也沒有變……安娜
……我想……你到了六十歲……你會還是……這個同樣的孩子……
……不要忙，……讓我來介紹，……這兩個軍官給你們。』

『久仰芳名，』波諾馬勒甫一面行禮，一面說。

『在彼得堡見過面的！』那騎兵說。

『那末，讓我來介紹給你，安娜……這是巴格特司基中尉，跳舞名家，第一流的騎兵，巴中尉，請你……從馬車裏……把那包東西替我拿出來。……那末……我們現在走罷。……維娜，你今天晚上……給我們

一點什麼東西吃呢？……我告訴你……你請我來，……我很想吃東西呢！像想要學位的證書一樣。」

阿諾梭甫將軍，是故米爾，茶公爵的戰友和忠義之交。從這位公爵死了以後，他把他的友誼和愛情，全部移交於這兩個女孩子了。從她們年幼的時候，他就知道她們，並且還是安娜的教父。在這時候，正在這個故事的時候，他是那個幾乎是無用的很大的K要塞的司令官，他差不多每天要到杜甘諾公爵家裏去的。小孩子們都很歡喜他，因為他時常給他們一些劇場的門票，實在，再沒有人，像這位老將軍那樣，能和他們小孩子遊頑的了。但是他的最大的魔力，是在他告訴他們的故事裏面。一次幾點鐘地，他會告訴他們一些進軍，打仗，勝利，敗北，死亡，受傷和嚴寒等等的故事！可是這些故事，都是遲緩的單純的東西，在它們的平靜裏，就像敘事詩一樣，在他們疲勞得要睡覺和飲晚茶的時候，他就講給

他們聽。

依照近代的意見，那些昔日的斷片，真是一種偉大的圖畫似的形跡了。阿諾梭甫將軍，是具有不是軍官的，只是普通的兵士的那些感動的深刻的性格——俄國農民純粹的種種性格，這些性格適當地結合起來，會作出那種不僅是使我們的兵士勇敢無雙，並且成爲殉教者甚至成爲聖者的最高的型態的——真誠的純粹的信仰，清徹的快樂的人生觀，當着死的謙遜，對於敗者的憐恤，無限的忍耐，非常的肉體上精神上的忍耐，這些各種各樣的特性。

從波蘭戰爭開始，除了日俄戰爭以外，阿諾梭甫將軍是參加過一切的戰事的。日俄戰爭，他原來也想參加的，但是，政府沒有調動他，在他的謙遜裏，有一個偉大的法則，那就是，『在沒有叫你去死之前，不要去送死。』在他終身的軍隊生活中，他不僅沒有鞭撻過兵士，連輕打一個

兵士的事，也是沒有的。波蘭叛亂的時候，雖說他是受了聯隊司令的命令，叫他鎗斃囚犯，可是他對於那些囚犯，是不許鎗斃的。他這麼說：『要是處決一個偵探的命令，我不僅要鎗斃他，可是，如果是命令我的話，我自己可以去殺死他的。但是，這些都是戰事的囚犯，我不能鎗斃他。』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那麼單純地恭敬地，沒有一點反抗的痕跡，帶着他那清明的他，就眼睛，直望着他長官的臉孔。他這樣違犯軍令，竟沒有處決那麼讓他過去了。

到一八七七至七九年的戰爭的時候，他很快地升爲大佐了，雖說他沒有受過教育。照他自己的話，他從『熊的專科學校』畢業的。橫渡多腦河，巴爾幹戰爭，西普加的防守，普里維那的最後的攻擊，他都參加過。在這次戰爭中，他受了一處重傷，四處輕傷，另外，頭上被手榴彈的破片，打傷得很厲害。奈特將軍和司可將軍很了解他，特別尊敬地待遇他。

對於他的事，司可將軍這麼說，『我知道一個比我更要勇敢的軍官，那就是阿諾梭甫。』

他從戰場歸來，因為頭部的重傷，幾乎成爲一個聾子了，脚也受了傷——三個脚趾，在巴爾幹戰爭中凍壞了，後來在西普加供職的時候，患了很重的風濕病，不得不把那三個脚趾割去了。兩年之後，決定叫他離開職務了，但是阿諾梭甫却不願意。當地的司令官，還記得橫渡多腦河時候他那種非凡的勇敢，幫忙他，是在彼得堡的軍政要人，怕傷害這位老大佐的感情，改變他們的原意了。結果，給了他一個終身的K要塞的司令官的要職，實際，這僅僅是一個名譽職。

這個城裏什麼人都知道他，都帶一種親切的態度，取笑他的弱點，他的習慣和他穿衣服的樣子。他出去常是不帶武器，帶一頂寬邊的大眉底的帽子，右手拿一根手杖，左手拿一根取耳器。他常是帶兩隻肥胖

的懶惰的狗子同走，那兩隻狗子的舌尖，老是吊在牙齒中間的。若是，他早晨散步碰見什麼朋友的時候，過路的人會聽這位將軍的高聲和狗子的吠聲。

像其他的聲子一樣，他非常地歡喜歌劇，時時在戀的二重奏之間，全劇場的人都會聽見他那高聲的調子說：『他不說清楚一點，惡魔抓住了他嗎？就像剝栗子一樣？』全劇場的人都忍住不笑，同時，在他自己是一點也沒有意識到的。他一定以為他只同他的隣人，細說他這種意見罷。

因為他是要塞司令，他常常帶着他那兩隻高聲呼吸的狗，到監禁所裏去。在那裏，他們的生活，倒過得很快樂，打打牌，喝喝茶，談談軼事，那些監禁着的士官們，都離開了軍隊生活的嚴酷的職務，在那裏休息了。他會慇懃地問他們每個人的名字，被囚的原因，命令者的名字，監禁的

年月。有時，他會突然地賞讚一個士官的勇敢的行爲，雖說那種行爲是不合法的。有時，他又突然地責罵一個士官，他的聲音，遠遠的街上，也會聽得見。但是罵了過後，他又問他在那裏吃飯，要付多少錢。如果有什麼貧窮的少尉，從別個牢獄裏送來過了長期監禁生活的人，因為沒有銀錢，不得不吃兵士的飯菜的時候，阿諾梭甫將軍會立刻吩咐人從司令部去拿飯來給他吃，司令部離監禁，還沒有兩百步遠。

他同杜加公爵的家庭相會，同那些孩子們那麼要好，簡直好得他每晚必要去訪問他們，那是在K地方時候的事。假如，有時太太小姐們那晚上有事必須到那裏去，或是司令有事使他不能動身的時候，他感着非常的苦痛，在他那棟大屋子裏，簡直找不出一個安身之所。每個夏天，他會告假，在杜加公爵的領地叫做耶可諾維斯基的地方過一個月，這地方隔K有五十俄里。

他靈魂裏隱藏的一切的親切和爲誠心的愛情的必要性，都移到那些孩子們的身上，特別是姑娘們的身上了。他結過一次婚，但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連他自己都忘記了。甚至於是在戰爭之前，他的夫人同一個穿絨外套的花邊硬袖子的很美的戲子私奔了。阿諾梭甫一直補助到她死，但是，雖說她寫過許多充滿着眼淚的要求和解的信，終不許她回到他的屋子裏來。他們沒有一個孩子。

五

那晚上很溫暖很平靜。所以，食堂和走廊裏兩個地方的洋燭，都射着強度不變的光。吃飯的時候，任招待之職的，是維娜的丈夫瓦西利公爵。他是一個講故事的大家，他真有一種特別的講法。故事的本身，都是一些真實的事。故事裏面的人，或是那一個在座的人，或是在坐者都是

熟知的人，但是，他把周圍的事都改變了，講的時候，帶着認真的面貌，像煞有介事的調子，使得聽的人都笑個不止。那晚上，他是講尼可拉向一個很美貌的很有錢的女子求婚而失敗了的故事。這故事的實情，是那一位女子的丈夫不肯和她離婚。但是，在瓦西利的話裏，事實和那種幻想奇異地混合着了。在這個故事裏是講有一天晚上，認真的稍稍驕傲的尼可拉把皮鞋抱在手膀裏，穿着襪子在街上走，不知道在那一隻街角上，被一個警察捉住了，經了一個長時間的猛烈的說明以後，警官才承認他不是強盜，是一個地方律師的助理。照那個故事，結婚是快要成功了，但是，正在緊急的時候，那幾個參加這次的事的偽證人，要求增加費用，提出罷工。一面因為尼可拉是一個吝嗇的人（實際，他是有一點大概），一面因為他根本就反對一切的罷工，所以他便引用被上訴院的判決所規定的既定的法令，拒絕他們增錢的要求。於是，那些憤怒的偽

證人，好像是回答那個有誰知道不能結婚的理由呢的通常的問題一樣，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道：『我們知道。我們立誓的事體，都是假的。我們必得向地方律師告訴這些謊話，關於這位女子的丈夫，我們很知道，他是世界上一個頂可尊敬的人，如約瑟那樣的純潔，天使那樣的親愛呢！』

談了這些婚姻的故事以後，對於葛司達甫，瓦西利公爵，也沒有赦免他。他說安娜的丈夫，在他們行了結婚禮的第二天，請求警察的幫忙，將他的新娘子，從她的娘家強迫地帶到他自己的家裏來。這件笑話的實情，是這樣的，當她結婚的那幾天，安娜非同她母親同住幾天不可，因為她的母親那時正是病了，加之，維娜姐姐要回到南方的家裏去，所以在那幾天，葛司達甫就苦惱得絕望得要命。

他講完了，大家都笑了起來。安娜也微笑着。葛司達甫比什麼人都

笑得大。瘦削的臉上，緊貼着放光的皮膚，小心地梳着的細微而明亮的頭髮，深深地凹下去的眼睛，令人想出一個露出兩排朽壞了的牙齒的赤露的髑髏。他仍是被安娜迷住着，就是到了現在，仍如他們結婚生活的第一天一樣，常是去靠着她坐，去摸她，帶着那麼愛意的自滿的表情去看她，使得旁人看了他，感着難爲情和一種不快之感。

維娜從桌旁站起來之前，無意地點着客人的數目。一共是十三個。她是一個信迷信的人，她默想着：『現在，不好了。爲什麼我在以前沒有想到呢？這些都是瓦西利的錯處。在電話裏他什麼事也沒有告訴我。』無論什麼時候，在維娜和安娜的家裏，有朋友來的時候，一定要打撲克牌的。因爲她們兩姊妹，都歡喜這頑意兒。並且在她倆的家裏，常常創造出新的規則來。每個打牌的人，都分有一定的數目的骨製的籌碼，等這些籌碼全部到了一個人的手裏，那一盤就完了。不管這些打牌的

人的反對，那一盤勝負自動地告終了。籌碼是絕對禁止增加的。這種嚴厲的規則，是實際練習的結果，就是她們兩姊妹也是一點摸不着勝負的頭腦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全部損失，不能超過一百或是兩百盧布。

那一晚上，也是打撲克的。維娜沒有加入，到擺了茶桌子的迴廊上去。她被她的女僕止住了，因為那女僕帶着神密的表情，叫她的太太同她到客廳隔壁的小屋裏去一下。

『什麼事，達霞？』維娜公爵夫人不快地問道。『爲什麼你的樣子那麼蠢？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達霞把一個小方包放在桌子上。那是用白紙很細心的包着，用紅緞子帶子綑着的。

『這不是我的錯，太太！』達霞被太太罵得臉紅起來，這麼回答着。『他來了，並且說……！』

「誰來了？」

「那帶紅帽子的人，太太！那使者！」

「是嗎？」

「他走到廚房裏來，將這個包放在桌子上，他說：『把這東西送給你的太太，除了她以外，不要送給任何人。』當我問他這是那個叫他送來的時候，他說：『在那裏都寫明白了的。』他說了這一句，就跑走了。」

「叫那個去追他看。」

「我們現在不能去了，太太，因為這是半點鐘以前的事了，正是太太們用席的時候，我不敢去打擾太太哩！」

「對的，你去罷。」

他用鉗子剪斷了帶子，同那張上面寫了她的姓名地址的包皮，一起丟到字紙簍裏去了。這包子是一個小小的紅絨盒，顯然是從一個寶

石店裏出來的。維娜把那用淡綠色鑲邊的蓋子打開，內面有一個橢圓形的金手釧。手釧下面，有一頁折成八角形的很美的書信。她立即打開那信紙。手跡似乎對她很熟，但是，又很像女子，她把信放在一邊，開始去察看那手釧。

做的金子倒不頂好，但是很厚，然而並不重，顯然那裏面是空的。外面邊上的各處，都鑲着磨得不大好的小小的古舊的柘榴石。在邊緣的正中，有一粒小的特別的綠寶石，圍繞着五粒豌豆大的美麗的柘榴石。維娜偶然地翻轉那手釧來，於是在電燈之下，有五道大的紅光，突然在她的眼前閃動着。

『像血一樣！』她感着一種意外的驚駭，不知不覺地這麼地想。於是，她想到了那頁信，又把它打開了。她讀着下面的字句，那是寫得又漂亮又清細。

「維娜公爵夫人！」

在這個快樂的光明的你的生日的良辰，我大膽地送上我的微薄的禮物和我的最尊敬的祝意。」

「哦，這又是那個人呢。」公爵夫人不快地想着。仍然地，她去讀完那封信。

「我從不敢送你一點我自己選擇的禮物：因為我沒有這種權利，也沒有這種趣味，我承認，也沒有做這種事的金錢。加之，在這世上，沒有一件可以值得崇拜你的寶貝。」

「但是，這個手釧，是我祖母的財產，我最近死去的母親，一直是帶着它的。在大的寶石中間，你可以看見一個綠色的東西。這是一顆很珍奇的石榴石，綠色的石榴石。依照往日的傳說（這種傳說，我們家裏還是相信的），說是婦人帶了這手釧，她就持有豫言者的

性質，可以驅除一切痛苦的思慮，男子有了這東西，可以作為一個從暴死裏救出來的護身符。

「這些寶石，是小心地從古舊的銀手釧上取下來的。你可以確定，在你之前，是沒有一個外人帶過這手釧的。」

「你可以馬上丟掉這可笑的玩物，或是送給別的什麼人，但是，當我一想到你的玉手曾接觸這個東西的時候，我仍然是感着愉快的了。」

「我請你不要對我動怒。現在想到七年前我無禮地寫了許多無聊的信給你，甚至還希望你回答我那些信的事的時候，我真是慚愧不已呢！現在存留着於我的，只有尊敬，永久的信心和奴僕的忠實。現在我時時刻刻希望你幸福，只要知道你是幸福的，我就快樂了。在我的心裏，我只想和你坐過的椅子，你走過的地板，你摸撫過

的樹木，和你說過話的女僕們會了面，行禮就夠了。就連人間和死物我也不妒忌了。

『再一次地，我請你原諒，用這麼長的不要緊的信來擾你，祝你快樂。』

你的生死不辭的忠僕 G. S. Z. 』

『我想這是不是應該要給瓦西利看一看？如果應該給他看的話，是現在就給他好，還是等客人去盡了的好？不，我想，我願意等客人走了的好呢！若是現在就公開的話，不僅這不幸的人會成爲可笑，我自己也是可笑的了。』

維娜公爵夫人一面看着那五粒柘榴石下面顫動着的五道紅光。一面這樣想。她簡直不能將她的視線移開。

六

要勸得波諾馬勒甫大佐打撲克，真是費相當的時間。他說他不知道這種遊戲，並且就是頑頑，凡是賭輸贏的東西，他都不大高興。他稍稍頑得好點的遊戲，是那些溫和和點的東西。但畢竟，他承認來學學看。

開始的時候，無論大處小處，都非教他不可，但是一下子他就學會那種打撲克牌的規則了。後來，還沒有到半點鐘，各處的籌碼，都已經到他的手裏了。

『你不能這樣幹！』安娜帶着滑稽的不快的聲調說，『你爲什麼不給我們一個頑頑的機會呢？』

司白教授，大佐和那個稍有點蠢氣的沒有趣味的德國人的副知事，他們三個人，真是找不到一點事做。維娜正茫然地想給他們一種娛

樂。最後，請他們打紙牌，把葛司達甫，湊成四個人一桌，她那樣地弄成功了。安娜看着她的姐姐，像表示感謝似的，她低伏着她的長的睫毛，她姐姐馬上懂得她的意思了。無論誰都知道，若是葛司達甫不去打紙牌的話，他會老是跟着他的妻，真的會吵她一晚。

現在，一切都很順利地很有趣味的了。瓦司雀正唱着意大利流行的歌，並且因賴特的伴奏，他又唱着羅兵丹的東方調。他的聲音不很強，但是很愉快，很有訓練。賴特本是一個有名的女音樂家，他老是歡喜和瓦司雀伴奏。並且，有人說瓦司雀是愛了她。

在角落裏，安娜和那騎兵，正在談閒話。維娜走近他們那面去，一面微笑地，一面聽着他們的談話。

『現在，現在，請你不要嘲弄我了，』安娜一面用她那韃靼的美的眼睛微笑着，一面說。『不用說，你以為像你那麼瘋了樣的在騎兵中隊

之前跑馬，或是參加賽馬，是很難的事嗎？但是，只看看我們所做的事。剛在幾天以前，我們到底把那彩票弄完功了。你覺得容易嗎？是不是？天呀！那裏有那麼多的人，個個人都抽着煙，都在說空話苦惱我。……我得站一整天。於是，又要到爲救濟貧家的工人婦女而開的慈善音樂會去。於是，一個跳舞會……」

『在這個跳舞會，我希望你願意同我跳馬資加舞呢！』那騎兵一面說，一面在椅子底下響着他的踢馬鐵。

『謝謝你……但是，我的頂煩惱的事，是我們的養育院，你知道的，是那個爲墮落的孩子們的養育院。』

『哦，是的，我知道。這不是很可怕的滑稽嗎？』

『什麼話，把這種事當作滑稽，你自己不覺得可恥嗎？但是，你知道我們頂煩惱的事是什麼嗎？我們得去照料那些不幸運的兒童，他們的

靈魂裏，是充滿着惡德和惡例的，我們得注意他們……」

『唔！』

『……要提高他們的品性，要叫醒他們靈魂中的義務的觀念。你了解這個嗎？是的，每天有幾百個幾千個小孩子送來，其中沒有一個是邪惡的孩子！假使你問他們的父母，你的孩子們是好的呢，還是墮落了呢，不知怎的，他們都甚至動起怒來。並且，那個養育院已經裝修好了，一切都豫備好了，沒有一個同居的人。看起來似乎我們對於每個送來的孩子還會送一份獎金。』

『安娜！』那騎兵雖帶着諂媚的調子，然而態度很認真的說。『爲什麼要發獎金呢？把我也帶到那養育院裏去罷。講實話，你找不到一個比我更要墮落的孩子呢！』

『哦，不要亂講。無論對於什麼事，你都是不能正正經經地講的。』

她一面笑，一面靠着椅子的背了。

瓦西利公爵，坐在一張很大的圓桌上，正在把他自己畫的一冊滑稽畫給他的妹妹阿諾梭甫和他的內弟們看。他們四個人看了那冊畫本，笑得一榻糊塗，這種笑聲，漸漸地引動了那些不忙於打牌的客人了。這個畫本，可以當作瓦西利公爵講的諷刺故事的一種附錄。他帶着他日常的平靜的態度，一個個地舉出例來。『這是阿諾梭甫大將軍在土耳其，彭加利及其他諸國所發生的戀愛史。』另外，『這是尼可拉公爵在蒙特加諾的冒險。』等等。

『現在的，太太紳士們，是我親愛的妹妹劉米娜的短短的生活的故事。』他一面說，一面很快地看着他的妹妹。『第一部，童年時代。小孩子長大了，叫做李瑪。』

在那畫本的紙上，畫有一個側臉的但是現出兩隻眼睛的小姑娘，

用着破斷的線，畫着她的腿和長長地伸展在他手上的手指。

「從沒有人叫我做李瑪！」劉米娜笑着說。

「第二部。她的初戀。一個士官候補生將他自己創作的詩獻給這一位少女。你們看，他是跪在她的前面。詩確是藏着珠玉的。下面就是一個例。」

——你那美麗的神聖的腳——

是一個天賜的情熱的印呵！——

「這裏畫的，就是那實在的腳。」

「並且，在這幅畫裏，是那個士官引誘天真的李瑪和他同逃的。這是淫奔。並且這是一個很緊急的場面，動了怒的父親，追捕了這兩個淫奔者。膽怯的士官生，將一切的罪歸於瑪，如下詩：

「你過久地塗脂抹粉，

現在追捕者迫近了我們。

你自己設法逃出那困境，

我將跑入這最近的叢林。」

李瑪的生活的故事過去了以後，接着又來了一個新的故事，題為

「維娜公爵夫人和銷魂的電報技師。」

「這首絕妙的詩，只用筆尖墨水和顏色表現的。」瓦西利認真地

說：「本文還沒有寫出來。」

「這倒很新鮮，」阿諾梭甫說：「我從前沒有見過。」

「最近的消息。剛上市的東西。」

維娜撞他的肩膀。

「這個不要給人看。」她說。

但是，瓦西利或是沒有聽見，否則就是沒有注意她的說話。

「這故事的起源，要回到歷史以前去。在五月美麗的一天，叫做維娜的少女，接到一封紙上面有兩隻鳩鳥接吻的信。這是那封信，那就是鳩鳥呢。這封信，是愛情的宣言，是絕對輕視着拼字的規則的。開始是這樣的：「哦！美麗的黃髮碧眼白皮膚的太太！你，你是，……在我的胸中沸騰着的憤怒的火焰的海，……你的眼光，好像一條毒蛇，刺穿了我的苦惱的靈魂。……」信的結尾，有下面這樣謙遜的署名：「我的職務，不過是一個電報技師，但是，我的感情，是不劣於喬治卿呢！我不敢把我的名字全部寫上，因為太值不得一看了。所以我只用我名字的第一個字，署名為 P. P. Z. 了。請你回信到地雷維利將軍那裏罷。」太太紳士們，在這裏，你們可以看見那電報技師自己的樣子，是用顏色畫得很巧妙的呢！

「維娜的心被刺穿了。這是她的心，這是箭。因為她是一個行動很規矩的教育很好的女子，她將這信給她的父母看了，並且還給了和她

訂了婚的朋友看了。這位朋友，就是一個頂漂亮的叫做瓦西利的青年。這是插畫，將來是要附着詩來說明的。

「瓦西利悲傷地哭泣着，將維娜的戒指還給她了。」我不敢妨礙你們的幸福。」他說。「我請求你不要倉忙從事，無論什麼事，在做之先得過細地想一想。乖乖，你還不懂得人生，蝴蝶一樣地，飛向火焰裏面去。同時在我，哦！我是知道這冷靜這偽善的世界的！讓我警告你，那個電報技師，是一個迷惑的然而又是狡猾的男子。他們以他們可誇的美貌和虛偽的感情，去欺騙一個無經驗的處女，並且極其殘酷地嘲笑她，他們感到一種不能用言語形容的愉快。」

「六個月過去了。在這種人生的猛烈的跳舞之中，維娜忘記了她的讚美者，同那個美麗的青年瓦西利結婚了。但是那電報技師並沒有忘記她。她改裝為一個煙突掃除者，進到維娜公爵夫人的屋子裏去了。」

你們現在還可以看到在地氈上，在墊子上，在壁紙上，甚至在細工的地板上的他的五個手指和兩片嘴唇的痕跡。

『後來，他又扮爲一個農婦，作洗碗碟的人被雇了。但是，經我們廚子的格外的注意，把他弄走了。』

『現在他進了瘋人院，又入了僧堂了。但是，每天他不錯地寫一封情熱的信給維娜。你們現在還可以看見落在信紙上的他的眼淚的斑點。』

『後來，他就死了。在他的死前，他遺囑要把他的外套上扯下來的兩粒釦子和一香水瓶子眼淚，給維娜做紀念品。……』

『那個要茶？』維娜問。

七

秋日的太陽已經西沉了。最後的紅色的細薄的光，仍然在暗雲和大地之間的地平線上燃燒着，到底，又消去了。大地，樹木，天空都看不清楚了。只有星光，在頭上閃動着。燈臺上放射出來的藍色的光線，向上面昇着，像突破着天空的圓屋頂似的，展開成爲一個鈍色的光輪。夜蛾在洋燭的玻璃罩子的周圍飛着。院子裏星形的白花，在夜色和寒冷中，放出強烈的香味來。

司白教授，副知事和波諾大佐，走了一刻，約好了從車站裏再送回車來接阿諾梭甫將軍。

其他留下的客人都坐在走廊裏。雖說將軍自己反對，他家都勉強地叫他穿上了外套，用一條氈子蓋了他的脚了。一瓶他心愛的紅葡萄酒，放在他的面前了，同時她們兩姊妹，坐向他的旁面去，將他的杯子裏斟滿了酒，把酪餅切成薄片給他吃，打燃洋火替他點煙。這位老將軍真

是快樂極了。

『是的……秋天來了，不錯！』他一面說，一面看着那燭光，並且思慮地搖着頭。『這是我回去的時候了。實在說，我真不想走。現在是住在海濱最好的時候，又寂靜，又平靜……』

『你爲什麼不同我們住呢！祖父？』維娜說。

『不行，親愛的，不行！職務不允許我。我的假期過了……雖說，我是多麼地想留在這裏。現在，薔薇花是這麼香！在夏天，只有薊球花有點香氣，並且那就像糖果的氣味一樣。』

維娜從一個小花瓶裏摘下兩朵小薔薇來，插在將軍外套的釦子上。

『謝謝你，維娜！』將軍低着頭，去聞那花的香味。於是，他帶着特有的笑臉微笑着。

「這個使我想到我們如何來到波克哈勒司特的。有一次，我在街上走，一陣很強的薔薇香止住了我。在我的前面，有兩個兵，拿一瓶很美的薔薇油。他們用這瓶油塗了皮鞋，並且還塗了槍機。」你們找了什麼東西？」我問他們。「一種油，長官！我們用着去做菜，但是不能用。可是香味很好。」我給了他們一盧布，他們很高興地將那瓶子讓給我了。雖說瓶子裏的油，一半也沒有了，但是，普通的價格，至少也要六十盧布。兵士們對於這次的交易，非常高興，附加地說：「這裏還有點土耳其豆子。我們煮了一頓，但是仍和從前一樣的硬。」那是咖啡。我同他們說，「這東西在土耳其人或是很好，對於我們兵士們，是不適合的。」幸而他們都還不吃鴉片煙。在許多地方，我看見了鴉片的錠劑呢！」

「祖父，率直地告訴我們。」安娜說，「打仗的時候，你怕不怕呢？」
「這是一個滑稽的問題，安娜！不用說，我是害怕的。你不要相信，他

們對你說他們是不怕，說什麼砲彈的聲音，是世上最好的音樂的鬼話。這樣的人不是發瘋，就是吹牛皮。講到害怕，是人人都害怕的。不過這個人失了自制，那個人很能把住他自己而已。你瞧，害怕是相同的。但是自制的能力，是可以練習來的，這就是我們有英雄和偉人的原因。不過，我倒有一次害怕到要死的時候。」

『你不告訴給我們聽嗎？祖父！』兩姊妹同時地問。正如她們在童年時代的一樣，仍是歡喜聽阿諾梭甫的故事。安娜甚至將她的肘擱在桌上，臉靠在手掌裏，就像她小孩子的時候的態度一樣。在他那種慢慢的無技巧的談話的態度裏，有一種特別動人的魔力。就是他說他的故事的措詞，都帶一種特別拙劣的書本式的性質，有時，好像他是在那一本看慣了的舊書上讀來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並不很長，』阿諾梭甫說。『這是在西普加時候的冬

天，是我打傷了頭部以後的事。我們一起四個人住在塹壕裏，在那裏，我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有一早晨，我們正將起來，我突然地覺得我的名字，不是耶可夫，是尼可拉，並且硬不能相信我自己真是耶可夫了。我覺得我是昏了，叫人送點水來，我用水打濕了我的頭部，於是神情又清醒了。」

『我能想到你會征服過多少女人，耶可夫！』賴特說。『你年青的時候，一定很漂亮。』

『哦！我們的祖父，到現在還是漂亮的呵！』安娜大聲地說。

『不，我想我從沒有很漂亮過。』阿諾梭甫一面說，一面帶着靜靜的笑容。『但是，我也不頂討厭。在波克哈勒司特，發生了一件頗可動人哀感的事。當我們進城的時候，居民在廣場裏放禮砲迎接我們，結果弄破了許多的玻璃窗子。在窗欄上放有盛着水的玻璃瓶的窗子，都沒有

破。我是這樣發現出來的。我走進指定給我的營房的時候，我看見一隻小籠子上面，有一個充滿着水的玻璃瓶，瓶裏有些魚在游泳，使我奇怪的，一隻金絲雀和它們在一起。但是，我仔細一看，看見了那個瓶子的底是脹凹得那麼大，罩在籠子的頂上，成爲一個拱門形的地方，金絲雀可以在那裏飛，可以坐在木枝子上。後來，我才覺得我看東西是頗遲鈍的了。」

「我走進了屋子，看見了一個美麗的彭加利的小姑娘。我把我的名片給她，順便問她爲什麼她們的玻璃窗子沒有破呢。她說那是因爲水的關係，於是又對我說明了金絲雀的事體。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的眼睛碰着了，在我們之間，正像電氣樣的散着火花。並且我覺得我是戀愛她了，熱烈地難挽回地愛着她了。」

老人靜默了一刻，慢慢地喝一口暗色的葡萄酒。

『但是，你沒有向她告白你的愛情嗎？』鋼琴師問。

『唔……當然囉！但是……我沒有做聲……就是這麼一回事……』

『祖父，我希望你不要使我們紅臉罷。』安娜惡作劇地笑着，這麼說。

『不，不，這是一個很合禮的故事。你瞧，無論我們到什麼地方，市民並不十分誠懇地感動地對待我們，但是，在波克哈勒司特，他們待我們是這麼好，我一奏提琴，姑娘們就跳起舞來，我們每天是這樣幹。

『有一晚上，我們正在月光中跳舞的時候，我走進廳裏去了，我那個彭加利的姑娘正在那裏。她一看見我，假裝着在挑選堆在那裏的枯萎的薔薇葉子。但是，我走去抱了她，和她接了好幾個吻。

『好了，每逢月光和星出現在天空的時候，我就急忙地到我的愛

人那裏去，挨着她，忘記了我一切的煩惱了。當我不得不分別的時候，立誓着永遠的愛情，就此永別了。」

「就是如此嗎？」安娜明明是失望地問題。

「你還要多少？」將軍回答。

「對不起，耶可夫，但是你剛才講的，不能算是真的戀愛，僅是一種平常的軍人的冒險。」

「不知道，不知道這是愛情，還是別種感情。」

「但是，請告訴我，你沒有真正地戀愛過嗎？你要知道，真的戀愛……是聖的，純潔的，永久的，神的……你沒有這樣戀愛過嗎？」

「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說，」老人躊躇地從椅上站起來說。

「我想我從沒有這樣地戀愛過。開始，我是沒有時候：青春，牌，酒，戰爭……好像人生是不會終止的，青春，和健康。但是，在我有點觀看周圍

的時間的時候，我已經衰老了。……哦，維娜！現在你再不能夠留我了。騎兵！』他說，轉向着巴格特依司基。『今晚很暖，讓我們稍稍地走一下罷。我們會碰着那車子的。』

『我同你去，祖父，』維娜說。

『我也去。』安娜跟着說。

在他們走以前，維娜低低地對她的丈夫說：

『到我房裏去。桌子上的盒子裏，有一個紅絨盒子，裏面有頁信。去讀讀它。』

八

安娜和巴格特司基向前走了，將軍和維娜跟着，手挽手地，比他們約後二十步。晚上是那麼黑暗，在開始幾分鐘，剛從房間的光明裏走出

來，在眼睛沒有看慣這個黑暗的時候，不得不用脚去探路。阿諾梭甫雖說年紀是老了，眼光仍很銳利，時時幫助着維娜。他用他那隻大而冷的手，時時親愛地去摩撫維娜那隻輕輕地放在她的外套袖子裏面的手。

『安娜不是有點奇妙嗎？』將軍突然地說，好像把他想着的事大聲地說出來了。『我時常注意到女子到了五十，特別她是寡婦或是老處女的話，她歡喜取笑旁人的戀愛故事。她們或是偵探，或是閒談，或是取樂他人的不幸，或是使旁人幸福，或是談着高尚的戀愛。我說，在我們的時代，一般人都不知道如何去戀愛。我沒有見過真正的戀愛。在我自己的時候，也沒有見過。』

『呃，祖父！』維娜輕輕地壓着他的手，反駁地說。『你爲什麼要誹謗你自己。你也是結過婚的。就是說，你也是戀過愛的了，是不是？』

『絕對不是，維娜。你知道我怎麼結婚的嗎？你知道，我看見她是那

麼一個新鮮的純真的女子。她呼吸的時候，在她內衣的下面，可以看見她胸部上下的波動。她會愁容地蹙着她那很長的眉毛，突然地她又面變紅色了。她的皮膚是好看而又白，手是那麼溫軟。哦，那惡魔，爸爸和媽媽就在四周打圈子，用着狗樣的眼睛，看着我們。他們一走，她就會在門的後面，一次或兩次地和我接吻。飲茶的時候，像偶然地她的腳會接觸你的腳……這樣一來，事體成功了……「我親愛的尼基達，我來向你女兒求婚的。相信我，她是一個聖者……」於是，爸爸的眼睛已經是濕了和我接了吻，對我說；「我的好孩子，我們老早就這麼希望了……上帝保佑你們……好好地注意你的寶貝……」好了，結婚三個月後，這位神聖的寶貝，穿着骯髒的衣服，襪子也不穿，穿一雙拖鞋，在家裏跑來跑去，細的不梳的頭髮，結成了一個毯。同着廚子那樣的僕人們調情，同年青的士官們會面，同他們談話的時候，一種奇形怪狀，兩隻眼睛團團

轉。當了旁人的面，總是叫我做「傑克」，並且還帶着滑稽的鼻音。他很奢侈，很貪婪，很骯髒，很虛偽。並且我知道她常是用眼睛說謊……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可以平靜地談這些事。在我的內心，我對於那個戲子反有點感謝之念呢！……謝天謝地，幸而沒有小孩子……」

「但是你原諒他們嗎？祖父！」

「原諒？不，這個話不對，維娜！在開始的時候，我幾乎瘋了。當時我若是遇見了他們，不用說，我會把他們兩個殺死的。可是後來漸漸地我平靜下來了，殘留下來的，只是一種輕蔑。這樣是很好。上帝止住我不必要的流血。另外，我逃脫了普通的丈夫的命運。若不是爲這討厭的事務，我不知要成個什麼樣的情形了。一匹負着重荷的動物，一個羞恥的默認者，一頭被搾乳的母牛，一個屏風，一件便利的家庭用具……哦，錯了，走這邊來，維娜！」

「不，不，祖父，不要管我，不過據我想來，你現在所說的，是你的憤怒的感情……你將你不幸的經驗，移到他人的身上去。你把瓦西利和我，當一個例證想想罷。你不會把我們的結婚生活想做是不幸的罷，是不是？」

阿諾梭甫靜默了一刻，於是慢慢地幾乎是不願意地說。

「那末……讓我說……你們是例外……但是，你看，爲什麼大部份的人都要結婚呢？在女子那方面說來，她覺得當她的朋友都嫁了人的時候，一個人做老處女爲可恥。她不願意留在家庭裏負擔重荷，想去獨立生活着……當然，這是純粹的母性的生理的必要。在男子是又有別種動機的。第一，他是厭倦了獨身的生活，厭倦了房中的不規則，厭倦了酒店，骯髒，紙煙殼，破衣服，債務，不客氣的朋友，及其他種種。第二，覺得家庭生活是比較健康，比較經濟些。第三，他想着可能的孩子，對他自己

說：「我自己要死，但是得把我的一部分，遺留於後代。」這好像是一種永遠的幻像。比如在我，又是一種天真的誘惑。有時，許多人是想着她的嫁資的。但是無利慾的犧牲自己的不望報酬的愛情在那裏呢？那種所謂「比死還強」的愛情，在那裏呢？爲戀愛而犧牲而拋棄生命而忍耐苦惱而不辛苦的快樂的愛情在那裏呢？等一下，不要忙，維娜，我知道你正要把你的瓦西利的事告訴我。是的，我歡喜他。他是一個好人。或許他的愛情，會在將來在偉大的美麗之光裏發現出來。但是，請想想我所說的戀愛。戀愛一定是一個悲劇，是世界上最大的神祕。這是影響着人生的愉快，推定與調和的。」

「你會見過這麼的戀愛嗎？祖父！維娜平靜地問道。

「沒有，」老人決然地說。『然而，我知道兩件和這有點相同的事。一件是因爲愚蠢，還有一件……因爲柔弱。如果你想聽，我可以告訴你，

這不要多少時候。」

『請，祖父！』

『那末我就說罷，一個我們師團（雖不是我自己的）的聯隊的大佐，有一位夫人。她是一個醜極了的女子，紅頭髮，身長體瘦，一張頂大的口……石膏常是在她的臉上現出來，好像是莫司科老屋的牆壁。你知道她是這類的一個人，性情是專橫，對於任何人都充滿着輕侮，持有一種變化的熱情。另外，還是一個嗎啡鬼。』

『正是黃葉紛飛的時候，一個新任命的剛從軍事學校出身的黃嘴的旗手，配到這個聯隊來了。還沒有到一個月，這隻老馬婆，已經把他弄到她的掌握中了。他是她的僕人，是她的奴隸，時常同她跳舞，替她拿扇拿手巾，有時替她叫馬車，跑到冷的外面去。一個純潔的天真的孩子，將他的初愛，放在一個年老的有經驗的專橫的淫蕩女子的腳下，實在

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縱使無傷地走了出來，但是他仍是破滅的了。這是人生的一個記印。

「聖誕節的時候，她已經對他厭倦了。她又回到她的一個從前的情人那裏去了。但是，他不能忘情她。像一個幽靈似地追蹤着她。他變得瘦削而陰暗了。用稱贊的話來說：「死神已經住在他的高高的額上了。」他對於什麼人，都非常地忌妒。聽說他常常在她的窗下，站立一個通晚。

有一次，在春天的時候，他們的聯隊，要到外面去春遊。雖說那件事發生的時候，我不在場，但是，他們兩個的事，我是熟知的。如平日的春遊一樣，每個人都飲了很多的酒。他們是沿着鐵道線，步行回來的。突然地一輛貨車現出來，向他們這方馳來了。車子正慢慢地上着險峻的坡，不止地鳴着警笛。當車頭燈已經來得很近的時候，那個女人對那個旗手

細細地說：「你常常說你是愛我，假使我叫你投身於火車下面的話，你一定不聽我的話罷。」他也沒有說一個字，一直衝向火車的下面去了。他們說，他是算得很精確的，剛剛把自己投在前輪與後輪之間，好把自己截爲兩段，但是，有一個蠢人，拼命地想把他倒拖出來。他只是沒有那大的力，不能把手抓住火車的旗手拖出來，因此，他那兩隻手，都被截去了。」

『多可怕啊！』維娜大聲地說。

『那旗手因此不得不離開職務了。他的朋友們稍稍聚了一點銀錢，幫助着他，使他走了。他不能留在那個城裏，對於她對於那個聯隊，成爲一種永久的活活的譴責。後來，他變爲那種討厭的樣子，做了乞丐，在一個隔彼得堡不遠的某地方凍死了……』

『另外一件，更是可憐。女人是和剛才說過的那個女子的性格一

樣，只是比較年青些漂亮些。她的行動舉止，非常的壞。就是我們這些常是輕視着家庭的浪漫司的人們，也覺得討厭。丈夫知道一切，看見了一切，但是不說一個字。當他的朋友們暗示着這個的時候，他只是說「哦，不管她罷。這不是我的事。只要萊羅契加是快樂的。……」那樣的一個蠢東西！

「後來，她又同一個副官維西尼可甫中尉姘着了。於是他們一同生活，兩個丈夫，一個妻——好像這是經過正當的結婚的手續似的。後來，我們的聯隊，要出發打仗了。我們同事的太太們，都來送行，只有看見這個女子，真覺得是一種羞恥。從普通的禮節說來，她至少要看看她的丈夫一次。但是，不然，好像惡魔纏住一根枯死的柳樹一樣，她老是繞着中尉的頸子。當我們上了火車，她無禮地對她的丈夫說「你不要忘記，你要用心地招扶他，若是他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我將逃出家庭，永不

回來的呢！並且我將把小孩子一同帶走。」

「到這時候，你會想到那位做丈夫的軍官是一個柔弱的人罷？一件破片一個卑怯者？全不是。他是如所有的兵士那樣的勇敢。在綠山的時候，他率領他的部下，六次攻擊土耳其的堡壘。他們兩百個人，只剩下十四個了。他自己受傷了兩次，仍是不到醫院裏去。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部下都崇拜他。」

「但是，她告訴了他！……她囑付了他……」

「他看守那個怯懦的懶惰的他的妻的情夫維西尼可甫，真好比一個保姆，一個母親。到了晚上，當他們不得不在泥土上睡眠的時候，他總用他自己的外套替他蓋着，當有土工的時候，他總是代他去，同時，那位中尉不是睡在床上，就是還在打牌，到了半夜，他代他去放步哨。在那個時候，維娜！土耳其的遊兵，斬殺我們的哨兵，真好像農婦切白菜頭。」

子一樣。我告訴你，當我們聽見說那中尉得了傷寒急症死了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吐了一口輕鬆的氣……」

「祖父！你會碰過真正地戀愛的女子嗎？」

「哦，是的，會過，維娜！我可以說，見過很多。我敢說，每個女子，在她的愛情，是持有最高的英雄氣概的。當她和一個男人接了吻，擁抱了他，做了他的妻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母親了。如果她是戀愛的話，戀愛是她的人生目的的全部，是全宇宙。愛情是那麼討厭的形狀，為得一點小小的快樂，一種便利，就變為墮落的，不是女子的罪過，只是男子的罪過。因為他們一到二十歲，就是飽滿的，帶着小雞那樣的身體，野兔那樣的靈魂生活着，在愛情之前，不會有力強的希望，英雄的事業，和什麼崇拜的。有人說從前的人是兩樣的。就不是這樣，難道最高貴的人的心靈，就不夢想這樣的事嗎？——好比詩人，小說家，藝術家，音樂家等等。幾天以前，

我讀了「瑪倫萊司可和克利幽的騎兵」的小說……你會不相信罷，我讀得哭了。你老實地告訴我，一切的女子，不夢想着那種忘記自己的謙遜的犧牲自己的否定自己的戀愛嗎？」

「哦！當然！當然！祖父！」

「如果她們沒有像這樣的戀愛，女人們是要復讎的。再過三十年……我當然看不見了，但是，維娜！你是可以看見的。到那個時候，女人們將有一種空前的權力。她們會穿得像亨多的偶像一樣。會把我們這些才子，像可以輕蔑的諂媚的奴才一樣，踐踏在她們脚下的。她們的瘋狂的妄想，成了我們男子痛苦的法則了。在這些時代之中，因為我們不知道崇拜戀愛，一切的事情都發生出來。這會成爲一種復讎。你知道行動與反動的法則嗎？」

他靜默了一刻，突然地問：

「告訴我，若是不困難的話，關於那電報技師的故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就是今夜瓦西利公爵所講的。在他講的話裏，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呢？」

「你覺得這個很有趣嗎？祖父！」

「隨你，維娜！如果你不高興的話……」

「那裏，不，一點也不！我很高興告訴你呢！」

她告訴阿諾梭甫聽，說在她結婚的兩年之前，有一個狂人對她的戀愛，使她苦惱不堪。她從沒有見過他，並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只寫信給她，署名爲 G. S. Z. 只有在一封信裏，曾提到他在某個官廳裏，擔任一點小職務。關於電報技師的事，他從沒有說過。他明明是監視着她一切的行動，在他的信裏，如她所穿的衣服，同樣，關於她所到的地方，都正確地寫在那裏。在起初，那些信頗有卑鄙之處，而又非常的熱情。但是，有

一次維娜寄他一封回信（這件事是不能在家裏公開的，家裏的人沒有一個知道這件事的），請他不要再用他的戀愛的哀訴來苦惱她了。從那以後，他不提到他的愛情了，信也寫得很少。只在過年過節，和她的生日的時候，才寫信來。維娜公爵夫人把她今天收到的禮物，也告訴了阿諾梭甫，並且幾乎一個字一個字地，把她的那位神祕的崇拜者的奇怪的信，重複地說了一遍……

『是的，』她一說完，阿諾梭甫慢慢地說：『或許他是一個瘋子，一個坦白的瘋子。但是，有誰知道呢？或許你的生命的道路，被這種婦女們夢想着的現今的男子做不到的戀愛切斷了罷。喂！在那邊你不看見有點燈光嗎？那一定是我的馬車。』

同時，高聲的汽車的汽笛聲，從後面響來，亞贏質的白光，照在不平的路上。那是葛司達甫的車子。

「你的東西我拿來了！安娜進來罷。」他說，「我送你去好不好，閣下！」

「不必，謝謝你。」將軍說，「我不歡喜那種機械，搖得要命，加以發出種種的臭氣來，一點也不愉快，那末，維娜，再會了！我以後常來的。」他加說了這一句，同維娜的手和額接吻。

他們告別了。葛司達甫把維娜帶到她屋子的門口，於是把汽車打了一個回轉，那叫着汽笛的車子，在黑暗中就不見了。

九

維娜帶着不愉快的感情，走上回廊的階段，走進屋子裏去。還隔很遠，她就聽見了她哥哥尼可拉的高響的聲音，再走近一點，她看見他從房間這一頭到那一頭地很快地走着。瓦西利坐在打牌的桌旁，他那大

的光亮的頭髮的頭，屈在那桌子上，在那綠的布上，正在畫肖像。

『我不是老早就這麼主張嗎？』尼可拉憤怒地說，做一種手勢，好像要擲一個很重的東西到地板上去的樣子。『我不是老早就主張這些愚蠢的書信的全部歷史必得完結嗎？甚至在你和維娜結婚之前，我就鄭重地同你講過，你們雙方只是像小孩子一樣地好頑，在他們中間，除了開頑笑外，就不看見其他的事了。……哦！維娜自己來了……是的，我們正在同維娜談你的那位瘋子呢？我以為爲這種信，是無禮並且又討厭。』

『沒有什麼信，』維娜公爵搶着說，『他只寫了一封信。』

維娜聽了，臉紅起來，在一株大樹蔭下的長椅上坐下了。

『我剛說話直率，特此道歉。』尼可拉一面說，一面又拋去一種看不見的東西到地板上的樣子，好像從他胸裏扯出來的一種重的東西。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老叫他爲我的呢，」維娜高興她丈夫的忍耐，附加地這麼地說：「他是我的，正如是你的一樣。」

「不錯，我再請求原諒。但是，無論如何，我所要說的，是這些無聊的事，已經是把它告一個結束的時候了。」我覺得事情已經到了限度以外，人可以取笑可以繪畫的了。如果現在我有什麼憂慮的事，那就是維娜的名譽，並也是你的，瓦西利的名譽。」

「哦！我是怕你把事體弄得小題大做啊！」維娜的丈夫說。

「那是可能的。但是，你倆都瀕於極其滑稽的場面了。」

「我不知道，」公爵說。

「只要想想這個愚蠢的手釧，」尼可拉從桌上拿起那個紅盒子，又連忙帶一種討厭的手勢，把它放下了。「試想這種怪東西，是帶到你手上的，或是丟掉它，或是送給下女去。於是第一，署名 P. P. Z. 的那個人，

可以當他的朋友們吹牛皮，說維娜公爵夫人接受他的禮物了。第二，他會大膽地老是頑這套同樣的把戲。明天他送你一隻鑽石的指環，後天送你一隻珍珠的頸圈，那末，突然地，他會受偷竊罪和偽造罪的審判了，並且瓦西利公爵和他的夫人也將要出庭作證人了。那就實在是妙極了！

「哦，不，這手劍立即就會退回去的。」瓦西利大聲地說。

「我也是這麼想。」維娜說，「愈送去得快愈好。但是，你如何地去送呢？他的名字和住址，我們都不知道。」

「這都是小事體，」尼可拉輕蔑地說。「我們知道他的省名 P. P. Z. 維娜，是 P. P. Z. 罷！不錯罷。」

「不是，是 G. S. Z.」

「那好極了。加之，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小官吏。這就很够了。明

天我要去找一本市民住所錄看看，在那上面可以找一個這樣省名的官吏的。如果萬一找不到的話，我可以叫一個偵探，請他替我找出這個人來。倘若遇着什麼困難的時候，還要把那可以看出他的筆跡來的書信利用一下。無論如何，明天下午兩點鐘，我會確定地知道這青年的名字和住址，並且還要打聽出來他什麼時候在家。我一知道了，明天我們可以看見他，手釧也可以還他，並且我們用一種適當的手段，確定他再不使我們想起他的存在了。」

「你打算怎麼樣辦？」瓦西利公爵問。

「我想到縣長那裏去，請他……」

「哦，不要，不要到縣長那裏去。你要知道在我倆之間的關係……如果你這樣一做，那末，我們真的陷於一種滑稽的場面了。」

「不錯，那末我到憲兵大佐那裏去一趟。我們是屬於一個俱樂部

的。我想請他把那個多情的羅米歐叫到他的辦公廳來，問他幾件事。你知道大佐將如何處理？他會用一個手指搖着他的鼻子，好像是對他說：『我不能允許你做這樣的事情！先生！』

『不，不，憲兵那裏也不要。』維娜說。

『對的，維娜！』公爵補充地說，頂好是不要同局外者發生關係。如果我們那麼一做，會生出種種的謠言和風說來。我們是很知道我們這個城市的，住在這城市裏的每個人，都好像住在玻璃瓶子裏一樣。……我想我自己去看看這個青年的好。……縱令不十分地知道，……他總六十歲了……我把手劍還給他，並且同他弄一個清楚。』

『那末，我同你去，』尼可拉搶着說，『你太不嚴厲了。我去同你談話。……哦，朋友，』他拿出錶來一看。『對不起。我現在應當回到我自己的屋子裏去了。在明天早晨之前，我還有兩件案子要整理的。』

『無論如何，我對於這個不幸的男子，總覺得有點歉然。』維娜躊躇地說。

『這有什麼歉然！』尼可拉已經到了門口，望着周圍地說。『假如送手釧的寫信的，是我們這一類的人，瓦西利公爵是可以要求決鬪的。就是公爵不這樣做，我也一定要幹。若是發生在多少年前的話，叫人把他帶到我的馬廐裏來，就在那裏鞭打他一頓。瓦西利，你明天在辦公室裏等着我——我將用電話告訴你。』

十

骯髒的樓梯上，發出一些老鼠，貓，煤油和洗濯的氣味。在第六層樓上，瓦西利公爵，稍稍地站住了一刻。

『等一下，』他對他的內弟說，『讓我休息一回。』

他們又走上兩段。在那廳內，暗得非常，尼可拉擦燃了兩枝火柴，才找到他們要找的房間的號碼。他一拉着門鈴，一個肥胖的灰色頭髮的老婆出來開了門，她的身體，好像有點什麼病，稍稍地向前屈着。

『契爾特可甫在家嗎？』尼可拉問。

老婆子慌忙地狠狠地看了這個又看那個，就回到房裏去了。他們兩個那種紳士的樣子，明明地使她安心了。

『是的，他在家。進來，請。』她說了，便手開着門。『左邊第一間。』波拿特敲了三次門。在房子裏面可以聽見有一種聲音。他又敲。『請進，』房裏傳出一種微弱的聲音來。

那間房很低。但是很大，幾乎是四方形的。兩個圓窗，令人想起輪船上的窗子來，朦朧地照着光。房子的全部，更像一隻運送船的房艙，靠着一岸牆壁，有一張窄床，另一個牆壁的旁面，有一張很寬很大的長椅，上

面鋪着一個雖說還是美麗然而已經破爛的氈子，中間有一張小桌，上面蓋一條有顏色的小俄國布。

這房間的主人的臉，因為他背着光站在那裏，狠狠地擦着手，所以起初還看不大清白，他身高體瘦，頭髮長而柔軟。

「是契爾特可甫罷？對不起！」尼可拉驕傲地問。

「是的，駕臨小舍，不勝榮幸。」他伸着手，向尼可拉這方，向前走上兩步。但是，同時尼可拉似乎沒有注意到他的應酬，回轉頭來，對着瓦西利說：

「我們一點也沒有弄錯。」

契爾特可甫的瘦削的神經質的手指，在他的褐色的外套的前面，上下不定地很快地震動着，一時卸住鈕子，一時又解開。到後，他一面笨純地行着禮，一面指着那壁邊的長椅說着：

「請坐罷？」

現在他的臉，看得很明白了。臉色很蒼白，差不多是女性的，兩眼碧藍，一個表示頑固的生窩的面頰。他的樣子，大概是三十或是三十五歲了。

「謝謝你。」公爵一面說，一面注意的望着他。

「對不起。」尼可拉回答。兩人都沉默地站着。「我們到這裏來，要打擾你幾分鐘。這位是瓦西利公爵，貴族地方議會的議長。我的名字是波拿特，我是一個律師的助理。我現在要和你談的，就是關於公爵和我的事，不如說是公爵的夫人和我的妹妹的事。」

契爾特可甫變爲更狠狠了，靜默地坐下長椅去，細細地說：「諸位不坐嗎？」但是，他想起了他剛才說過了這句請坐的話的時候，他跳了起來，跑近窗前去，於是又回到原來這個地方來了。他那幾個顫動的手

指，又在他的外套的前面上下地動着，摸扯着釦子，於是又動到他的臉上去，摸着他的面髭。

『我唯命是聽，老爺！』他帶着一種遲鈍的聲音說，眼裏帶着懇求的神情，看着瓦西利公爵。

但是公爵仍是一聲不響，尼可拉却開始談話了。

『第一步，讓我們退還你這件東西。』他一面說，一面從口袋裏掏出那個紅盒子來，放在那張桌上。

『不用說，這是出自你的趣味。但是，我們請你再不要做這種驚人的舉動了。』

『請你原諒……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蠢人。』契爾特可甫細細地說，面頰羞紅，俯視着地板。『不喝一點茶嗎？』

『你瞧，契爾特可甫君！』尼可拉繼續着說，好像他沒有聽見契爾

特可甫的話。『我們看見你是一個紳士，是一個很明事理的人，我們非常高興。我覺得事情很容易解決了。除非我是錯了，你不是七八年來，就寫信給維娜公爵夫人嗎？』

『是的！』契爾特可甫恭敬地低着睫毛，靜靜地回答。

『如你自己所知道的，一直到現在，我們沒有對你取過一點任何反抗的行動，雖說我們不僅是能够做得到，並且，我們早就是應當做的呢！』

『是的！』

『是的，但是，你最後送給這個石榴石手釧的行動，使你越過我們忍耐的限度了。你了解嗎？我們再不能忍耐了。我將率直地對你說，在開始我們本打算去求官廳的幫助的。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並且我很高興幸而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再說一遍，因為我即刻看出了你是一

個有高貴的心的人。」

「請你原諒。你剛說什麼？」契爾特可甫突然地問道，一面笑起來。『你們要去求官廳的幫助嗎？你是這麼說的嗎？』他把他的兩手插進袋子裏，舒服地坐到那長椅上去，於是拿出一隻紙煙盒和火柴來，點燃一枝香煙。

「你是說要去求官廳的幫助嗎？對不起，我先坐了。」他一面說，一面轉向瓦西利公爵去，『是的，我在聽呢！』

公爵把椅子拿向桌邊去，坐下了。他不能從這個奇怪的男子的臉上，移開他的視線，他帶着困惑的好奇的心情看着他。

「但是，你要知道，朋友，我們是時常可以採取這種手段的。」尼可拉稍稍不客氣地說。『破壞別人的家庭！』

『請你原諒，但是，我想說兩句話……』

來。
『對不起，但是，我還有幾句話要說，現在……』
波拿特幾乎喊起

『請隨便，說罷！我在聽呢！但是，我有幾句話要和瓦西利公爵說一
說……』

他對波拿特一點也沒有加以注意，他說：

『這是我一生最困苦的時期。公爵，我拋棄一切的慣例，非同你說
說不可。你願意聽我說嗎？』

『我在聽呢！』公爵說。『現在，波拿特，你暫時不要做聲罷！』他注
視着波拿特發怒的姿勢，焦躁地說：『我在聽呢！』

幾秒鐘內，契爾特可甫好像是悶死了似的。於是乎他突然地說，雖
說他那蒼白的嘴唇似乎完全沒有動的一樣。

『這是很難說，……說我愛你的夫人。但是，絕望的而又非常優美

的七年的愛情，給我一種說這個話的權利。在維娜結婚之前，我寫信給她，甚至還希望她回信，我承認我是有過錯的。我也同意，我最後送手劍的行動，是一種更其愚蠢的行爲。但是，我現在直視着你，我覺得你會了解我。我知道叫我不愛她，在我不可能的事。……告訴我，公爵！……告訴我，使我不去愛她，你將怎麼辦呢？像尼可拉剛才所說的，把我放逐到另外一個城市裏去嗎？但是，這有什麼分別呢？我不是還像從前一樣地愛維娜嗎？你把我關到牢獄裏去嗎？但是，就在那裏我也可以找出使她知道我的存在的方法來。現在只餘下一件事情，那就是死。……如果你想我死的話，你叫我怎樣死，我就怎樣死呢！』

『喂！這不就是朗誦劇詩嗎？』尼可拉一面說，一面帶上帽子。『事體是很簡單的。現在是兩條路你選一條：一條是你自動地不要再寫信去苦惱維娜，否則，如果你不停止，我們會採取我們的地位所能够做得

到的手段。』

但是，契爾特可甫一點也不注意他，雖說他聽見了他的談話。他又轉向着瓦西利公爵說：

『你允許我離開你十分鐘嗎？我並不躲避，我要去同維娜在電話裏說幾句話。我可以保證你，我覺得可以重說的事，我都重說給你聽。』

『你去！』瓦西利說。

瓦西利和尼可拉兩人留在房裏的時候，尼可拉即刻責備他的姐夫。

『喂，這是不可能的。』他一面說，一面做一種拋什麼東西到地板上去的姿勢。『我不是警告過你我是來同你負談話的全責的嗎？來到這裏，你自己要談，便軟弱下來，讓他說了許多他的感情話。我現在處理這件事，只須兩句話。』

『不要忙！』瓦西利說。『過一會兒，事情便會明瞭的。最要緊的，我一見這個人，我就覺得他是一個不能欺騙的人。試想想看，尼可拉，他不能制止他的愛情，這並不是他的罪過，世上沒有人可以做得到這件事的。你很知道，這是一種就是到現在還不能說明的感情。』公爵稍稍沉思了一會，接着說：『我很覺得這個人可憐。不僅覺得他可憐，並且，我感到我們是立在一个絕大的悲劇的前面！我不能扮演其中的丑角呢！』

『這只是頹廢。』尼可拉說。

十分鐘後，契爾特可甫回來了。他的眼睛放着光輝，有一種深刻的表情，似乎在他的眼裏，滿了流不出來的眼淚。誰現在等着要坐，和現在在什麼地方的事他明明都忘記了。瓦西利是了解他的。

『我豫備了，』契爾特可甫說。『明天你們將再不看見我了。你們可以當做我死了罷。但是，有一個條件——這句話我是對你說，瓦西利』

公爵——你瞧，我盜用了公家的款子，我立即得離開這個城市。你能允許我寫一個最後的信給維娜公爵夫人嗎？」

「不，現在一切的事情都完了。沒有什麼再寫信了。」尼可拉大聲地說。

「可以，你寫罷。」瓦西利說。

「我所要求的就在此。」契爾特可甫帶着驕傲的微笑說。「你們不會再聽見我的消息了，也不會，當然，也不會再看見我了。維娜公爵夫人不願意同我說話。但是，當我問她，當然不使她見我，爲得想時常看見她，我可不可以留在這個城裏呢？她回答：「哦，只要你知道我對於這些事是多麼厭倦啊，你不能把這件事告一個結束嗎？」所以我現在就把它告一個結束呢！我想我是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了。」

那晚上他回家去了，瓦西利把他和契爾特可甫的會見的詳情，都

告了他的夫人。他覺得非告訴她不可。

維娜雖說是有點不舒服，可是她也並不驚惶，也不狼狽。只是那晚上她的丈夫到她那裏來的時候，她突然地臉向着牆壁，說：

『讓我一個人罷。我知道那個人是在自殺呢！』

十一

維娜公爵夫人從來不讀報紙的，第一是因為報紙弄髒了她的手，第二，是因為從現在報紙的報告的方法，不能夠找出一點什麼東西來。但是，今天是運命叫她開了報紙，正是她讀着下面這一段記事的地方。

『神祕的死！昨夜約莫七點鐘的光景，管理局員 G. S. 契爾特可甫自殺了，從檢屍官那裏所得的消息，他的自殺的原因，是因為盜

用了公款。這件事體，在自殺者的遺書裏會寫明了。因為本案有證人陳述，——是出於本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決定不再檢驗屍體。」

讀了這段記事，維娜想着：

「爲什麼我感覺這絕大的悲劇的終結要來到呢？這是什麼呢？是戀愛，還是瘋狂呢？」

她整天地在花園和果樹園的小道上走着。她的不安不能使她坐住片刻。她一切的思潮，都集中在這個未知的人的身上，這個她從沒有見過的或許將來也不會見到的人的身上。

「誰知道呢？或許你的人生的前路，要被一種真實的犧牲自己的誠實的戀愛切斷了罷。」她想起阿諾梭甫將軍的話了。

六點鐘，郵信來了。維娜早已認識了契爾特可甫的筆跡，並且帶一

種她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情愛，打開那封信，原文如下：

「維娜！上帝給以我愛你的那種偉大的幸福，這不是我的罪。人生的一切，對我不發生興味了，政治也罷，科學也罷，對於人類將來的幸福的懸念也罷——我整個的生命，都集中在我對於你的感情的上面了。我現在覺得我好像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尖東西，參進了你的生活。若是可能，請你原諒我。今天我離開這裏，永不回來了。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你想起我了。」

「因為你在這世上的存在，我要獻給你無窮的感謝呢！我曾以種種的試練，克制了我自己。這不是一種病，不是一種狂妄的誘惑，但是這是一種上帝為報酬我某種事體而賜給我的愛情。」

「在你的眼裏，在你的哥哥尼可拉的眼裏，縱令覺得我是可笑——但我永遠地離去，我仍是崇敬地重復地說：「只願卿名永

久是神聖！」

「我第一次見你的面，是八年前在一個劇場的包廂裏。在那一剎那，我就對我自己說：「我愛她，因為在這世上再沒有像她的東西，沒有比她再好的東西，沒有一個動物，沒有一株植物，沒有一個星，沒有一個人，比她再美再優雅的了。」我覺得全世界上的美，在你的身上具體化了。

「請你想想在那種環境之下，我將怎麼辦呢。逃到別一個城市裏去嗎？但是，我的心靈仍然是不離開你，我生活的時時刻刻，充滿着相思你夢想你——一種甜蜜的狂熱。對於那隻愚蠢的手，我是很羞恥的，但是，那正是我的一個錯誤。我能想像到這對於你的客人們，能給與一種怎麼樣的印象。

「十分鐘內，我就要走了。我僅有在這個信封上貼了郵票再投

到郵箱裏去的時候了，因為我不願意別的人來做這件事。你想把這封信燒去嗎？我剛剛在火爐裏燃起火來，燒去了對於我的生命最親愛的一切的東西了：我偷來的你的手巾——這是在一個跳舞會內落在你的椅子上的——你的信——哦，我接了多少次吻的信啊——是叫你不要再寫信給你的信！美術展覽會的目的錄，你會拿在你的手裏，後來你出去的時候，掉在椅子上的……一切，一切都完了。我把一切的事情，都告了一個終結，但是，我仍然想着，並且確信着，你幾時會想到我的。想到我的時候……我知道你愛音樂，我常在貝多芬音樂會裏看見你——

——如果想到我的話，你不肯獨奏一曲，或是叫別人為你奏一個有名的調子嗎？

我不知道要怎樣地來完結這封信。我誠心地感謝你，因為你是

我生命唯一的快樂，我唯一的慰安，我唯一的思想。只願上帝賜給你快樂，只願暫時的無聊的事體，不致於苦惱你的美麗的灵魂。我親你的手。

G. S. Z.

她帶着流淚的紅眼，走到她丈夫那裏去，把這封信給他，說：

『我不想對你隱瞞着任何事情，但是我感到一種可怕的事情，侵入了我們的生活了。你和尼可拉一定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

瓦西利小心地讀着這封信，讀了以後，又好好地摺起來，沉默了許久，說：

『這個人是很誠實的，這是無可疑義的事。加之，我不敢對你分析他的感情。』

『他死了嗎？』維娜問。

『是的，他是死了。我只可以這麼說。他只是愛了你，並沒有瘋。我的

眼睛沒有離開看他，我看見了他面部上每個跳動，他沒有你，他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我覺得我是面對着一個那麼巨大的苦惱，凡是人們受了這種苦惱的打擊，一定會死的。並且我幾乎感覺到在我前面的，已經是一個死人了。在他的面前，我不知道要怎麼辦，要怎樣地指導着自己呢……

『瓦西利，如果我到城裏，去看看那個人的屍體的話，這於你有什麼難過嗎？』維娜插着嘴說。

『不，不難過！維娜！反之。我自己也想去看看。但是尼可拉總是向我搗亂。我真怕我感着一種強迫呢。』

十一

維娜的車子走進路德街的第二區的時候，她下了車。她沒有費一

點力，就找着了契爾特可甫的住宅了。她又碰着了那同樣的灰眼的老婦人，她又像先一天那樣，問道。

『你想找誰？』

『契爾特可甫先生，』公爵夫人說，她的服裝，她的帽子，她的手套，她的稍稍帶着命令式的語調，對這位老婆子會發生一種效力。她忽而變爲一個多話的人了。

『進來，進來，請，左邊第一間……他這麼匆忙地離開了我們。這或是盜用了公款——但是，他爲什麼不告訴我們呢？當然，你是知道我們這些要把房子租出去的人的家境的。不過，我們也能够弄得六七百盧布，替他還債呢！太太，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好的人呵！他在這裏住了八年，比起一個房客來，他老是像一個兒子呢！』

廳裏有一把椅子，維娜坐在上面了。

『我是你的死了的房客的朋友，』她小心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告訴我他臨死時候的情形，他做了什麼，他說了什麼。』

『兩個紳士來看了他，同他談了許久話。他們告訴他，說是來找他做他們的領土的管理人的。於是，他又跑去打電話，打了電話回來的時候，樣子很高興。那兩個紳士就走了。他坐下寫了一封信。又把那封信投了郵。當他回來的時候，聽見鎗聲，好像是誰打玩具式的手鎗似的。我們對於這個都沒有注意。七點鐘的時候，他照例是要喝茶的。我們的僕人奴卡亞去敲他的門，敲了又敲。最後，我們打開了門進去，一看，他已經死了。』

『那個手鎗呢？』維娜命令地說。

『哦是的，那個手鎗，我倒忘記了。你怎麼知道的呢？他在寫那封信之前，他走來對我說：「你是一個天主教徒嗎？」我說：「是的，我是天主

教徒。」於是，他說：「你們有一種美的習慣，」他正是這麼說的，「有一種將指環，項圈或別種禮物，懸掛在聖母像前的美的習慣。好不好你把這隻手釧也掛在聖母像的前面呢？」我允許了他，我可以照辦。」

「你願意帶我看看他的屍體嗎？」維娜問。

「可以，當然可以，太太！他們要把他運到解剖所去。但是，他有一個兄弟，請求他們讓他做一個基督教徒地埋葬着。請進去罷！」

維娜打開了門。房裏點了三枝蠟燭，充滿了一種香味。契爾特可甫的屍體，躺在一張桌上，他的頭向背後屈着，好像有人放了一個很小的枕頭在這個下面似的。在他閉着的眼睛裏，有一種深沉的威嚴。嘴唇現着微笑，好像在他的死前，他知道了解決他生涯的全部問題的深沉的甜蜜的神祕一樣。他想起在那個巨大的苦惱者的普希金和拿破倫的假面上，看見過的同樣的和平的表情了。

『如果你想要我出去的話，太太，我可以出去的。』老婆子這麼說了，在她的聲調裏，有一種極其親密的東西。『好的，我等下再叫你。』維娜說，立即從她外套旁邊的袋子裏，取出一朵大的紅玫瑰來。她用她的左手，稍稍把契爾特可甫的頭扶起來一點，把那朵紅花放在他的頭下。在這一瞬間，她知道這種是每個女人的夢境的戀愛，已經在她的身旁過去了。她記起阿諾梭甫將軍關於例外的永久的戀愛的談話了——證明得幾乎是像豫言者的談話——她摸着覆在死人類上的頭髮，用着長時的親愛的接吻，吻他的濕冷的前額了。

當維娜動身要走的時候，房主太太用她那種特徵的柔和的客氣的調子對她說，『太太，我看你不像那些因為好奇而來的客人呢！契爾特可甫在他的死前告訴過我，說是如果他死了有女人來看他的話，叫我告訴她，貝多芬的傑作是……他寫在一張紙上。這就是……』

『給我看，』維娜說，她突然地迸出眼淚了。

『請原諒我，他的死，使我非常地感動，但是我愛莫能助呢！』

於是，她讀着下面的用着熟知的筆蹟寫的字；

——貝多芬 Sonata No. 2, op. 2, Largo Appassionato.

十三

維娜回家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她很高興，她的丈夫和她的哥哥都還沒有回來。

但是，女鋼琴師賴特來會她了。她仍在她剛才見過的聽過的那種印象之下，維娜跑近她去，吻她那美麗的手，大聲地說。

『賴特，你現在不奏點音樂給我聽嗎？』她即刻離開了那間房子，走到花園裏去，坐在一張長椅上。

她卽刻確信着賴特就會奏那個第二個長曲的部分，這就是那個自殺者，在寫給她最後的短稿裏，用那麼可笑的名字告訴她的那個調子。

果然，她是彈的這個調子。在最初的諧音，她就知道這是深刻無比的有音樂天才的非凡的創作。她的靈魂似乎分爲兩個了。她想着那在一千年中只重複着一次的偉大的戀愛，並且這種戀愛，現在已經從她的身旁過去了。她又想起阿諾梭甫將軍的話，並且自問着，爲什麼這個男子甚至反逆她的希望，強迫着她聽這個貝多芬的特別的作品呢？在她的心裏，臨時作曲了。她的思潮同音樂那麼混合着，簡直同那些歌調完全融洽了。並且每一節詞曲的收尾，都是用這句話，「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現在，我將用溫柔的聲音，向你表現一種快活地順從地投伏於

苦惱，受難和死神的戀愛。沒有一點我所知道的哀訴，責備和自愛的苦痛。在你的面前，我只是一个祈禱者：「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我預先就看見了苦惱，血和死。我想一個身體同它的靈魂離開，這是很困難的事。但是我的對你的讚美，我的熱情的讚美和我的沉默的愛都是永遠的。」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我記起你的每個脚步，微笑，面色和你的足音。我最後的回憶，是纏結着一種甜蜜的悲哀，一種美麗的平靜的悲哀。我不願意使你悲傷。我一個人離開了，並且是靜默地離開了，因為這是神與運命叫我如此的。」只願卿名永遠神聖。」

「在悲哀的死的時候，我只是祈禱你。生命對我也會美化。不要哀訴，我的可憐的心啊！不要哀訴罷。在我的靈魂裏，我呼喊著死，但是，我的心靈是充滿着對你的祈禱。」只望卿名永遠神聖。」

「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周圍的人們，都不知道你是怎樣的美。鐘在響了。時候到了。站在死的邊緣了，到了要同生命分離的悲哀的時候了。我仍是歌唱：「我讚揚你！」

「這已經到了，這平和的死。但是，我仍是歌唱：「我讚揚你！」」

維娜公爵夫人站在一株刺球花的樹下，靠看它，輕輕地哭泣。樹在輕微的風裏搖動着，使得樹葉子發出聲音來，好像是同情她似的。庭園裏的星形的花叢，發出濃厚的清香。奇妙的音樂，好像伴奏着她的悲哀，繼續地鳴響着。

「平靜罷！親愛的，平靜罷！你記得我嗎？你記得嗎？你是我唯一的戀人，也是我最後的戀人。平靜罷，因為我是同你在一處的。想着我罷，我將要同你在一處的。因為我們是互相愛着，雖是暫時的，但也是永遠的。你記得我嗎？你記得嗎？現在，我感到我的眼淚了。平靜罷。我的睡眠是這麼

甜蜜，甜蜜，甜蜜！

音樂奏完以後，賴特走到庭園裏來，看見維娜流淚的坐在一張長椅上。

『什麼事？』賴特女士問。

維娜仍帶着流淚的眼睛，親賴特的臉，親她的唇，親她的眼睛，並且說：

『不，不，他現在恕我了，什麼事都很好呢！』

二十年五月六號譯完

五月之夜

哥果爾作

歌聲在鄉村的街上反響着。這正是青年男女疲勞了日間的工作，照常地聚集起來跳舞的時候。在這溫和的夜色裏，快活的歌聲，交雜着有節度的曲調。一種神祕的微光，使蔚藍的天空朦朧着，使得什麼東西都變得不大清楚，都成爲很遠的了。天快黑了，但是，歌聲仍沒有停止。

一個哥薩克的少年，名字叫做李可，他是村長的兒子，他手裏拿着六弦琴，從那些歌唱的人羣中逃開了。頭上斜戴一頂繡花帽，手彈着琴弦，腳踏着音樂的拍子，在街上走着。於是乎，他停在一個櫻花掩了一半的屋子的門前了。這是誰的房子呢？這個門是引導到誰那裏去的呢？停了一刻，他彈着琴，唱起歌來。

——夜色已近日西沉，

快出來罷，

我的愛人！

『那裏沒有人；我的睜眼的美女，是已經睡熟了。』李可唱完了歌，走近窗前的時候，他對自己說。

『漢娜！漢娜！你睡了嗎？否則，你是不願出來見我嗎？或者你是怕人看見我們嗎？或者你是不願將你那嬌嫩的臉，使它受着這夜色中的寒冷嗎？不要怕！夜是溫暖的，並且這附近沒有一個什麼人。萬一有人來了，我可以用外套包着你，用手膀抱住你，就沒有什麼人可以看見我們了。並且，如果風吹得寒冷的話，我可以把你緊抱在我的懷裏，用我的接吻溫暖你，把我的帽子，帶在你的小腳上。我的愛人！只要你望我一眼！沒有，你還沒有睡！擺架子的東西！』他大聲地喊起來，這種聲音，表現着他受

了屈辱的煩惱。『你在恥笑我！再會罷！』

於是乎，他回轉身子，活潑地帶着帽子，仍是輕輕地彈着琴，從窗畔走回去。正在這個時候，門的木門響了一聲，門打開了。現出一個約近十七歲的姑娘，仍是握着那木門，跨過門檻，膽怯地在黑暗中探望着。在這薄暗的微光裏，她那光明的兩眼，輝耀得像兩顆小星光，她那珊瑚製的項圈光輝燦爛，她那臉上的紅潮，逃不開李可的注意。

『你是多焦燥！』她細細地說。『你這麼容易動怒！你爲什麼選擇了這麼一個時候？你瞧，這時候在街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我全身打顫呢！』

『不要顫，親愛的，來，靠近我一點！』他一面說，一面將他那掛在頸子的皮帶上的六弦琴取下來，同她坐在門梯上。『你要知道，只要有一點鐘不見你，我就覺得難堪。』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這姑娘思索地看着他，搶着說。「有人對我說，我們在將來不會這麼時時見面的。這裏的人們對你都不大好，姑娘們是那樣的嫉妬，年青人……我也注意到我的母親時常細心地監視我。我不得不告白地說，同外人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快樂些。」她的臉當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帶着一種困惑的表情。

「你只回家來兩個月，就已經厭倦家庭生活了！」李可說。「或許也厭倦了我罷？」

「哦，沒有的事！」她一面回答，一面微笑。「我愛你，我愛你這個黑眼的哥薩克人。我愛你，因為你的黑眼睛。你看我的時候，我的心在胸中發笑，看見你摸着黑的面髭，走下街來的時候，我就快樂得要命，你彈六弦琴的時候，我很高興聽你的歌聲。」

「我的漢娜！」李可大聲地說；把她拉近他來，去和她接吻。

「胡鬧李可！告訴我，你同你父親說過沒有？」

「說什麼事？」他漠然地回答。「關於我同你結婚的事嗎？是的，我說了。」但是，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好像是不高興的樣子。

「對他有什麼法想？那老的守財奴，裝成一個聾子，什麼話他也不聽，他責備我同一些人在街上遊蕩。但是，不要難過，漢娜！我以一個堂堂的哥薩克人的資格，向你保證；我要打破他的頑固！」

「你只要說一句話，李可！就會如你的心願。這我自己也知道。我時常想不服從你，但是，你只說一句話，我就不知不覺地順從你的意志了。瞧瞧！」她一面接着說，一面將她的頭靠在他的肩上，舉眼望着那無涯的烏克蘭的天空。「看！在遠遠的地方，有閃爍着的小小的星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真的是天使們打開它們的光明的小屋子的窗門，俯視着我們嗎？是這麼樣的嗎？李可！它們在俯視着地上。如果人們像

鳥似的有翅，那能够飛得多麼高啊！但是，我們的橡樹，不能長到天一樣的高。還有人說，在某個遠遠的地方，有一棵高樹，樹梢頂到天邊了。並且在復活節的前夜，上帝是從那株樹下地的。」

「不是，漢娜！上帝有個從天到地的長梯子。在復活節之前，天使們將這個長梯子豎起來，上帝剛踏上第一級的時候，所有的惡魔們都飛墮到地獄裏去了。所以在復活節的那一天，在人世沒有一個魔鬼。」

「這水波動得多麼柔和！像一個睡在搖籃裏的孩子。」漢娜一面說，一面指着那圍繞着暗黑的楓樹和嗚咽着的楊柳的池子，那些楊柳的憂鬱的枝條，都垂在水裏面。在森林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一棟閉着門窗的老房子躺在那裏。屋頂上蓋着青苔和雜草，多葉的蘋果樹，在窗前景得很高，森林在這上面，投着很深的影子，一林栗子樹，從山脚下，一直伸展到池子的盡頭。

「想起來，好像在一個夢裏，」漢娜說，兩眼直望着那一棟老房子，「多年，多年以前，當我還是小孩子同我母親一塊住的時候，有人告訴我一個可怕的關於這個屋子的故事。你一定知道它——告訴我！」

「斷不，我的親愛的，老婆們和愚蠢的人們胡說八道這些話只使得你害怕，使得你不能安眠。」

「告訴我，親愛的，我的黑眼的哥薩克人，」她說着，將她的面頰湊近他去。「不，你不愛我，你一定還有另外的情人！我不怕，並且也睡得很平靜。如果你不講給我聽，這倒反使我睡不熟呢！我會對於這個老是苦惱和思索，告訴我，李可！」

「俗語說得真不錯，魔鬼總附在姑娘們的身上，打動她們的好奇心。那末，聽罷！很久很久以前，那個屋子裏住一個老頭子，他有一個漂亮的姑娘，白得如雪一般，正像你一樣。他的夫人早就死了，他很想續弦。」

「爸爸！如果你娶了繼母，你還這樣愛我嗎？」他的女兒問他。

「是的，我的女！」他回答。「我會比以前更愛你。要給你更多的耳環和項圈。」

「於是，他娶了一個年青的夫人到家裏來了。她是貌美，臉色又白又紅，但是，她對於她的繼女非常苛刻，使得她時常嚇得大哭起來，並且這個性惡的繼母，整天不同她說一句話。

「到了晚上，父親和他年青的妻就寢了，這年少的姑娘自己閉門在房裏，感着憂鬱無聊，開始大哭起來。突然間，她看見一隻可惡的黑貓，慢慢地向她走去，貓的毛放着火光，爪子像鐵樣地打着地板。她驚嚇地跳到一張椅上，那隻貓跟她跳上去。於是，她又跳到床上，那貓又跟着她。抓住她的喉管，想扼死她。她將這動物推開，丟在地板上，但是，這可怕的黑貓又爬向她的身邊去。在嚇得無可奈何之中，她拿起她父親那把掛

在牆上的刀向貓砍去，傷了它的一個爪。那隻動物，就不見了，嗚咽着。

『第二天，年青的繼母沒有出房門，第三天走出來，一隻手用布包着。

『第四天，她父親叫她去汲水，像女僕似的叫她打掃地板，並且也不告訴她他和他的妻坐在什麼地方。她只好默默地服從着。到了第五天，他把他這個赤足的姑娘，逐出門外了。並且當她在外面的時候不給她一點食物。於是，她哭起來，用手掩着臉。

『「你毀滅你的女兒了，父親！」她哭着說；「那個妖婦毀滅了你的靈魂！只願上帝恕你，他不許我再生活在這世上了。」

『你看見沒有？』李可一面說，一面轉問着漢娜，指着那房子。『你看見那高堤沒有，她就從那堤上，投水死了；此後，人世就再也看不見她的影子了。』

『那妖婦呢？』漢娜搶着說；怯懦地將她那雙滿着淚的眼睛釘住着他。

『那妖婦？』老太太們說，當晚上的月光一出來，那些溺死了的人們，都從水裏出來，到月光裏來取暖，這妖婦的繼女，做了他們的領導。有一晚上，她看見她的繼女站在池邊，抓住她，把她拖到池水裏去。但是，在這緊急的時候，那妖婦還是演她的魔術，將她自己也變為一個溺死的水鬼，於是從她們要鞭打的刑罰裏逃脫了。

『一般人都相信老太太們的話。她們還說，那妖婦的繼女，每天晚上將他們溺死的人聚在一起，細看他們的臉，為的是想找出那一個是妖婦。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找到。這些就是老太太們的故事。聽說新房主打算在那個地方，建一個酒店。但是，現在我聽見他們說話的聲音了。他們跳完了舞，回家去了。再會，漢娜！好好地睡，不要想這些無聊的事。』他

這麼說着。擁抱她，和她接吻，於是，就告別了。

『再會！李可！』漢娜說了，仍然凝望着那暗黑的松林。明亮的月光，現在是升上中天，清光滿地。池水照耀得像一片銀光，樹影子也分明了。

『再會！漢娜！』她說的時候，又聽見這麼說，她感到一個接吻的微微的快感。

『你又回來了！』她說，朝周圍一望，看見她的前面，站一個陌生的人，並不是李可，嚇得一驚。

又是一句，『再會，漢娜！』又被人接了一個吻。

『碰鬼！第二個又來了！』她動怒地喊起來。

『再會，親愛的漢娜！』

『第三個又來了！』

『再會！再會！再會！漢娜！』從各方面向她吻來。

「唉！一整隊！」漢娜喊道，從圍着她的這一羣青年之中衝了出來。『這永遠的接吻，他們就不會厭倦嗎？以後我真不能到街上來了。』她一面說，她一面關上門，把門門住了。

二 村長

你們知道烏克南的夜嗎？不，你們不會知道它！細心地看去：在天空照耀着一輪明月，那無涯的天蓋，似乎展開得無邊無際，大地赤裸地浴着銀光，空氣是溫暖，快樂，放着無數的甜蜜的芳香。神聖的夜啊！妖魔的夜啊！平靜而鍾於靈氣的森林站立在那裏，投着極大的影子，完全被黑暗包裹着。湖是平靜而溫和地睡在那裏，被那些濃綠的深林圍繞着。處女似的山查和櫻樹的叢林，膽小地將它們的根子伸展到水裏去，每逢夜風偷偷地去吻它們的時候，那些葉子就時時息息索索地鳴響起來。一切的景色，都靜默在睡眠裏，但是，在天上仍有一種神祕的呼吸。這時

候，人進到一種神祕的非人世的境界，一些銀色的幽靈，從地上升起來。神聖的夜！妖魔的夜！突然地，森林，湖水，懸崖，都變成活的了。烏克蘭的夜驚歌唱着，好像月光自己也在聽它們唱歌。村莊好像睡在魔術的下面，對着在背後的黑暗的森林，房屋照在月光裏。歌聲停止了，一切都歸於平靜了。只有這裏那裏，在小小的窗子裏，露出一線光來。有幾家坐得很遲，正在他們屋子的門邊，吃完他們的晚飯。

「不是，加諾普不是這樣舞的！我看，這全不對！我的祖父怎麼告訴我的？是的！霍布！特拿拉拉！霍布！特拿拉拉！霍布！霍布！」一個半醉的青年的哥薩克人，他一面在街上跳舞着，一面自語地說。「確實，加諾普不是這麼舞的！說謊有什麼用處！這麼來看！霍布！特拿拉拉！霍布！特拿拉拉！霍布！」

「看那蠢東西！是一個年青人，還好一點！但是，還是一個中年人在

亂跳呢，並且孩子們都在笑他，』一個過路的老婦人喊道，她的手裏持一束乾草。『回家去罷！這是睡覺的時候了。』

『我回去，』那哥薩克人說，仍站着不動。『我回去。我管那村長幹什麼？他想因為他年紀老，他自己高舉着頭，把冷水澆到別人的頭上。說到村長——我自己也是村長——是的——否則——』他一面說，一面走上他首先遇到的第一家屋子的門，站在窗前，用手指敲着玻璃，尋找着門門。『太太！開門！太太！我叫你快開門啊！這是我睡覺的時候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卡勒里克？這棟房子錯了？』許多年青的姑娘，從跳舞場裏回來，從他的身旁走過的時候，對他這麼說：『我們帶你到你的家裏去好嗎？』

『是的，請，太太們！』

『太太們！聽他怎麼在亂喊！』她們中間的一個大聲地說，『卡勒

里克是多麼客氣？我們帶你去——但是，先跳一個舞。」

「跳舞給你們看？哦！你們都是聰明的姑娘！」卡勒里克囁囁地說，並且笑着。他用手指恐嚇着她們，兩足蹣跚地，簡直站不穩。

「你們願意我和你們接吻嗎？我要和你們一羣人接吻。」他帶着顛倒的脚步，跟着她們追。

姑娘們叫喊起來，都跑開了，但是，她們鼓起勇氣來，走到路的那面去，同時她們看見卡勒里克已經站腳不穩了。

「那裏是你的房子！」她們喊着，指着那特大的房子，那房子是村長的。

卡勒里克向着那房子走去，又開始辱罵那村長。

但是，這個聲名狼藉的村長是誰呢？哦，他是這村裏一個很重要的。在卡勒里克走到他的家裏之前，我們趁着這個時候，把他的情形介

紹一下。在這村裏的每個人，見了他都會脫帽。那怕就是一個小姑娘，也要對他講早安。有那一個年青的哥薩克人，不想做一個村長呢？村長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聞鼻煙，並且每個強壯的農夫，都是恭恭敬敬地，脫着帽子，當村長用他那粗厚的手指去摸鼻煙盒的時候。每逢村中會議或其他的集會，他的權力縱令被大眾的投票所限制，但是，村長仍是佔優勝。他派他自己選擇的人去築路，去掘濠溝。他的外貌，是愠怒而莊嚴，並且不歡喜談話。多年多年以前，當加德林皇后駕幸克里米的時候，他被選為護衛者之一，足有兩整天，同皇家的車夫，光榮地坐在車廂上。

從那以後，那村長養成了那莊嚴地思索地搖着頭，摸撫着長的下垂的鬚，和視人以兇狠的眼色的種種習慣。無論他談什麼事情，他總要談到他陪伴過女皇，坐過皇家的車子。他常裝着耳聾，特別是當他聽見他不高興聽的事情的時候。他不歡喜豪華，自己總是穿一件自己家裏

做的青布外衣，結一根素樸的繡花的毛帶子。沒有人看見他穿過別樣的衣，當然，除了加德林女皇遊克里米的時候，那時，他穿了一套藍色的哥薩克的禮服。但是，村中的人們，都很少記得那個時候的事。並且他把這套禮服，祕藏在一個櫃子裏了。

這村長是一個死了太太的人，但是他的姨子同他住在一處。她替他燒飯，打掃房屋，縫襯衣，管理家務，就像一般的主婦。村中的風聞，說她不是他的親戚，但是我們非得說明，村長是有許多的讎人，來散放種種對於他的誹謗。我們覺得關於這村長所必須說的話，現在已經說過了，但是那酒醉的卡勒里克還沒有走到他一半的歸路。他仍帶着那種酒醉老的話調，在不停地辱罵那村長。

三 意外的情敵——叛變

『不，朋友們，我不願了！這樣幹下去有什麼好處？這樣胡鬧你們就不厭倦嗎？人們已經叫我們做無聊的匪徒了。還是去睡覺的好。』有一晚李可對他的同伴們這麼說。因為他們勸他再和他們一起作惡作劇。

『再會，朋友們！再會！』他說着，很快地離開他們了。

『我的媚眼的漢娜睡覺了嗎？』他走過那櫻樹掩着的屋子的時候，他這麼想。於是在靜寂中，他聽見了細細的話聲。李可仍是靜寂地站着不動。在樹林間，閃着白光，『這是什麼呢？』他一面想着，一面爬近樹林，將他自己躲在一株樹的後面。

因着月光，他看見一個女子的臉，站在他的對面。那就是漢娜。但是，那個背對着他的長子是什麼人呢？他無論如何用力地看着，都看不出來，他的全身都爲影子遮掩着，只要稍稍向李可這方來一點，就可以知道他了。所以他就靠着那株樹，決定留在那裏不動。於是，他聽見那姑娘

清楚地說他的名字。

「李可？李可是一個小孩子！」那長子低聲地說。「如果我看見他同你一起的時候，我將扯掉他的頭髮。」

「我想知道那個壞東西吹牛皮，想扯我的頭髮。」李可對他自己說。他故意伸出頭來，省得聽不見對方的話。但是，那身長的人繼續說得那麼低，低得他簡直聽不見。

「什麼，你不害羞嗎？」他一說完，漢娜接着說。「你是說謊，並且還欺騙我，我永不相信，你是愛我的。」

「我知道。」那身長的人接着說，「我知道李可對你說了一些無聊的話，把你弄壞了。」（這時，李可覺得這個人的聲音，並不十分的生疏，並且確實在什麼地方聽見過的。）「但是，李可應當知道我。」那個人又說；「他以爲我沒有注意到他那種無聊的把戲。但是，他會知道我

這拳頭的重量。畜生！」

聽了這些話，他實在是再也忍不住了。他走上兩三步，向前一衝，想給他一拳，雖說那個人的力量大，也會把他打倒在地上的。在這一瞬間，一線光落在那個身長的人的臉上，李可呆呆地站着不動了，因為他看出那個人就是他的父親。但是，表現這種驚奇的，他只不知不覺的搖着頭，發出細細的尖聲來。

在那一邊，來了一陣走近的脚步聲。漢娜連忙地跑進屋子裏去，隨手把門關上了。

『再會，漢娜！』一個青年這麼說，他偷偷地走上前去，抱住了那個村長，但是，當他觸着他的粗糙的鬍子的時候，馬上駭得跳了回來。

『再會，親愛的！』另一個青年說，但是，被村長用力地一擊，馬上退回來了。

「再會，再會！漢娜！」好幾個青年靠在他的頸後這麼說。

「滾開，壞東西！」村長喊起來，他用他的手和足，防衛着自己。「你們把我當做什麼漢娜！該死的東西！小鬼就像蜜蜂附蜜的一樣。我將告訴你們誰是漢娜！」

「村長，村長，這是村長！」這些少年都喊起來，朝各方面逃跑。

「哦！是爸爸！」李可想到，從驚惶裏鎮定起來，看着那一面辱罵一面走開的村長。「這都是他歡喜玩的把戲。好極了。我常是奇怪，並且莫名其妙，爲什麼我一講到這件事，他就裝聾賣啞的！等一下，老惡漢！我要告訴你去誘騙別人的愛人！喂，朋友們，來到這裏來！」他喊着，向他們招手，他們圍着他。「再來近一點！我先前不是對你們說過睡去的好嗎？但是現在我的心情又不同了。預備同你們玩一個整夜。」

「對的！」一個寬肩身胖的男子喊道，他是這個村莊裏的一個大

酒徒，一個最無用的人，『我若是玩得不痛快，不亂吵一頓，我心裏就不舒服。我時常感着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好像遺失了帽子和煙管——總而言之，我覺得不像是一個適當的哥薩克人！』

『你真想與那村長爲難嗎？』李可問。

『村長？』

『是的，村長。我不知道，他有什麼能幹。他的行動，就像是一個公爵。他不僅把我們當做奴隸看待，並且他還追逐我們村中的少女。』

『正對！實在的！』那些青年同聲地說。

『但是，比起他來，我們還做了更壞的事嗎？謝天謝地，我們是堂堂正正的自由的哥薩克人。讓我們向他表示一下。』

『是的，我們要對他表示一下。』他們喊起來。『但是，我們去對付那村長的時候，切不要忘記他那位書記。』

「那書記也同樣的不要放過他。現在我想起一隻正適合這個村長的歌來了。走罷！我告訴你們。」李可接着說，彈着他的六弦琴。「但是，聽着！盡力地裝扮着你們自己。」

「起來，哥薩克人！」那肥胖的酒徒，一面跳，一面拍着手。「自由萬歲！當我們縱馬奔馳的時候，想到往日的良辰，快樂得好像進了樂園。起來，朋友們！前進！」

青年們騷擾地在街上跑過，虔誠的老婦人們，從床上起來，從窗上看着，沉默地劃着十字，想着，「他們走過，那羣壞的少年！」

四 惡作劇

只有街端的一棟房子，還點着燈。那就是村長的房子。他早就吃完了晚飯，也會早已睡去了，但是他房裏有一個客人，一個製酒的技師。這

位技師是被一個在哥薩克略有土地的地主派來建築酒廠的。在飯桌的上位，那客人坐在那裏——一個矮胖的快樂的小眼的男子。帶着滿足的神情，用短的煙管在抽着煙。不住地吐痰，時時用手將煙拉到煙斗子裏去。於是煙雲在他的頭上聚合起來，把他掩得好像在淡淡的霧裏。好像一個酒廠的大煙突，老是豎在那屋頂上，覺得有點厭煩，想出一個消遣的主意來，現在舒服地坐在村長的桌邊了。就在他的鼻子下面，豎着一叢短而厚的鬍子，在那朦朧的煙霧裏，就好像這位酒師，捉住一隻老鼠，奪去飯堂裏的貓的職務，將它銜在口裏。主人的村長，只穿一件襯衣，一條褲子坐在那裏。他那雙鷹樣的眼睛，如黃昏時候的陽光，漸漸地陰暗起來，成爲半閉的樣子了。在桌子的下端，坐着一個爲村長所監督的鄉村議會的議員，在那裏抽煙。因爲對村長表示敬意，他沒有脫外套。

『你想在什麼時候，』那村長轉向着製酒師，把手放在他那張開

着的口前，這麼問道，『建築酒廠呢？』

『在今年秋天，我們就會造起酒來。我敢說，在聖靈妊娠節的那一天，村長會喝得酩酊大醉呢！』這麼說着，那位酒師仰天大笑，笑得他那雙小眼，簡直看不清了。他的身體震動着，那蒸發臭氣的煙管子，確實從他那痙攣的嘴唇，離開了片刻。

『惟願如此！』那村長說，在他的臉上，笑容很分明。『現在，謝天謝地，酒店一點也沒有加多了。但是，在早年當我伴着加德林皇后在白勒道上的時候，那死了的卑司波諾——』

『是的，朋友！那些都是不好的時候。當時從卡爾門到洛門，沒有兩家酒店。現在——但是，你聽說那些陰險的德國人發明了什麼嗎？他們說他們不再用燃料蒸酒了。只用鬼怪的蒸汽！』聽着這些話的時候，那製酒師思索地凝視着那張桌子和放在桌上的兩隻手。『但是，他們如

何利用蒸汽的呢？——實在，我不知道。」

「那些德國人是多麼蠢！」那村長說。「我真想給他們那些狗崽子一頓重大。誰聽見說用蒸汽烹飪的呢？如果是這樣，那麼一個人不能夠弄一匙粥一塊肉到口裏去了。」

「你，朋友！」那村長的姨子插進口來對製酒師說，她正坐在火爐的旁邊，「你就不要太太，老同我們住在一處嗎？」

「我要她嗎？如果她稍稍漂亮一點的話——」

「那末，她很醜嗎？」村長帶着疑問的眼色問道。

「她像個什麼樣子！老得像惡魔一樣，一副臉繃得就好像一個空錢包。」那製酒師一面說，一面又笑得震動起來。

這時候，聽見大門起了一陣響聲，打開了門，一個哥薩克人走進門來，並沒有脫帽子，心神不定地站在房中，張開着口，望着那天花板。他就

是我們已經認識的卡勒里克。

「現在我到家了，」他說了這一句，就在門旁坐下來，對於在坐的人，一點也沒有注意。「哦，碰鬼，這條路真長，我走了又走，總是走不到盡頭。我的腿已經走斷了。太太，找我的皮衣來，替我鋪上。在那裏，在那個角上，但是用心一點，不要弄倒了那鼻煙瓶子。但是，不，頂好是不要去動它。讓它罷！你真是酒醉了。——我自己來拿還好一點。」

卡勒里克想站起來，但是有一種難征服的力量，把他釘在那椅子上。

「這倒是妙事！」村長說：「他來到一個生人的家裏，他的行動好像到了他自己的家裏一樣。因為面子，將他推出去！」

「讓他休息一刻，朋友！」那製酒師說，抓住村長的手。「這個人倒很有用處。如果這類的人愈多，我們酒店的營業，也會愈加興旺呢！」

製酒師說這些話，並非出自好意。他是一個迷信家，把一個坐在椅子上的人驅逐出去，他覺得於他是不利的。

「這是因為老了，」卡勒里克一面倒在椅上，一面喃喃地說。「人家會說我喝醉了。但是，不然，我並沒有喝醉。我為什麼要扯謊？我預備當面告訴村長。村長是誰？該死的，狗子的崽！我唾他！只願他被車子軋死，隻眼鬼。」

「哦！這酒鬼爬進屋子裏來了，並且他把足掌放到桌上來了。」村長說着，動怒地站了起來，但是，在這一瞬間，外面拋進來一塊很重的石頭，把窗子打得粉碎落在他的腳上。村長暫時站着沒有動。說：「如果我
知道拋石頭的是那個囚犯，我真要他的命。這是什麼鬼把戲。」他一面說，一面用燃燒着的眼睛，看着那石頭，那塊石頭已經檢在他的手裏了。
「我想我能够用這石頭打死他。」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上帝保佑你，朋友！』製酒師臉色蒼白，搶着說。『上帝佑你，但是你不要這樣詛咒任何人！』

『哦！有辯護人了！只願他毀滅！』

『聽呵！朋友！你知道我死了的姑母所發生的一件事嗎？』

『你的姑母？』

『是的，我的姑母。一天晚上，或許比這時候還要早一點，他們都在吃晚飯，我的姑父母，兩個僕人，五個小孩子。姑母從鍋子裏，把湯糲盛到碟子裏來，爲的是要把那些東西攤冷一點。但是，那些人因爲做了一天的工作，肚子很餓，沒有等到完全冷，就用木叉子吃起來，一下子就吃完了。不久，進來了一個生人——不知道他從那裏來的——請求他們允許給他吃一點飯菜。他們不好拒絕一個挨餓的人，也給他一個木叉。但是這位新來的客人，吃湯糲好像牛吃草一樣。在他們還沒有吃完一個

的時候，那碟子裏的東西，都被他吃得精光了。我的姑母，又拿出一些湯糰來，她自己想：『現在那個客人總吃飽了，不致於再貪食了。』但是，反之他狼吞虎咽，比先前吃得更快，把第二碟也吃完了。「吃這樣多，怕不塞死他。」我的姑母低聲地說。突然間，那個客人似乎要咳嗽似的，倒下去了。他們都跑去幫他，但是，他的呼吸停止了，他是已經死了。」

『這種不要命的飯桶，死得好！』

『但是，結果並不只是如此，從那以後，我的姑母就感着精神不安了。屋子裏一暗，那死人就出現了。他橫坐在煙突上，那個壞東西，牙齒間還夾住一個湯糰。一到白天，就不靜無事——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但是天一到黑，一望屋頂，就看見他舒服地坐在那個煙突上。』

『一個奇怪的故事！朋友！我也聽見過與這相似的故事，從我的死了的——』

村長突然地止住了。在外面，有一些嘈雜的聲音，和脚步声。六弦琴的弦子，也溫和地在彈着，和人聲伴奏。琴聲愈高，人聲也愈緊，於是合唱着一隻嘲弄村長的歌來了。

歌聲一唱過，那製酒師將頭低在一邊，對那被這種奏夜樂者的暴動嚇呆了的村長說：『歌真是好，朋友！』

『很好，只是可惜他們要侮辱村長。』

他帶着相當鎮靜的態度，將兩手擱在桌子上，想再聽下去，因為外面的歌聲和人聲，都還沒有止住。一個銳利的觀察者，可以注意到這不僅是冷淡，使村長這麼鎮靜。正像一隻狡猾的貓，讓一隻沒有經驗的老鼠在它的尾巴旁邊玩耍，同時它早已想出一個從鼠穴裏截斷它的歸路的計劃了。村長的一隻眼睛，仍是釘在窗子上，他向那鄉村議會的議員，給了一個信號，他的手去摸那個門門。突然地，從街上又傳來一陣聲

音。製酒師在許多特性之外，他有銳敏的好奇心。於是連忙放下煙管，跑到街上去，但是，那些亂鬧的人，都已經四散了。

『不，你逃不脫的！』村長喊起來，用手拖住一個穿翻羊皮外套的人。

製酒師找着一個好機會，想看看這個暴徒的臉。但是，他看見一束長鬚一個兇暴的塗着粉的臉孔，嚇得退了回來。

『不，你休想逃脫！』村長把這個囚徒拖進前房的時候，又這麼喊起來。

那囚徒一點也不抵抗，好像到他自己的屋裏，平靜地跟着他走。

『加爾普！把貯藏室打開！』村長對那議員說。『我把他關在那裏。於是，叫醒書記來，招集鄉村議會。捕着這些暴徒，立即處決他們。』

鄉村議員開了貯藏室的門。在前房的黑暗裏，那囚犯拼命地用力

想打開村長的手。

「呃！你想，你想動嗎？」村長大聲地，一面更用力地抓住他的領子，「放我罷！這是我呵！」聽見一個半窒息着的聲音說。

「沒有用的，朋友！那怕你不像女人的叫喊，就像惡魔的叫喊，也不會欺騙我的。」他這麼說着，那麼猛烈地把那囚犯推到那暗室裏，猛得把他推倒在地下，大聲地呻吟着。

那勝利的村長，伴着那鄉村議員，到書記的家裏去了。那製酒師跟着他們，籠罩着香煙的煙雲，就好像是一隻輪船。

他們三個人低着頭，沉思地走着，剛走進一個暗黑的側巷的時候，他們都突然地叫了出來，駭得向後一退，因為碰着了三個另外的人，他們三個在他們的身旁，同聲地大喊起來。那村長用隻眼一看，在大大的驚惶之中，那正是書記和兩個鄉村議員。

「我正是去找你，書記先生！」

「我也是來找村長的！」

「奇怪的舉動，書記先生！」

「不錯，他們是，村長！」

「那末，你看見了他們嗎？」村長驚愕地問。

「那些青年在街上亂跑亂罵。在某點說來，他們是辱罵村長——

總而言之，這是一種誹謗。就是一個醉了酒的俄國人，也怕醜說這種話的。」

瘦長的書記，穿一條有條紋的褲子，和一件灰色背心，他談話的時候，他那個頸子老是向前後推動。

「我剛剛睡去，他們那些壞東西，唱的唱，鬧的鬧，就把我弄醒了。」
他接着說；「我本打算對付他們一下的，但是，當我穿衣服的時候，他們

都跑開了。但是，他們中間一個首領，並沒有逃走，現在把那個茅屋當做牢獄，把他關在那茅屋裏了。我很想知道這個匪徒是那一個。但是，他的臉化了裝，像鬼樣的滿臉塗着黑煙。」

「他穿的什麼衣服？書記先生！」

「那狗崽子穿一件黑色的翻羊皮外套，村長！」

「你沒有對我扯謊嗎？書記先生！那樣的人，現在監禁在我的貯藏室裏。」

「不，村長！不要生氣，你自己弄錯了。」

「拿燈來！我們就要去看看他。」

他們又回到村長的屋裏來，貯藏室的門打開了，村長看見他的姨子站在他的前面，他驚奇得呻吟不已。

「告訴我，」她走上前幾步，這麼說；「你瘋了嗎？在你的一隻眼的

腦裏，還有一點腦髓嗎？你把我鎖到這黑暗的房子裏。謝天謝地，我沒有在那鐵門鉤上碰破我的頭。我不是喊了這是我嗎？討厭的蠢熊，還要用他的鐵爪子扯住我，把我推起來。只願魔鬼把你推進地獄去。」

「是的，現在我才知道是你！」村長漸歸於鎮定地說。

「他不是一個地痞流氓嗎？書記先生？」他接着說：

「是的，當然，村長！」

「對這些放蕩的東西，不正是給他們一個教訓，叫他們委身於他們自己工作的時候嗎？」

「是的，正是時候，村長！」

「這些蠢東西成羣結隊。這是什麼鬼。聲音就像我姨子的聲音。這些蠢人以爲我歡喜她，一個普通的哥薩克人。」

他說到這裏，咳了一下嗽，把喉裏吐清了。他的眼裏閃出光來，表示

他要說什麼很要緊的事情。『在一千幾百——年，我實在記不起這些討厭的日子了，對不起。那是什麼時候，都無關重要。李達委員下了一道命令，要選一個頂聰明的哥薩克人。是的，』他說了這一句，舉起他的手，指來。『比一切人都要聰明，去做皇帝的侍衛。於是，我被——』

『是的，是的，』書記插口說；『我們都知道，村長！我們都知道你是應受皇恩之報的。但是，老實說，我現在是對的！你說你捉了一個穿翻皮衣的流氓，你是弄錯了。』

『這化裝的魔鬼，我要再把他監禁起來，以警其餘。他們才會知道什麼是權勢。村長不是皇帝任命的，是誰任命的呢？於是，我要把其餘的都捕起來。我記得這些東西趕一羣豬到我的園裏來，把我園裏的白菜和黃瓜都吃光了。還記得有一次，這些鬼崽子不替我打黑麥。我還記得——總之，是他們自己尋死！我最先得把這個穿皮衣的找出來，看到他到

底是什麼人？」

「無論如何，他是一隻狡猾的狗。」那製酒師說，在這些談話之間，他的面頰滿了煙霧，好像一個圍攻的大礮。他的嘴唇，當他將煙管從口裏拿出來的時候，似乎射出火花來。

這時候，他們走近一個小小的倒壞的小屋了。他們的好奇心，升到了最高點，他們迫着那屋門了。書記取出鑰匙來，去開門上的鎖。但是，那個不合，那是他的箱子上的鑰匙。大家都焦燥起來。他把手伸進條紋的褲袋裏去，彎着背，弓起脚，口裏罵着，到底，他勝利地喊了出來：「我找到了。」

聽了這句話，這幾位先生的心，跳躍得那麼響，幾乎開鎖的聲音也沒有聽見。到底，門是開了。村長臉色蒼白，像一片紙一樣，製酒師滿身震慄，毛髮聳然。驚疑與惶恐集在書記的臉上，幾個鄉村議員幾乎駭得要

陷入地下，關不住張開着的口了。站在他們前面的，又是村長的姨子！她也和他們同樣的感着驚惶，但是，稍稍鎮靜了一點好像是要走近他們似的，向前面動着。

『不要動！』村長興奮地喊道，於是又用力地把門關上了。『先生們，出鬼了！』他接着說。『快拿火來！不要愛惜這間茅屋。點起火來，把這個燒它一個乾淨，就是鬼骨頭，也不要讓它留存着。』

『等一刻，兄弟們！』製酒師說。『你的年紀很大了，可是你並不聰明。那有普通的火，能燒死妖怪的？只有煙管子裏的火，才可以做得到。我可以弄得好。』他一面說，一面就從他的煙管子裏，倒了許多紅灰在一束乾草上，開始吹燃起來。

絕望使得那不幸的婦人鼓起勇氣來，她只好低聲地向他們哀訴，說她不是妖怪。

「莫忙！兄弟們！或者我們是弄錯了。或許她真不是妖怪。」那書記說；「如果那個人坐在那裏，她自己畫十字的時候，那末她就不是妖怪了。」

這個提議，大家都贊成。「喂！妖怪！」書記在門縫裏說。你若允許不動，我們就把門打開。」

門打開了。

「畫十字！」村長一面喊，一面替自己找一個遇着必要時候的安妥的退路。

他的姨子畫了十字。

「怎麼的！這真是你姨子！」

「什麼鬼怪把你拖到這個洞裏來的呢？」那書記問。

姨子一面哭泣，一面訴說那些流氓在街上抓住了她，她雖是反抗，

強迫地把她從那大的窗子推到這間茅屋裏，並且把窗門閉緊了。書記朝窗上一看，看見窗門上的螺釘都扭脫了，外面釘住一塊木板。

『你真是一個好人！你這個隻眼鬼！』她現在大聲地說，向村長的路旁走去，村長朝後退了幾步，繼續地從頭至尾地細看着她。『我知道你的想頭，你是高興把我監禁起來，有一個去吊膀子的機會，因此沒有人看見你這老頭子的醜行。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今晚同漢娜談了什麼話嗎？哦！我全都知道。你如果要愚弄我，你必得更要起早一點，蠢東西！我忍受多久了，但是，到後來不要難過，——如果我……』

她用她的拳頭，做一種恐嚇的姿勢，很快地跑開了，剩得那村長，驚惶失措。

『這鬼可不小！』他想着，擦着他的禿頭。

『我們捉住他了！』那兩個議員走攏來這麼說。

「誰？」村長問。

「那個穿皮衣的魔鬼。」

「帶他到這裏來。」那村長喊道，用手抓住那囚徒。「你瘋了嗎？這是醉鬼卡勒里克。」

「這真是奇怪！他是到了我們的手裏的，村長！」那幾個議員回答。「那些壞東西在街上跑來跑去，像瘋子一樣地亂動——該死的！他又沒有捉住，怎麼把這個人弄來了，這是怎麼的啊？」

「由我的權勢和鄉村議會，」村長說；「我叫你們把那些流氓和在街上遇着的青年無賴，都替我捕來，我來處理他們。」

「原諒我們，村長！」議員們低低地行了禮這麼回答。「只要你看見了他們那副鬼臉；如果有人從出世從受洗禮以來，看見過這樣的怪物，只願上帝責罰我們！這些惡魔，會把你駭成病。」

「你們只是害怕！那末，你們不服從嗎？你們一定是與他們同謀。背叛者！這是什麼一回事？什麼？你們教唆搶劫和謀殺。你們——我就要去報官，就去，你聽見了嗎？像鳥似地飛去。我將——你們願意——」

他們從各方散走了。

五 溺死的姑娘

一點也不爲追捕他的人們所苦，這場亂子的首領慢慢地走向那棟舊屋子和那個池子去。我們不用說，這就是李可。他的黑皮外套是扣緊的，帽子拿在手裏。額上的汗流下臉來。月光照着這陰森的莊嚴的暗黑的楓樹林子。

圍繞着這個平靜的池子的風涼的空氣，引誘這個疲勞的行路者坐下來。這裏休息一刻。全宇宙都歸於靜寂，只有森林的深處，可以聽見夜

的啼鳴。一種克服他的睡眠，使他閉上了眼睛，使他疲勞的手足鬆緩着，頭也低垂下來了。

『哦，我要睡了嗎？』他說着，站起來，擦着眼睛。

他朝四周一望，他覺得夜色更美麗了。月光似乎有一種昏迷的特性，一種他從來沒有見過的魔力。景色被一層銀霧籠飾着。空氣裏充滿着蘋果花和夜花的濃香。他神情恍惚地望着那平靜的池子。那古舊的半敗毀了的屋子，清楚地一點也不震動地反映在池水裏面。從黑暗的窗門，他忽而看見點着燈的窗子的光亮了。不久，有一個窗子打開了。他故意屏着氣，一點也不動地，凝視着那個池子，好像要看穿那池底似的。他看見了什麼呢？他看見了一個有明眸的優美的捲髮的頭，支在一隻白的手膀上，頭搖動着，微笑着。他的心突然地跳起來，湖水起了波紋，窗子閉了。

他靜靜地從池子掉轉頭來，又望着那屋子。那黑暗的窗門都關緊了，玻璃窗子在月光裏閃着光。「我所看見的東西，有誰相信呢？」他想着。「這屋子是全新的，好像剛才粉刷的一樣。這一定有人在裏面住。」他小心地走近幾步，但是，那屋子裏是寂無聲響。夜鶯的清徹的歌聲，有力地明晰地在空中響動，這種歌聲一過去，接着又聽見那種草蟲的吱吱的聲音和水鳥在水裏面拍嘴的鳴聲。

李可對於這種夜的甜蜜和寂靜，感着快樂。他彈着他的六弦琴，唱道：

——可愛的明月兮，

月色何其光明。

院宇沉沉兮，

終夜睡着我的愛人！

五月之夜

一個窗子輕輕地打開了。他在池水裏看見過的那個女子又伸出頭來，專心地聽着他的歌。長長的睫毛半垂掩着他的雙眼，她如月光一樣的蒼白，但是，漂亮得奇怪。她微笑着，李可全身一顫。

『唱隻歌給我聽，年青的哥薩克人！』她溫和地說，她的頭斜垂着，並且她的眼睛全閉上了。

『我將唱什麼歌給你聽呢，親愛的姑娘？』

眼淚在她那蒼白的臉上流着。『哥薩克人，』她說，在她的聲調裏，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悽愴。『哥薩克人，替我去找我的繼母。我將爲你盡一切的力，我將報答你。我將給你豐富的財寶。我有絲繡的袖頭，有珊瑚的頸圈，我將給你一根鑲着珍珠的帶子。我有金銀。哥薩克人，替我去找我的繼母。她是一個可怕的妖婦，在那美麗的世界，她不許我以平和她虐待我，她當我是一個普通的女僕，叫我做工。你看看我的臉，她用她的

魔法，奪去了我頰上的紅艷。看了我的白頸，這些東西已經洗不去了，已經洗不去了——她的鐵爪子的藍印。看看我的白脚，不許它們在地氈上走，只許在河上，在溼土上，在刺人的刺上走。並且我的眼睛——看看它們，它們幾乎要哭瞎了。爲我去尋找我的繼母！請你！」

她的聲音，漸漸地大起來，於是又停住着，終於哭泣起來了。

李可覺得爲一種同情和悲傷所征服。「我將爲你盡力。親愛的小姐！」他深情地喊起來。「但是，要在那裏要用什麼方法我才能够找到她呢？」

「瞧瞧！」她急忙地說；「她就在這裏。他同我的那些姑娘們在湖邊跳舞。在月光裏取暖。但是，她是狡猾，而又奸險。她裝做一個溺死了的人的樣子。但是，我知道我聽說她是在這裏。我實在是怕她。因爲她，不能像魚似的自由游泳。我像一塊鐵似的沉到水底去了。去找她，哥薩克

李可向湖邊望了一眼。在銀霧之中，像影子似的，有許多姑娘們在那裏閃動，姑娘們穿着白衣，衣上插着白的山茶花，金的項圈，其他的寶飾，在她們的頸上放光，但是，她們都很蒼白，好像都是透明的雲影作成的。她們在和他相近的地方跳着舞，他能夠聽見她們的聲音。有點像蘆葦在靜寂的晚上，被微風吹動着的聲音。

「我們來玩「烏鴉戲！」我們來玩「烏鴉戲。」」

「誰做烏鴉呢？」

抽了籤，於是從那跳舞隊裏走出一個姑娘來。

李可留神地看着她。她的面孔和衣服，和其餘的人一樣。但是她明是不願意扮演那隻烏鴉。跳舞的姑娘們立即圍繞着她，不使她捉住她們中間的那一個。

小雞。」

「不，我不再做烏鴉了。」她很疲勞地說。「我不歡喜劫奪可憐的

「你不是一個妖精，」李可想。

姑娘們又集起來，預備抽籤，看那個又做烏鴉。

「我作烏鴉。」當中的一個這樣喊。

李可靠近地看着她。她勇敢而又敏捷地追逐着那些舞女，拼命地去捉她的目的物。李可注意到她的身體，是不像其他的人那樣的透明，在當中有一塊黑東西。忽然地一聲叫來，那烏鴉向一個姑娘撲去，抱住了她，李可覺得烏鴉已經伸開了她的爪子，她的臉上，似乎現出惡意的微笑。

「妖精！」他喊起來，突然地用手指指着那個扮烏鴉的女子，並且轉頭向着那舊的屋子。

站在窗前的那少女笑着，於是，那些姑娘們吵吵鬧鬧地將這烏鴉捉住了。

『我將如何報謝你呢！哥薩克的公子？』小姐說。『我知道你不是要金銀的。你愛漢娜！但是，嚴厲的父親，不允許和你結婚。但是，你現在把這封稿信送給他，他就不作梗的了。』

她伸出她的白手，臉是奇異地放着光。他莫名其妙地戰慄着，心靈跳動，抓住了那紙條，並且——到這裏夢就醒了。

六 醒來

『那末，我真地睡了一覺嗎？』他站起來的時候這麼自問着。『一切的事都這麼真切，就覺我是醒的一樣。真奇妙！真奇妙！』他反覆地說着，朝四周探望。月光已升到中天，表示這已經是午夜了。一陣涼氣，從池

上吹來。那殘敗的關門閉戶的房子，帶着憂愁的樣子站在那裏。長滿了青苔野草，表示多年沒有到過人跡了。於是，他打開了他睡的時候緊緊捏着的手，當他看見一封短信在他的手裏的時候，他駭得大喊起來。

「哦，如果我能讀它就好了！」他說，將那紙條反覆地看着。同時，他聽見後面來了聲音。

「不要怕！抓住他！怕什麼？我們一共有十個人。我打賭，他是人，不是鬼。」

這是村長鼓勵他的同伴。

李可覺得被許多手把他捉住了。有幾隻手在嚇得打顫。

「拿開你的假面具，朋友！再不要愚弄我們了。」村長說，抓住他的領子。但是，當他過細一看，他駭得後退了；「李可！我的兒！」他大喊起來，「下了！是你，下等的孩子！我以為玩這套惡作劇的，是什麼流氓，是

什麼化裝的鬼但是，現在你倒搗起你老子的亂來了——你做流氓的首領，你做罵人的歌。喂！李可，這倒是什麼一回事？你的皮發癢了，將他綑起來。」

「不要慌，爸爸！我奉命將這封信給你。」李可說。

「那麼讓我看信。但是，還是把他綑起來。」

「等一下，村長，」書記一面說，一面打開那封信。

「這是特派員的親筆信。」

「特派員的？」

「特派員的？」鄉村議員機械地同聲地說。

「特派員的奇怪！更不可解了。」李可想。

「讀讀！」村長說。「特派員寫些什麼？」

「讓我們聽！」製酒師大聲地說，牙齒銜着煙管，用火燃着煙。

書記咳了一下嗽，讀起來。

「令村長瑪可夫連可。」

「查該村長年老力衰——」

「不要讀，這個不要讀！這個沒有必要。」村長說。「就是不聽，我也知道這不是本文。讀下面的！」

「……因此本特派員特令該村長將汝子李可君與漢娜女士速即成婚，並令補修要道橋梁，民間馬匹，無官令，不能供給法院人員差用。若本特派員到時，此令尙未實行，該村長將受處分。」

特派員陸軍中尉司馬印

「這麼一回事。」那村長張開着口，大聲地說。「你們聽見了嗎？村長對於什麼事都要負責任的。所以一切都不能反抗地得服從村長。否則，我要辭職了。並且你，」他向着李可。「我將遵從特派員的命令，叫你

和娜結婚，雖說我很奇怪特派員爲什麼知道這件事的。但是，你在先得嘗嘗我的鞭子的味道——你知道那鞭子是掛在我床上頭的牆上！但是，你怎麼弄到這封信的呢？」

李可雖說爲這種意外的事變而驚惶着，但他有一種先見之明，預備了一個回答，把他得到這封信的實情隱瞞了。「我昨天晚上在城裏，」他說。「正碰着特派員在馬上下來。他知道我是這一村的人的時候，給我這封信，並且還說要我告訴你，爸爸，他說他回來的時候，要到我家裏來吃飯。」

「他這麼說了嗎？」

「是的。」

「你們都聽見了嗎？」村長帶一種莊嚴的態度，轉向着他的同伴們這麼說。「特派員親自到我家裏來，就是到我自己家裏來吃飯。」村

長舉起一個手指，低着頭，好像在聽什麼事情似的。「那特派員，你們聽見了嗎？那特派員要來同我吃飯，你們覺得怎樣？書記先生！你們又覺得怎麼樣？朋友們！這不是很光榮嗎？」

「在我的記憶裏，」書記插口說，「從沒有一個特派員同一個村長吃飯的事。」

「一切的村長，都與我不同。」他自滿地回答。於是，他粗聲地笑着說。「你覺得怎樣，書記先生？爲招待這位名貴的客人，可不可以叫每家送來一隻雞，布匹或是什麼別的東西？」

「是的，他們可以！」

「什麼時候結婚呢？」李可問。

「結婚！要隨我的便。好，看這位貴客的面子，明天就叫牧師來替你結婚。特派員可以知道你們是準時的。現在，朋友們，可以回去睡覺去了。」

你們都回家去罷。今夜這個機會，使我想起了那個時候，當我是——」說這句話的時候，村長又裝出他平日的莊嚴態度來。

「現在，村長要說他如何陪侍女皇的事了。」李可自己想道。於是她急忙地愉快地向那間我們已經知道的櫻花樹下的屋子走去。「願上帝佑你，愛人，天使向你微笑。今夜的奇事，我只願告訴你，漢娜！只有你才相信這個，同我祈禱那個可憐的溺死的女子的靈魂的安息。」

他走近那屋子，窗子是打開的。月光滿照着漢娜，她就睡在那裏。她的頭枕在手上，臉上放着紅光，嘴唇動着，細細地說着他的名字。

「睡得好！愛人！一切的夢都是好的，但是醒來還要勝過一切。」他在她的身上畫着十字，關了窗子，於是輕輕地走開了。

幾分鐘後，全村都沉於睡眠中了。只有月光像先前一樣的光明和奇異，掛在烏克南的無邊的天空上。神聖的夜，仍是莊嚴的靜默，同時大

地浴在銀光裏。只有犬的吠聲，這裏那裏地打破全部的靜寂。酒醉的卡勒里克仍然在街上閒蕩，找他的歸宿。

五月之夜

117